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本誌創刊於民國十六年

第十四卷 第二號

中國旅行社發行



四川巫山縣

CHINA TRAVELER

[redacted]


BIOZYGEN
寶青春
開胃強身
家常補品
婦孺怕吃藥．乃是常情．只有「寶青春」．芳香鮮
美．你爭我奪．無良藥苦口之弊．有十全大補
之功．採作禮品．酧贈親友．寓祝人康健加餐
却病益壽深意．博得受者歡迎無旣矣．
功能
開胃健脾．潤腸通便．改善營養．補血
療弱．健飯加餐．增加體重．治療脚氣
面疱．增多乳分泌．預防小兒軟脚症等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各大藥房均售
守仁 43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資本　五百萬元

公積　七百六十萬元

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號

轉接各部及本埠各分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赴歐捷徑

經西比利亞至歐洲

票價均照美金計算

From Manchouli Station to:

	ODESSA	BIGOSOVO	TIRASPOL
1ST Category	$144.56	$134.59	$136.47
2ND Category	$119.50	$111.06	$115.41
Soft Class	$102.28	$ 95.30	$102.28
Hard Class	$ 68.73	$ 64.60	$ 78.25

Passage from Moscow tó Tiraspol is available in soft car only.

MEAL COUPONS:

1st Category: U.S. $4.00 per day

2nd Category: U.S. $3.00 per day

定位購票請向中國旅行社接洽

中華民國八字及庚辰辛巳流年大略

偏印 辛亥 劫傷

官 戊戌 卩 才官

（化火）（刑冲）

日元 癸丑 比 杀 卩

傷 甲寅 傷財官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辛亥武昌起義，華命成立，民國誕生，時在下半夜三點，合寅時初刻，戊癸相尅，而化火有情，丑戌刑冲大壞，國屬陰性，故順行運，丁丑七月排

八字流年說略

民國肇造，干戈相尋，國無安寧，由於旱癸水，被旺土制尅，地支又丑戌互刑，為禍連綿，幸喜年干透辛，幫身有道，時干露傷，疏土通根，妙成傷官用印，足食足兵之局，況戊興癸合，化火有情，傷不害官，敵化為友，遂為正官仁德，秉性純粹之格，卒顯正大光明，驅邪制凶之功，先勞後安，先敗後勝，勢有必然，是足慶也。民國十年，辛酉之秋，大運走己亥初步，官煞混雜，土尅水，日干一無生氣，睨牆之禍，勢有難免，亥運陽刃幫身，漸見光明，故自十五年起，氣象轉新，二十年流年辛未，七年廿九日，大運轉入庚子，金水相生，運至時來，正印扶官，漸入正軌，自廿五年起，肇團結之象，外侮雖甚，制勝有術，迨三十年，大運入辛丑壬十五年，大有雄偉發展，己往丁戌己三年，擴牲最重，卧蔣嘗膽，復興之基，廿九年，流年庚辰，金年水運，相生有色，最後勝利，指日可待，秋冬方能和平實現，三十年辛已偏印，用神得力，安內攘外：益見雄偉，蔣仕總統，萬國景仰，民安國泰，此後隆盛富強，夫復何疑，國家興亡，四夫有責，伏祈上下譽惕，安不忘危，以圖久遠，是幸。

惠思道人謹擬

通•函•批•命•每•件•拾•元•半月回件（郵費另加）

（通訊處）上海法租界馬浪路四六一街振華里九號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四卷・第二號

民國廿九年二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峨眉山（美術圖影）……黃君璧……一
滑鐵盧弔古（美術圖影）……馮朱棣……二
○從湘北繞到上海……漢武……三
○路南的夷民生活……帥雨蒼……一三
○蘭州至華家嶺途中……孫錫祺……一七
○滬渝別徑……莫艾……二一
湘川路上……呂渭漁……二五
筑滇行程……林冰……三一
香港遊山……屠仰慈……三七
○滑鐵盧弔古……馮朱棣……四一
○倫敦的乞丐……伯雄……四五
○劍橋心影……程志政……四九
愛沙尼亞……曹右民……五七
歐美采風記（二〇）……沁明女士……六七
天網恢恢……秦瘦鷗……八一
負販列傳……張恨水……九三

本期廣告索引（以首字筆劃多少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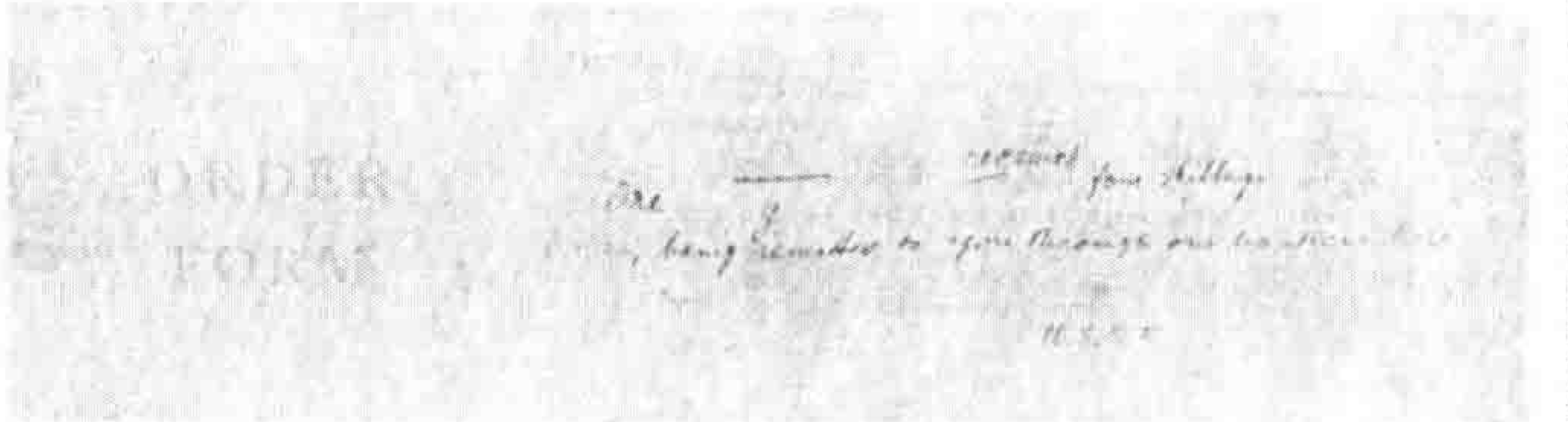
敬向惠登廣告商行道謝

登戶	頁數
大豐恆	30
久大精鹽公司	43
太和藥房	31前
中華油墨廠	插頁
中法大藥房	40後
中國銀行	20
中南銀行	20
仁立公司	圖前
五洲大藥房	80後
北太平洋鐵路公司	13前
永安公司	100
永安銀公司	40
民生公司	56
百昌行	43
百中堂	66
交通銀行	20
宏興藥房	99
汪裕泰茶號	44
和豐線廠	插頁
郁氏葆華公司	48
南太平洋鐵路公司	66後
美國郵船公司	底封外
信誼藥廠	插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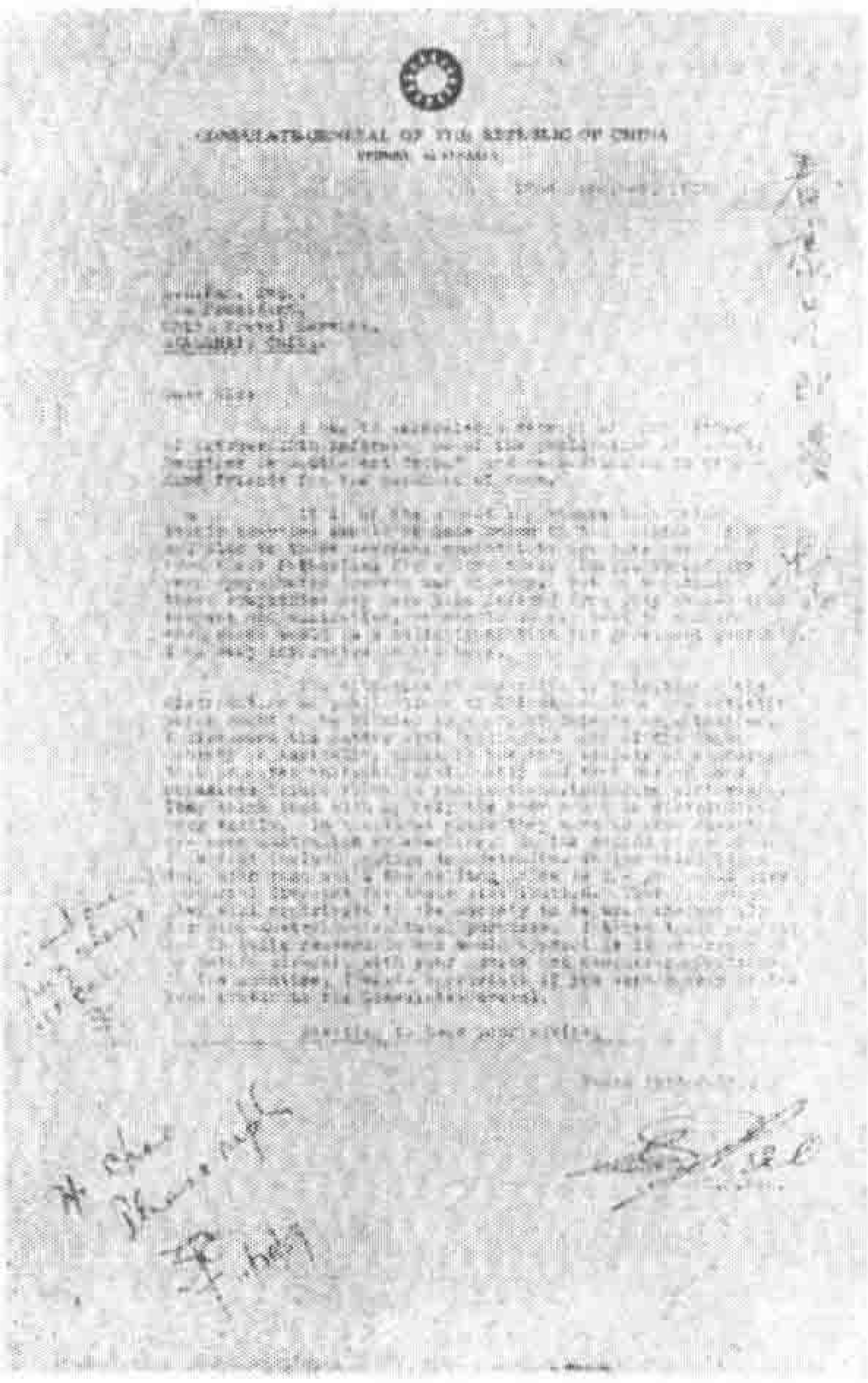
登戶	頁數
信大祥	16
重慶旅行指南社	16
韋廉氏大藥房	對正文
振餘染織布廠	16
梅林罐頭食品公司	92
達隆毛織股份有限公司	16
華成紗線廠	插頁
華成煙公司	圖前
渣華輪船公司	24
滇甸公司	41前
惠思道人	目次前
萬國藥房	31前
雷允上	插頁
新亞藥廠	封面內
意國郵船公司	56
聖保羅鐵路公司	67前
福建省銀行	44
廣東銀行	40
廣東省銀行	44
九福公司	92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插頁
大北鐵路公司	底封內

「西南攬勝」蜚聲海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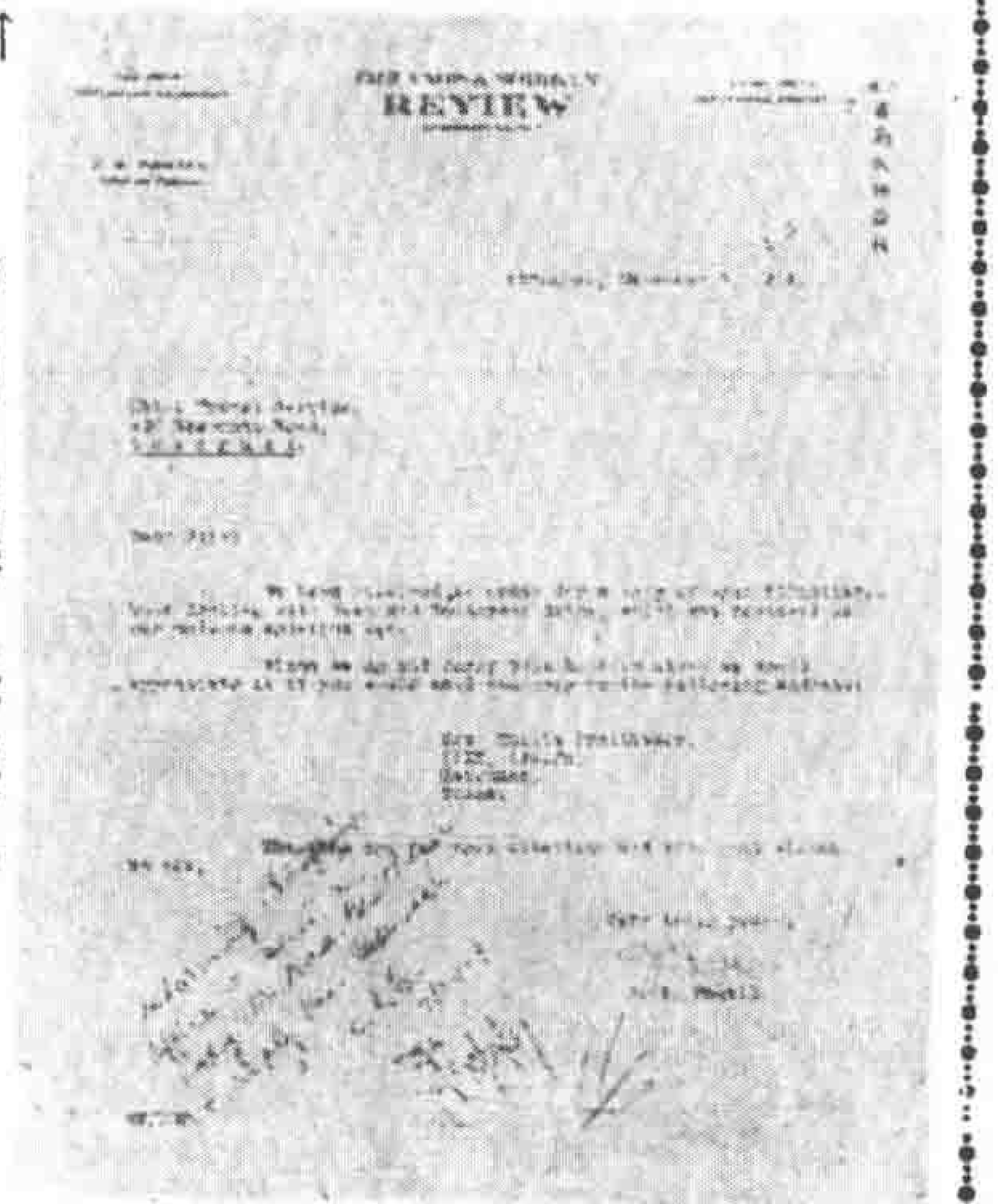
本社自刊行西南攬勝一書以來承國內外人士踴躍訂購茲所揭載者爲我國駐外使領館及僑胞訂購函件之一部此書初版已罄現正補充材料重加編訂並發售預約券每册售價四元連郵費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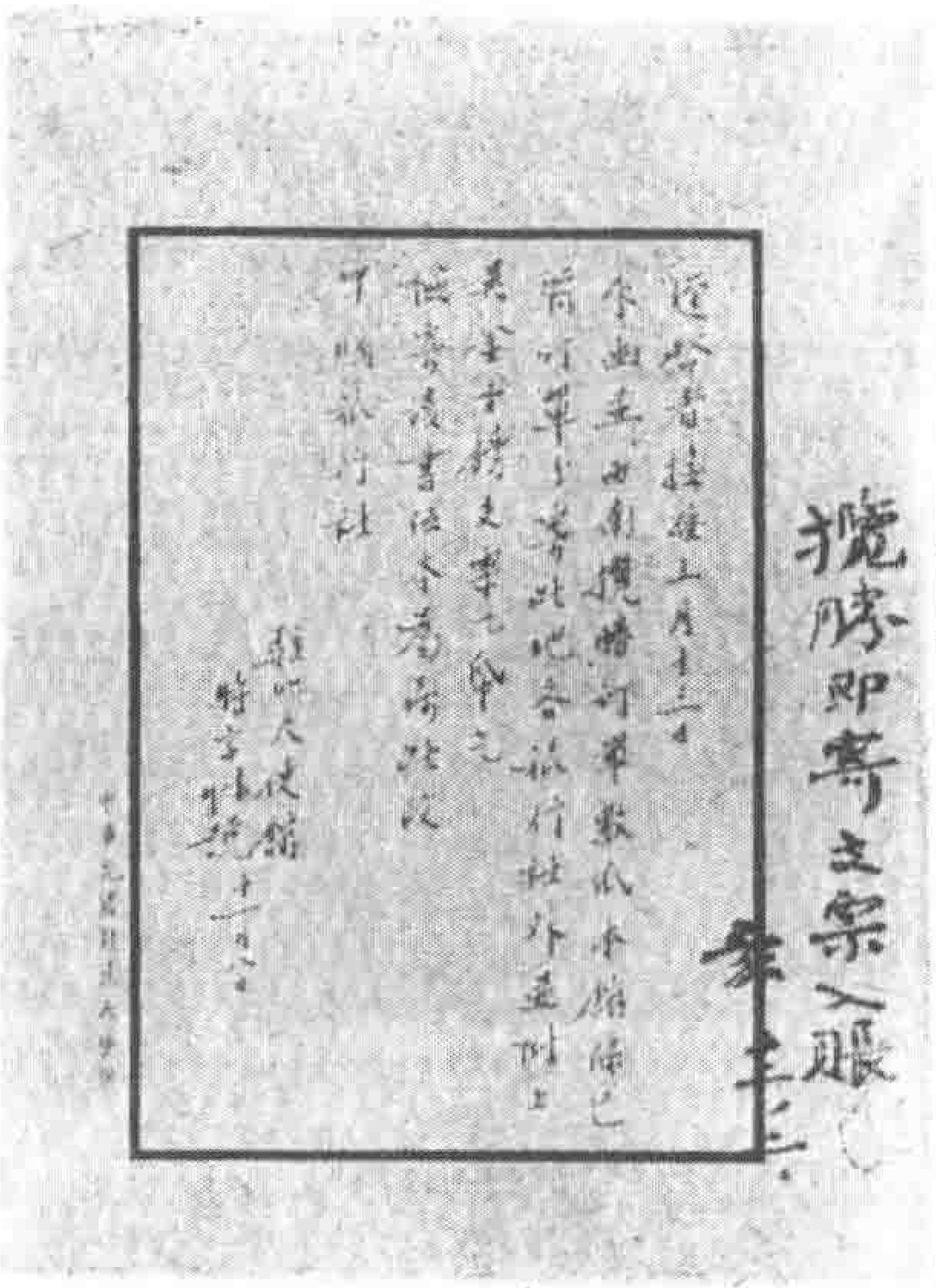
↑駐蘇聯中國大使館之訂購單


CONSULATE-GENER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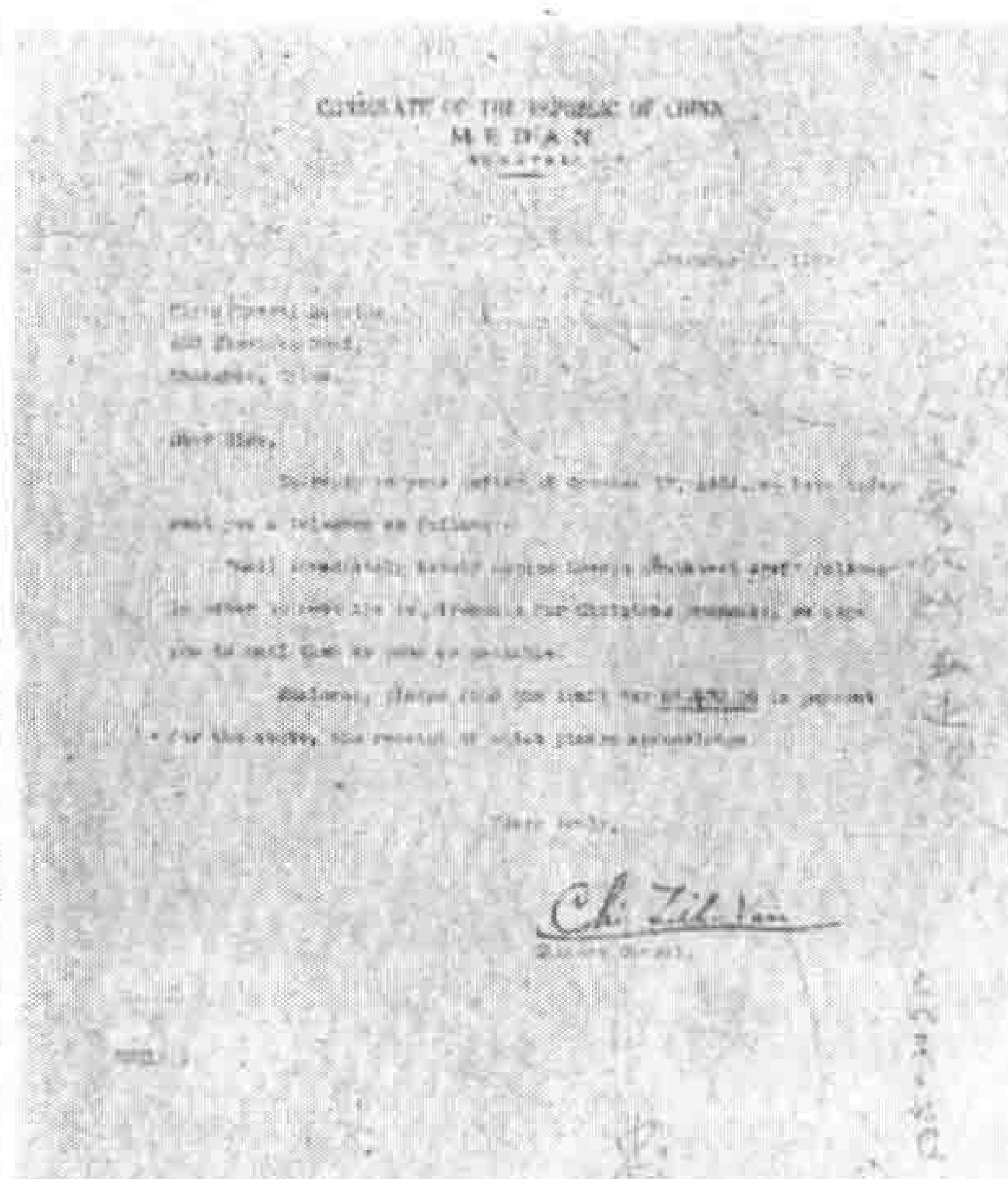
←駐雪特耐中國總領事館來函謂茲悉貴社最近出版西南攬勝一書不勝欣佩本地僑胞頗衆且多爲久離祖國者能得此一書定增關懷祖國情緒懇先寄下一份當廣爲介紹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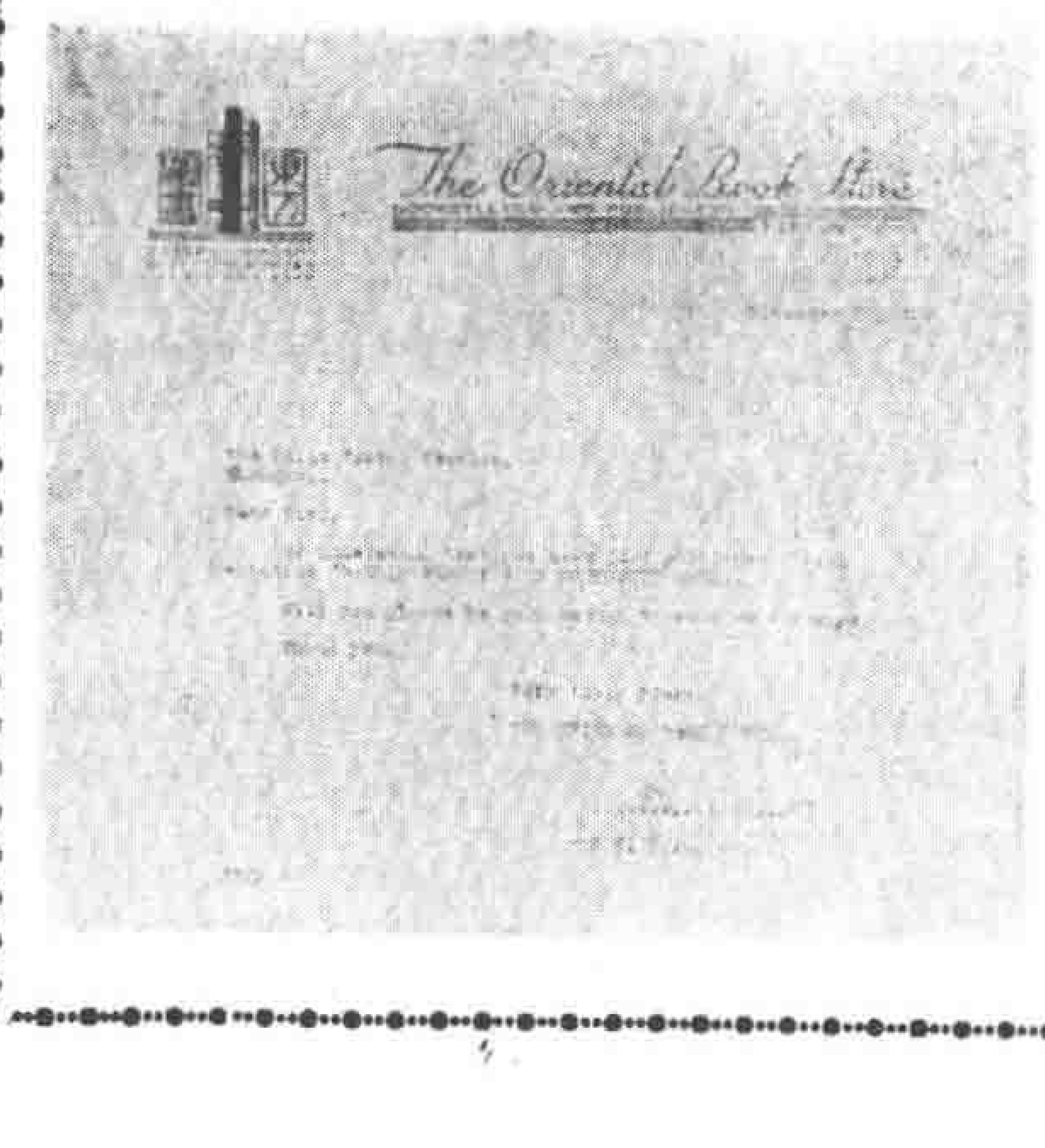
←密勒氏評論報主筆鮑威爾氏函本社謂接Mrs. Emilie Bretthauer 來函向本社訂購西南攬勝一册並囑本社直接寄往本社得函後已函重慶分社就近挂號直接寄去



→駐比大使館十一月八日來函云「逕啓者接准上月十三日來函並西南攬勝訂單數紙本館已將訂單分寄此地各旅行社外並附上英金一鎊支票一紙乞檢寄該書五本爲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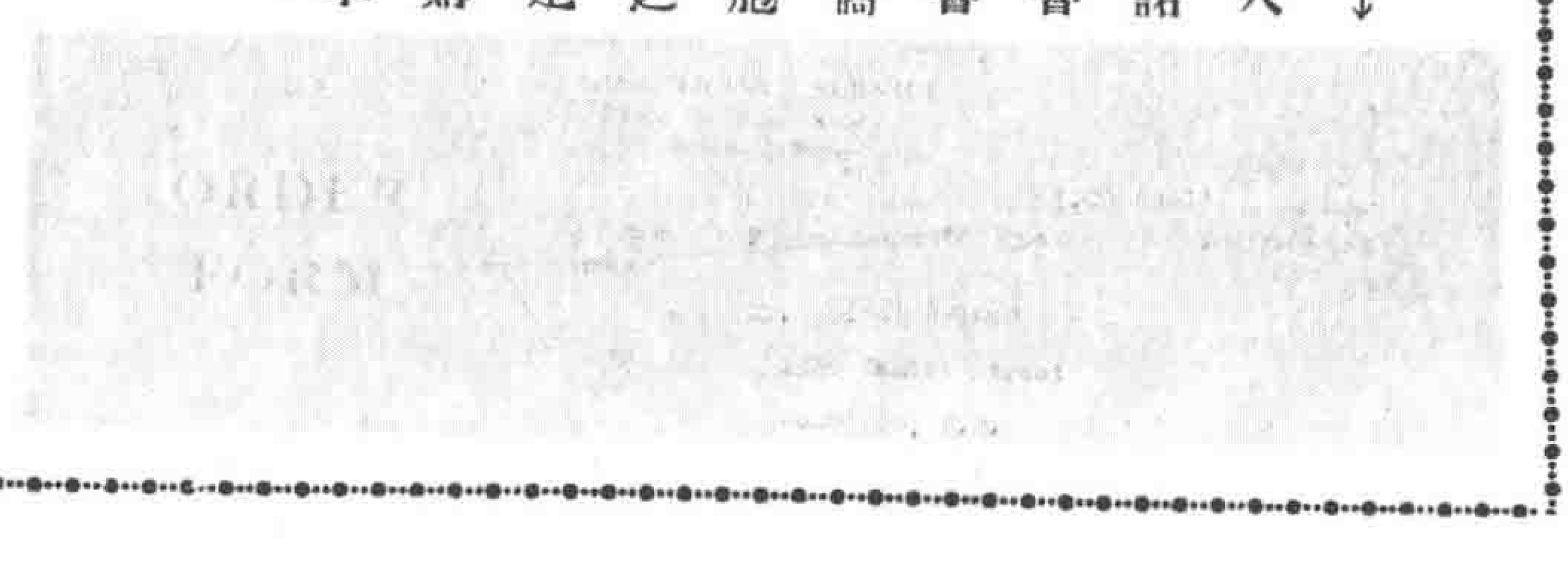

CONSULA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EDAN

↑駐棉蘭中國領事季暢凡來函謂十月十二日發上一電「即寄西南攬勝廿册匯票隨發」諒已收到照辦茲隨附叻幣三十元匯票一紙希查收



←天津東方圖書公司之訂購函

↓火諾魯魯僑胞之定購單



上海華成紗線廠

註冊 **紅獅圖** 商標

出品種類

二股至十六股
各種股線
木紗　線球
花線　臘線
廠布　手帕
縛頭線
統絲線
棕光線
絲光線
寶塔筒線
代做各種絲光
染色

第一廠　開封路一三四號　電話四二六五七
第二廠　海寧路克能海路口　電話四三九四一
第三廠　徐家匯徐鎮路前胡家宅一一四號　電話七八八一八
第四廠　徐家匯徐虹路七十弄　電話七八八一八轉
總發行所　北浙江路天潼路源茂里二二號　電話四二四八五　四一四四六　四六四四三

外埠分發行所

星加坡　乞洛士街絲絲街口A字四六號二樓
香港　油蔴地白加士街八一號　電話五〇三三七
海防　博杜美路一一四弄內四號
昆明　寶善街同億堆店東廊十六樓
福州　南台梅塢花生弄八號
溫州　南門外廣歸里六三號
寧波　東渡路四九號　電話一二七一

雷允上誦芬堂

精製
六神丸
除邪補毒　功效如神

防疫良藥

痧藥蟾酥丸
諸葛行軍散
銅瓶卧能丹
雷氏辟瘟丹
八寶紅靈丹
飛龍奪命丹
純陽正氣丸
萬應午時茶
太乙紫金錠
靈寶如意丹

蘇州總號　閶門內西中市大街
上海南號　法大馬路興聖街內
上海北號　北河南路天后宮橋北挽
上海北號支店　靜安寺路斜橋弄口

電話購貨　四五三三四——三六七六五

中華油墨廠

本廠專製各色鉛石橡皮印刷用油墨精工監造選料高貴早經採用各大工廠贊許當此外滙高漲外貨昂貴之時正值提倡國貨挽回利權之時幸請採用外埠各處如欲經銷代售更所歡迎請照下列地址直接向敝處接洽可也

廠址　上海英租界小沙渡路（新閘路口）三三七弄八二號
電話　三三三四九號

上海和豐線廠出品

國貨蠶蛾牌轆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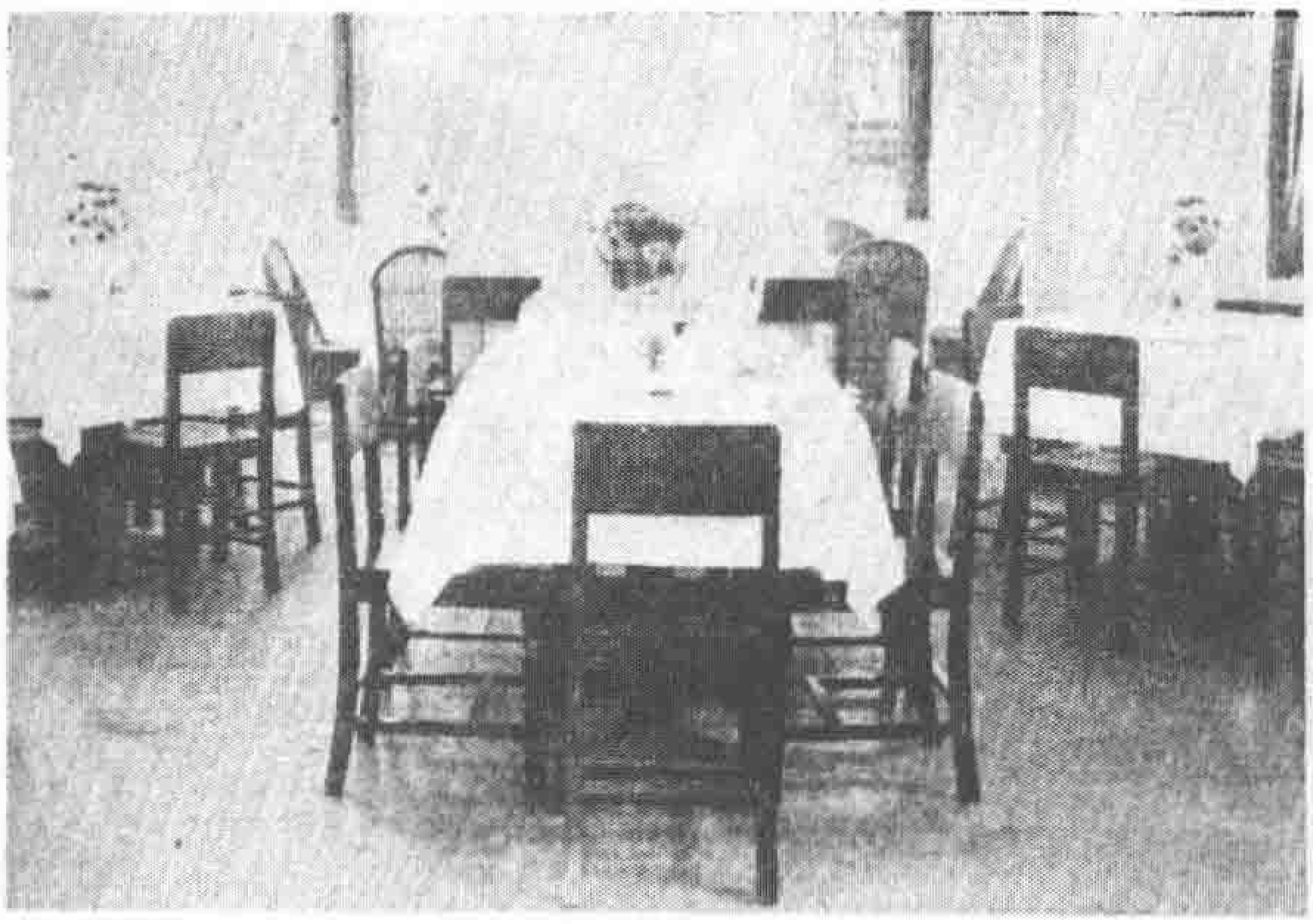


招請南洋羣島特約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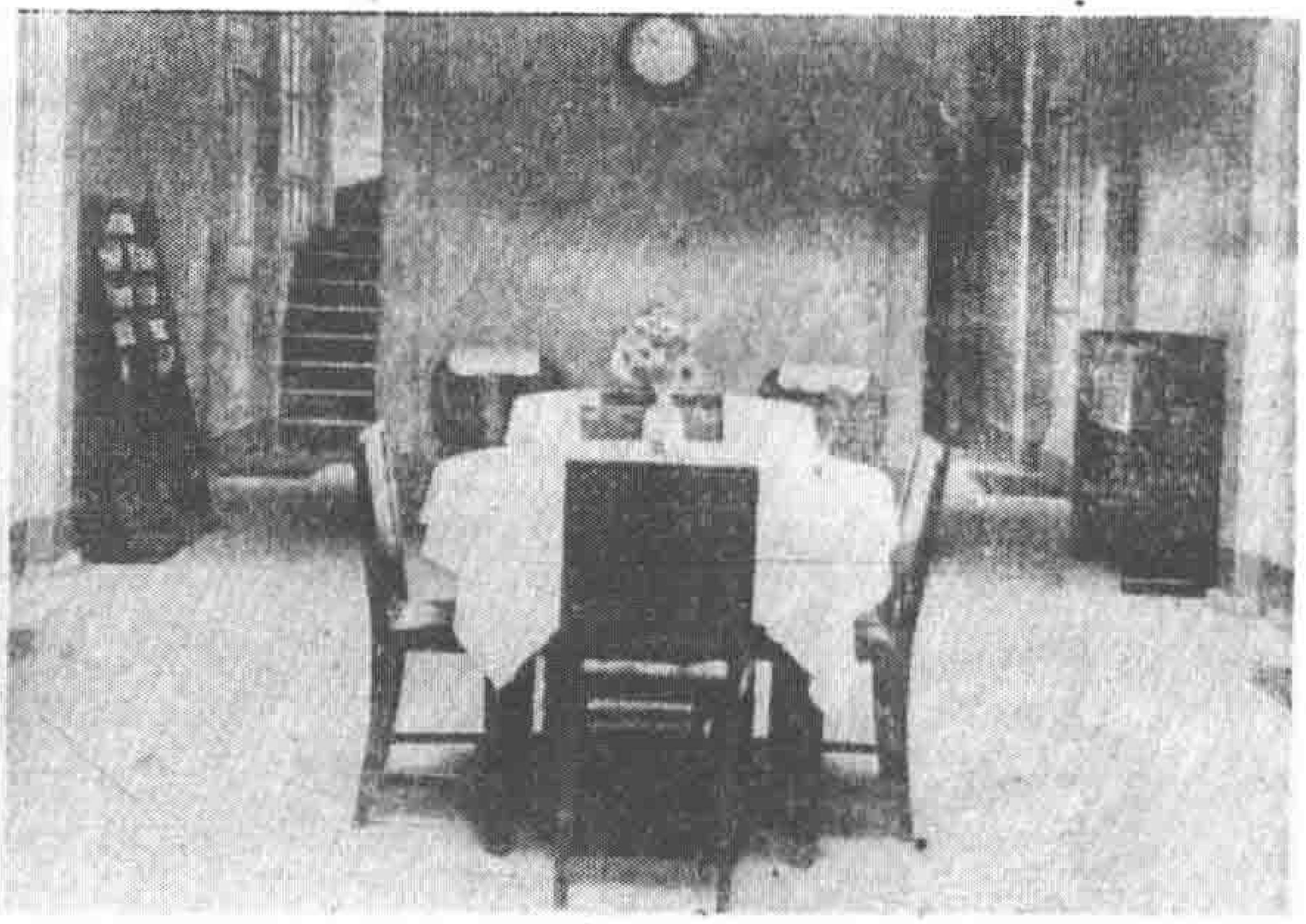
廠設上海西七浦路六一〇弄電話四三一八四電報掛號九八八三

中國旅行社承辦之招待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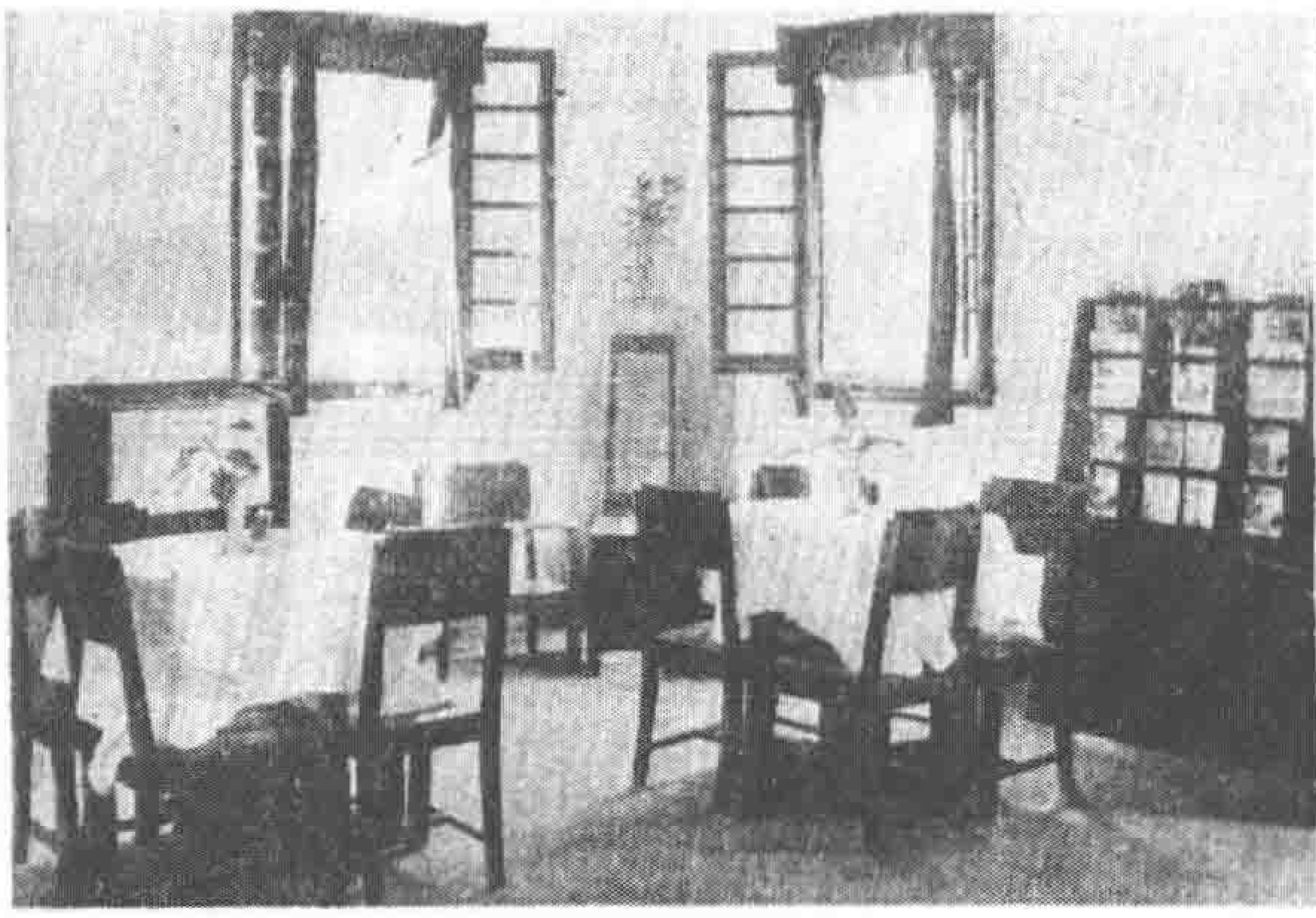
本社於贛南承辦招待所二處一爲吉安一爲贛縣內容佈置力求清潔舒適取價從廉過往旅客莫不交相稱譽下圖爲兩所各室之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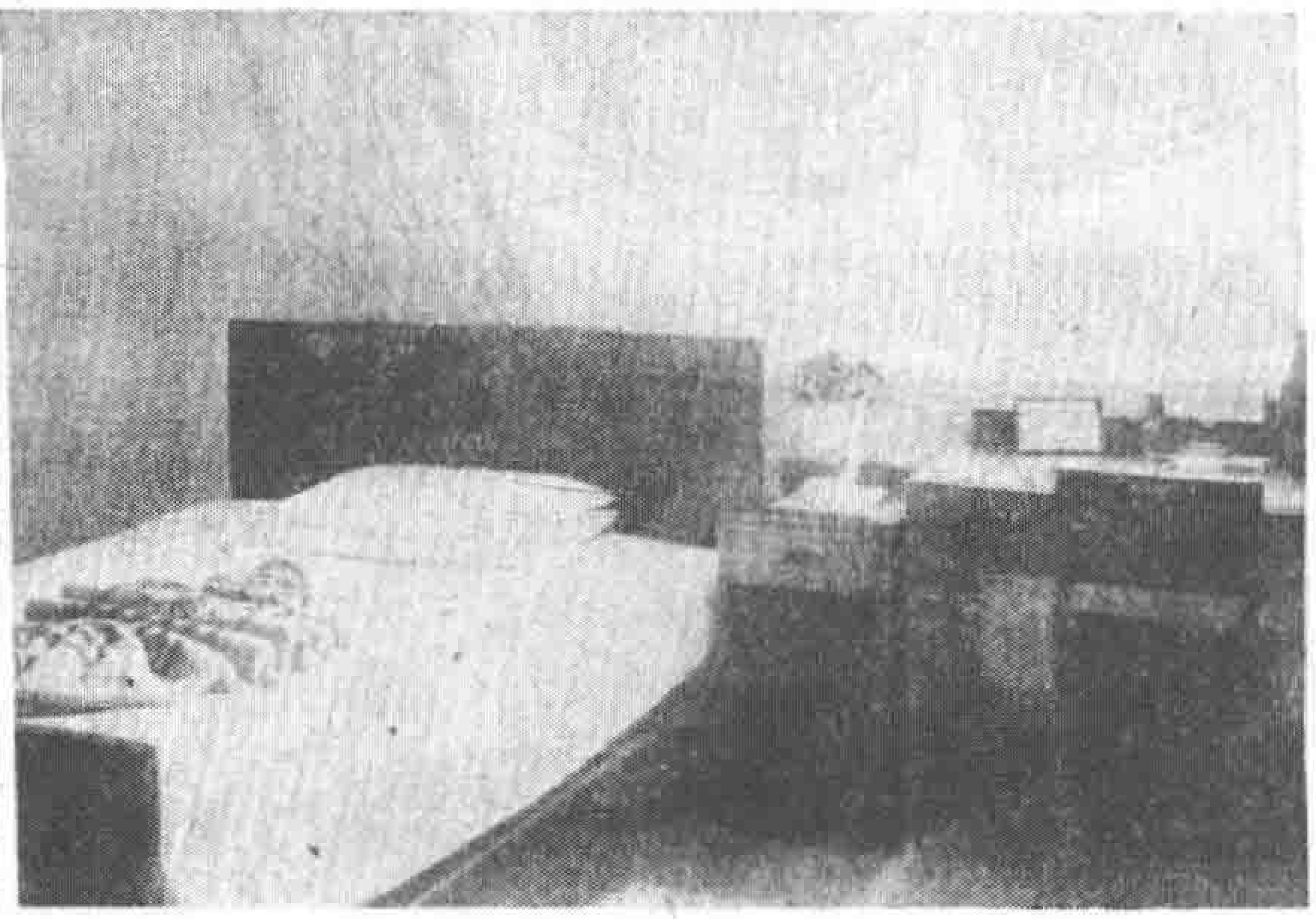
吉所餐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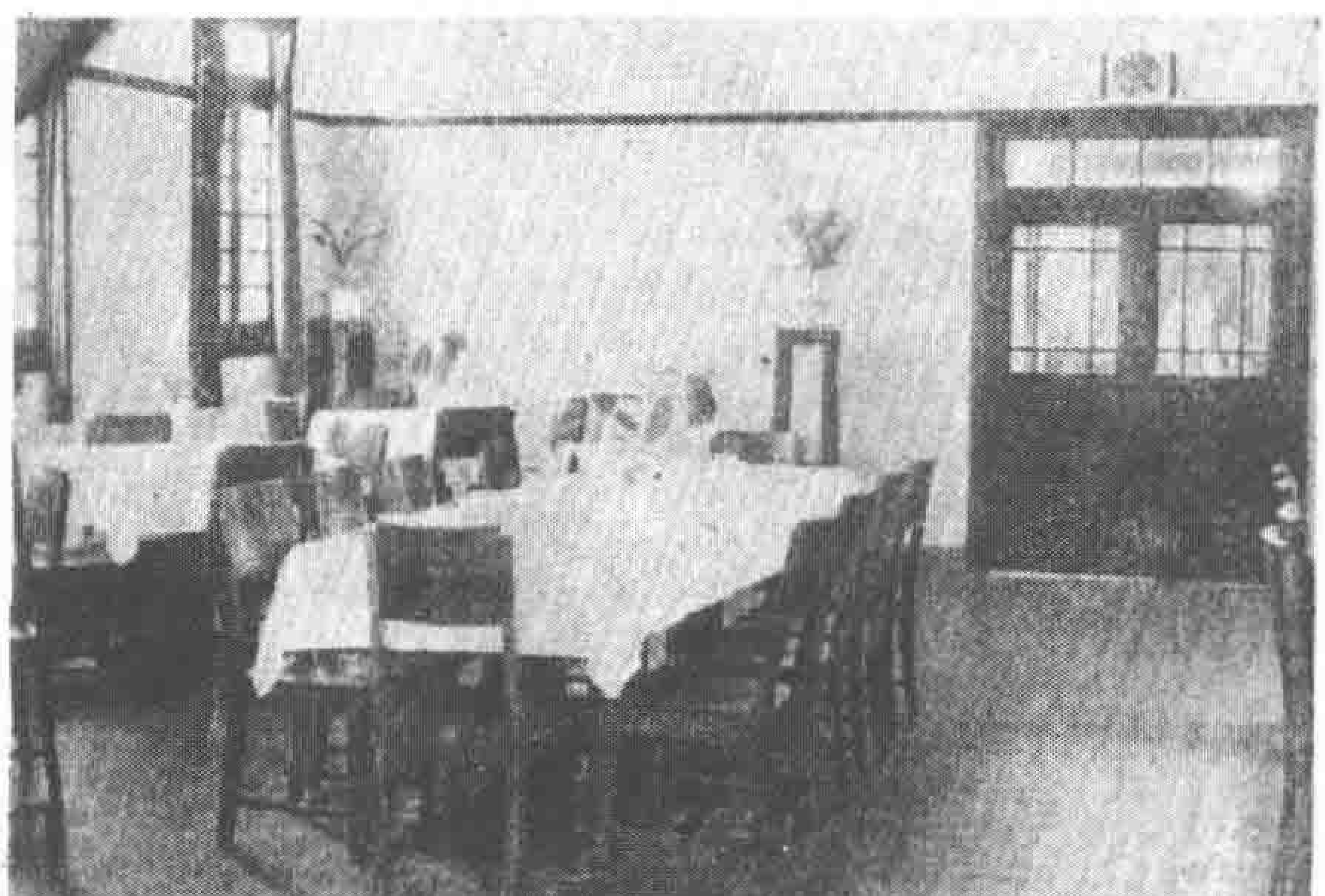
吉所樓下客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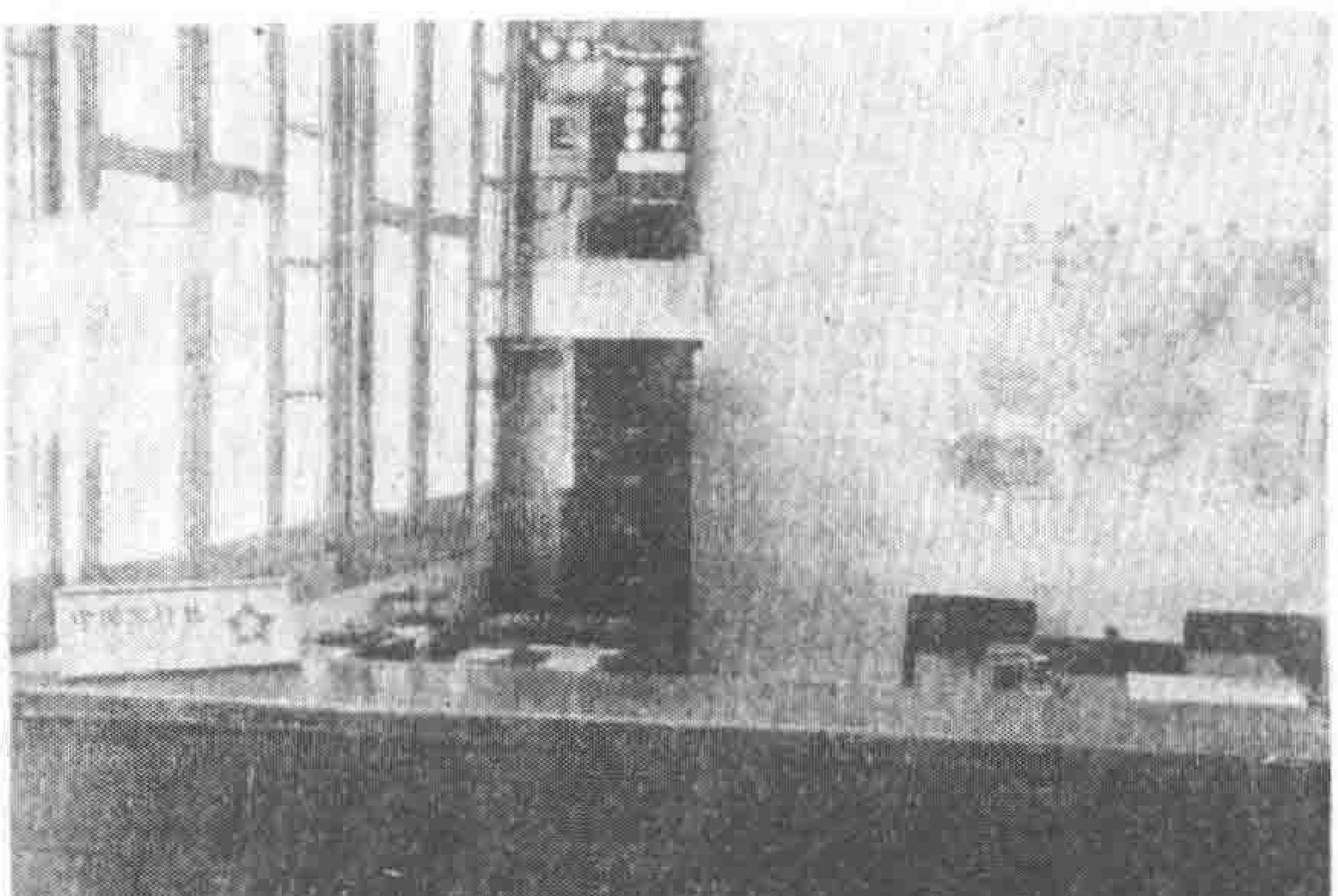
贛所客室



吉所之客房



贛所餐室一角



吉所辦事室



華成煙公司出品
美麗
雍容華貴之度
因吸此煙而益增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註册商標
天馬牌
仁立
仁立公司毛呢紡織廠
天津英租界六十八号路
法蘭絨
毛花呢
薄花呢
派力司
啥味呢
大衣呢
禮服呢
馬褲呢
華達呢
嗶嘰
毛毯
國產
WOOLENS & WORSTEDS
Suitings and Overcoatings
JEN LI WOOLEN MILL
DUMBARTON ROAD, B. C., TIENT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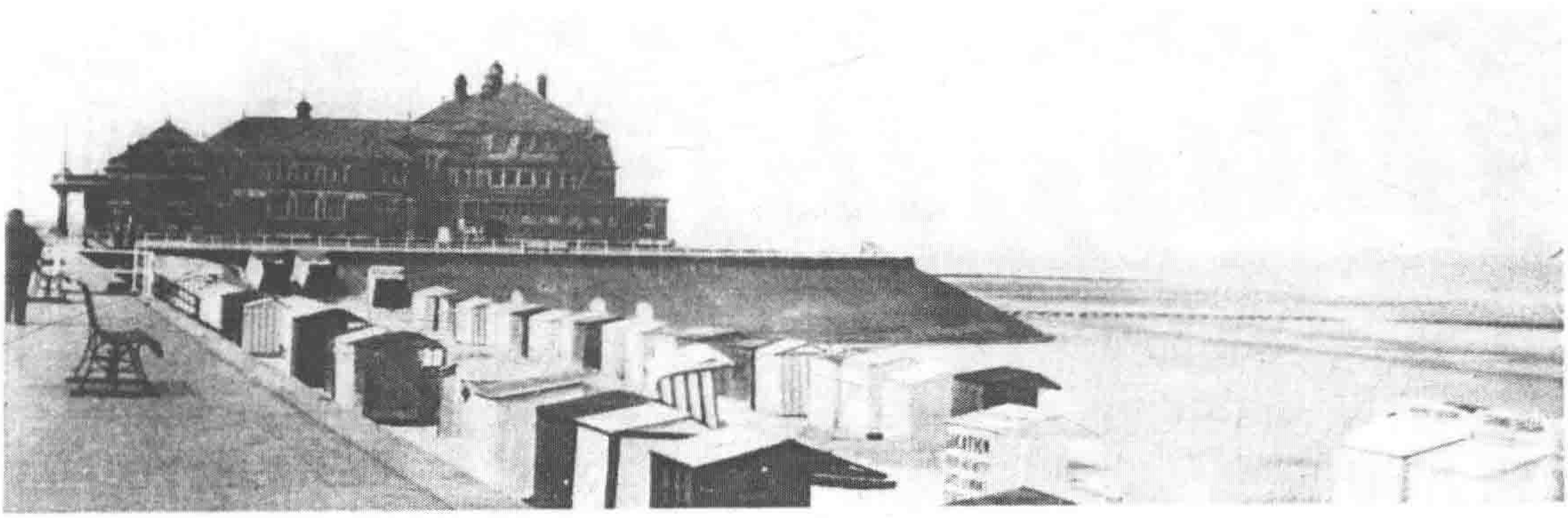


峨嵋山　黃君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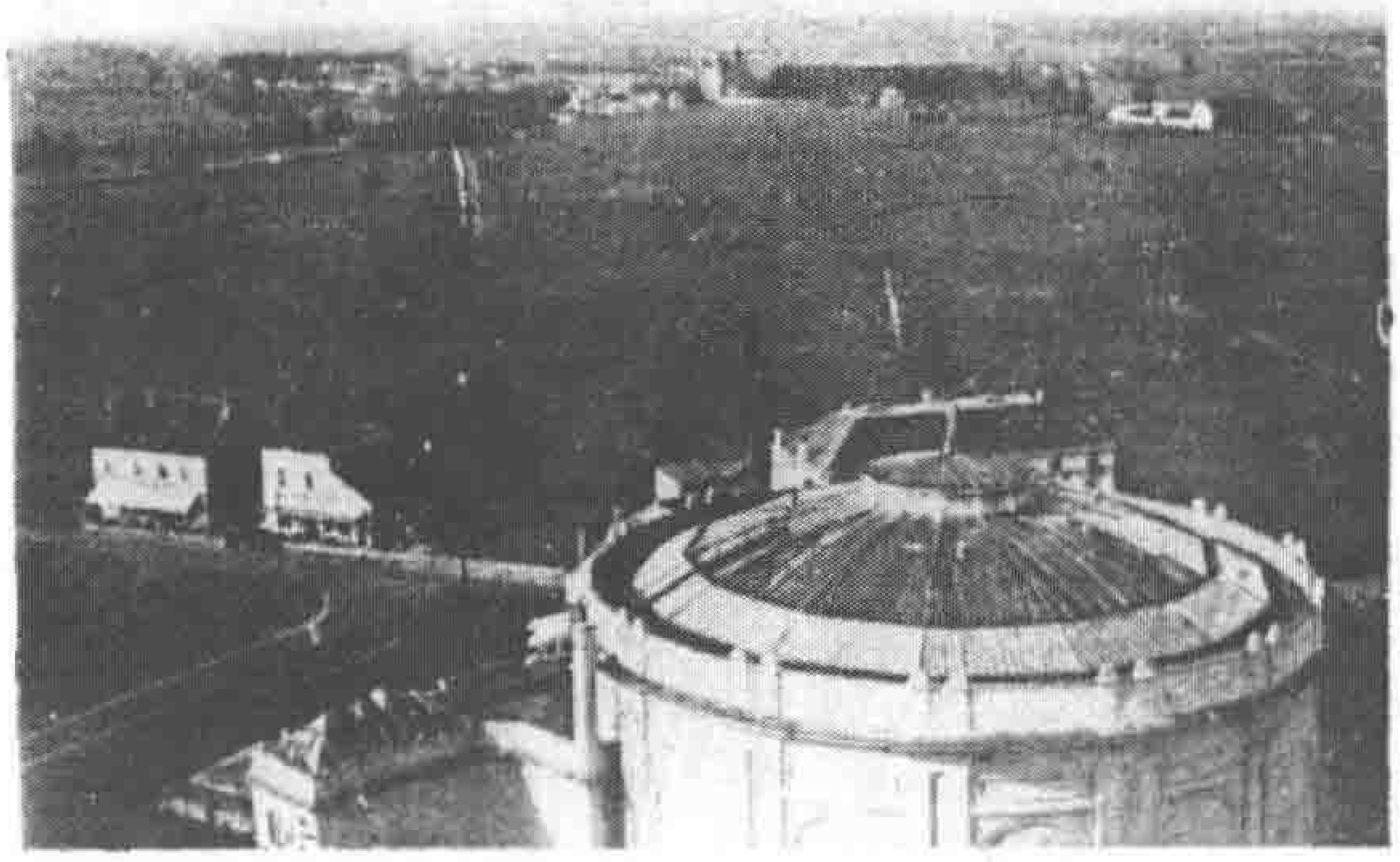
滑鐵盧弔古

馮朱棣旅歐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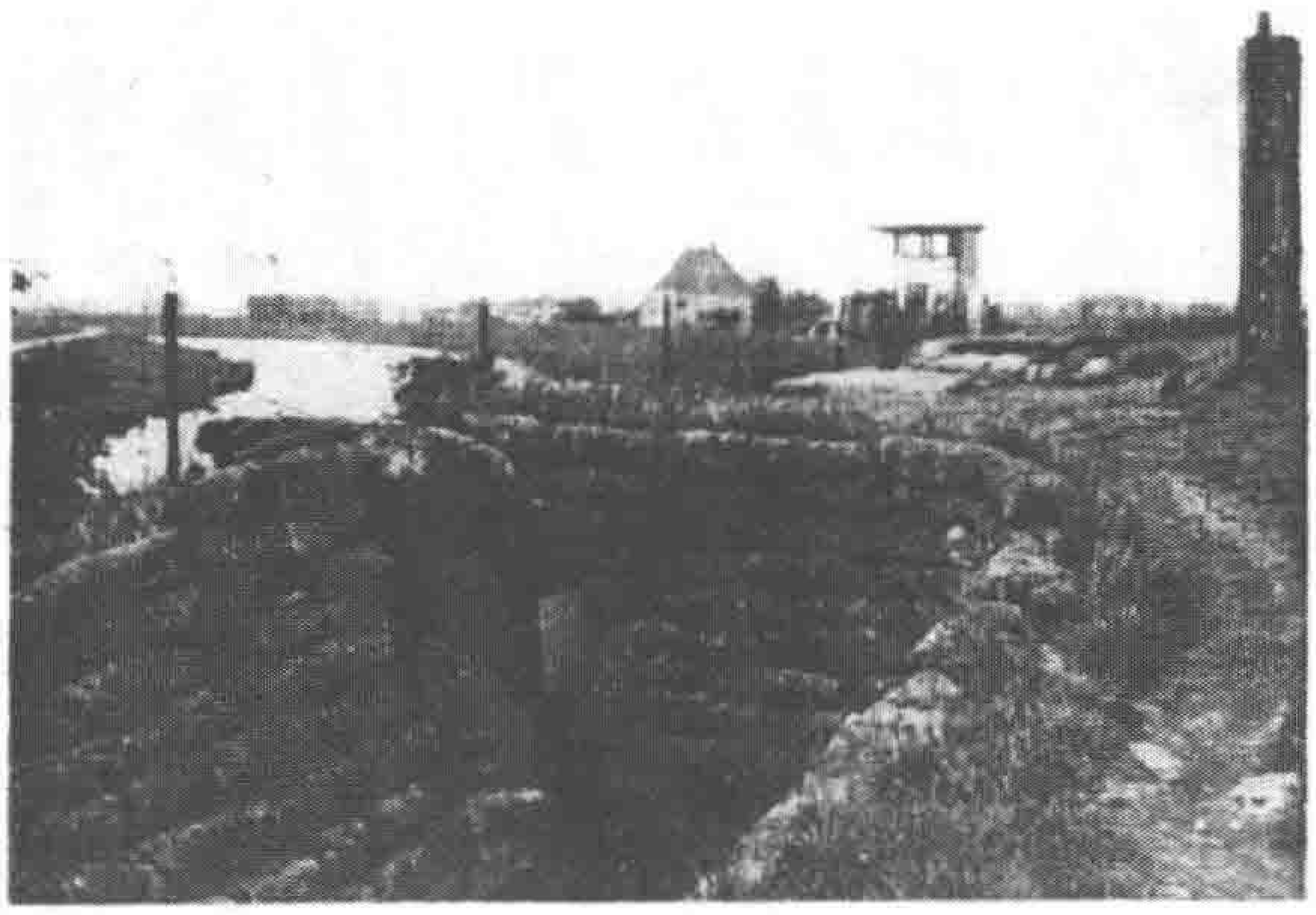
參閱本期「滑鐵盧弔古」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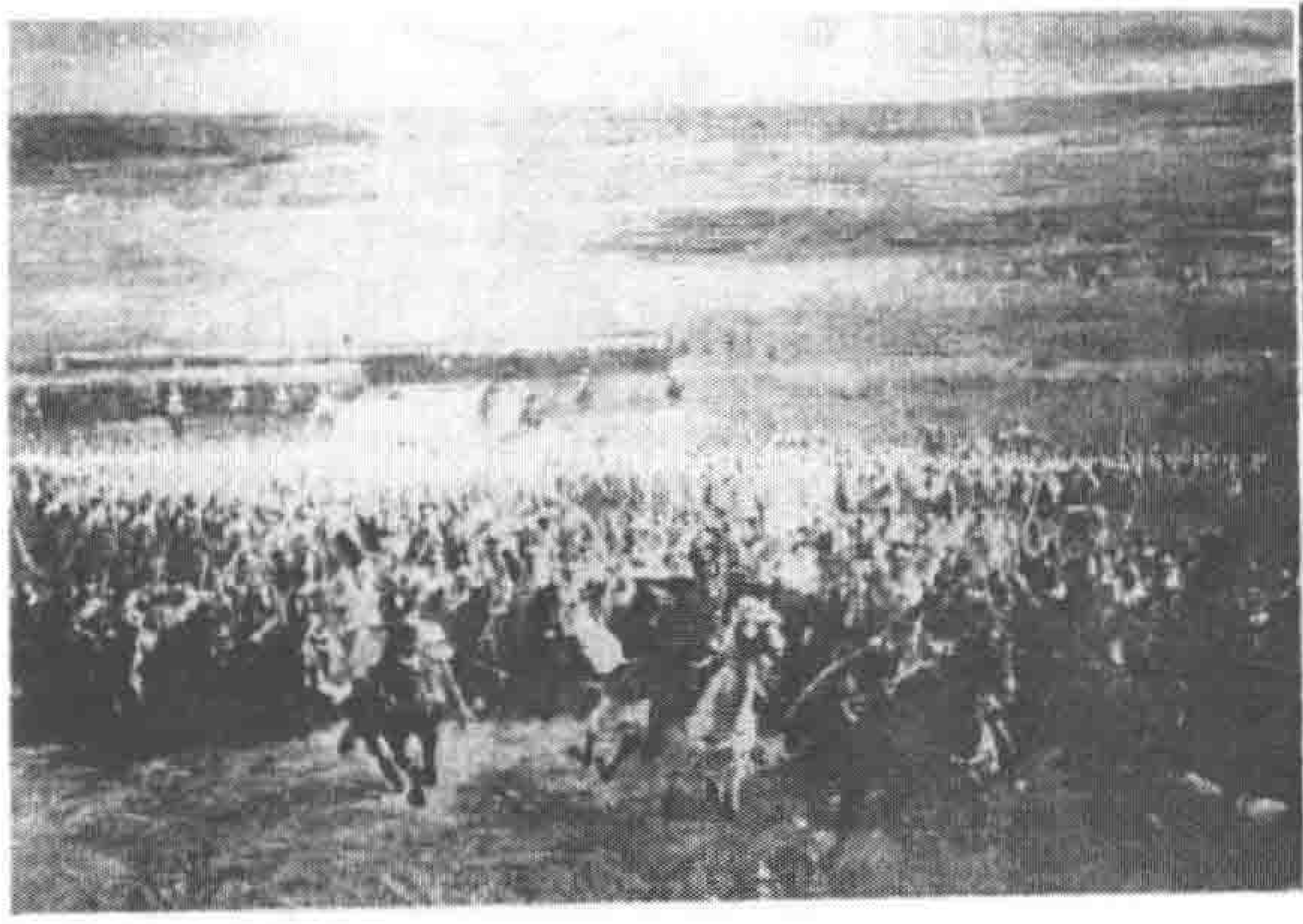
密特爾凱爾凱之海水浴場



自滑鐵盧獅山山頂遠眺（圓形巨屋為戰蹟畫院）



狄斯蒙台之比軍戰壕及依塞爾河一角



滑鐵盧戰績壁畫之一角



俄斯坦德之海濱

從湘北繞到上海（上篇）

漢武著

目次

第一　烽火中過湖南
一　湘北之交通中心—津市
二　湘水行
三　長沙之今昔
四　從長沙經株州至衡陽
第二　廣西縱行
一　萬山巽護的湘桂鐵路
二　懷抱在秀麗羣峯中的桂林
A　山峯之城
B　天然防空壕
C　廣西的女學生
D　充滿了朝氣和嚴肅
E　七星岩—桂林最著名的山洞勝景
三　柳州重鎮
四　失陷前的南甯
五　大山中的小城—憑祥
六　在空襲下過生活的龍州
七　鎮南關一瞥
第三　安南初遊
一　中越邊境上第一個城市—同登
二　河內小景
三　海防素描
第四　東方之賭城—澳門
第五　香港和上海

第一　烽火中過湖南

一　湘北之交通中心—津市

津市是湘北的一個小鎮，但現在也已成為一個川湘水路交通的要點，衡陽長沙來的輪船由此可以轉往宜昌，直去重慶，而由四川出來到西南各地去的商旅貨物也必須經過這裏。以前津市尚有公路可通，自日軍佔領岳陽，據有洞庭湖附近一帶後，公路卽遭破壞，所以陸路上的交通已經斷絕了。

津市的範圍，街道，商容和市面，都不及沙市，人口也遠不及沙市的擁擠，只有一條大街是熱鬧的中心地點，也有幾家大商店。生活程度方面除外來的貨品以外，比沙市等地來得便宜。當地有份小型報紙，附近各地如沙市和常德等地出版的報紙也可看到。文化事業，幷不發達，教育似乎也不興盛，但戲院子倒有幾個。

津市也是未遭受空炸慘遇的一個小市鎮。日機對於湘北一帶，平常轟炸甚烈，尤以常德及益陽二地爲最據說常德已被炸爲平地了。

津市沿河一帶，設有好些茶館，晚飯後無事，坐在澧河的小茶樓裏，慢啜苦茶，漸來清風，眺望着河景和那對岸的山色，倒也可以怡然自得。同津市隔河對峙的那一帶山脈，雖然幷不甚高，形勢和地位，尙相當的好。

因爲津市在目前已成爲湘北的一個重要交通中心，所以軍警的防範，相當愼重。當地駐有水上檢査所，偵緝隊及公安局檢查輪船上往來的旅客，其最注意的是奸細和私運煙土的人們。我坐在小茶樓裏，聽見有一班茶客在說：最近宜昌轟炸時，捉到一個指示信號的女漢奸，年齡還只十八九歲，被捕後供認出尙有四個同黨，已經化裝了香煙小販和尙及商人等，由津市潛入湖南一帶活動，所以上面已有密令到達津市，嚴密檢視，這班茶客看來像是當地的保甲長之類的人物。

還有一班茶客在談說當地偵緝隊大隊長最近的一件德行。據說偵緝隊內的一個班長，率領弟兄們在戲院內巡查，向人要索香煙，適那大隊長也在院內看戲，冷眼看見了這種情形，便暗地走上來，抽出手杖，向那要索香煙的手上打去。班長吃了一驚，後來見是隊長，才倉惶的走了。所以一班市民對於大隊長的印象頗好；他上任還只有一個多月咧！

然而社會上的病態依然很多，津市雖然是個蕞爾小鎮，但除公娼以外，尙存在着私娼；保甲長們私下抽吸鴉片，而鴉片的獲得也非常容易，大概四五角錢可以買一分煙土，不過還是下等的貨色。

鎭上設有經濟封鎖站，這是當局爲禁止×貨而新近設立的民間防止私運的組織；現在各地都有設立，主事者無非是那保甲長之類的人物，其成效和工作，想來是不會十分有效的。

壯丁訓練也在當地施行已久，一班適齡的各種階層的市民，每天清早都要受一次操練。操練以後，各事所業；也有好些壯丁已經抽派出去，至於行賄私買等等的弊情，當然也是存在着。保甲長之類的東西一日存在，此種現象大概一日不能消滅的吧？

市鎮後面，就是那廣大的鄉野，有一條小河。警報來時，市民便紛往鄉間躲避，但因爲沒有受過轟炸，所以一班市民對於空炸，尙抱漠視的態度。至於市況方面，因爲有輪船及商旅的經常來往，所以也帶來了許多的繁盛。沿河一帶，設有好幾個旅館，一天八毛錢，連房價伙食在內，但是陌生的客人，他們往往抬高價格，而熟悉的客人，是不會受他們的欺騙的。

由津市往長沙去的輪船，班期分有二種：第一種是單放的，只載

三七—一七二

旅客，不拖貨船，因為輕快的緣故，二天二夜就可到達長沙；另一種是拖帶貨船的，一次至少要拖二三只駁船，還要滿裝旅客，所以須四五天才能到達。至於票價方面，則是一樣的，從津市至長沙，統艙四元餘，房艙七元左右，不供伙食；據說比以前已經貴得不少了。

此外，沙市來去的輪船則每天都有，往常德益陽及宜昌去的輪船，也是經常有班頭的，所以津市的交通可以說是非常便利的。

因為乘客擁擠，統艙已無地位，所以我只得買了房艙票；同時單放長沙的輪船，適在昨天開出，因此我搭乘的是一艘拖貨船的小火輪，須得多過幾天水上生活了。

二 湘水行

小小的一間房艙，共有四個上下鋪，我本來佔的是下鋪，後來因為來了個年老的客人，所以我就讓了他；老年人爬上爬下是不方便的。

船本定清晨七時開行，但是因為等候檢查的軍警，因此到九點以後才開；只是一個穿制服的人員上船來查看了各人的路單和證明文件後，就算了事。但據說有時是很慎重其事的，檢查所長還親來查視；大概今天他忽然不高興來「親自辛苦一趟」，所以未見降臨。在今天檢查往來客貨，確是件相當重要的事情，應得經常的慎重才好。

湖南的水，素來是以清冽出名，而水路上的景色也以秀麗著稱，所以一路眺望風景，頗足悅目。我們的這艘船，共拖了二只裝滿棉花的大駁船，還有一只較少的貨船，所以走得非常的慢，不及一只乘風駛行的小帆船。

船上備有客飯，價錢每客也是三角，但一天只開二頓，因為兩湖的人民的習慣，大都是每天只吃二頓的。其考究一些的人家，則在晚上十時左右，再吃一頓小夜飯。至於菜的方面，辣椒是決不缺少的美饌，湖南人吃辣子本來是出名的，如果今天桌上沒有辣子，那末面前即使是一席山珍海味，他們也覺得有些食不下咽。他們甯願桌上空無所有，只要有碗辣椒，那末准定可以吃三大碗飯。他們閑來無事，便買鹽水浸漬的辣椒，一口一只，一下子可吃幾十隻，好似我們吃花生米一樣，而且他們連辣椒子也吃下去的，據說辣味全在子中。

船行後約半月，即抵××，該處駐有水上警察局，輪船停在河中，準備檢查，二三個水上警察，用渡船到了輪上，開始檢查每個客人的路單等，查得相當仔細。他們去後，輪船等了一會，才奉命向前駛行。

在該地上來了一個水上警察，他是請假回去的，他是一個青年，據他自己說，以前本在重慶的軍隊中，在日機大轟炸中受震得病，

請假回鄉後，即患神經錯亂症，因爲神經太受震蕩的緣故。他已有三四次幾被炸斃；病餘後就在該地當水上警察。

又據他說近來幾天這一帶對於輪船檢查特別嚴緊，因爲上面有命令來，說是有十七個奸細，已自長沙乘××輪到宜昌等地去，須要檢查出來。但當該輪經過時，詳細檢查的結果，一無所獲。水上警察的局長無法可施，就將該輪暫時扣留，一面詳報上峯。昨天上峯命令下來該輪放行，局長辦事不力，着記大過一次，所以局長氣得不得了，將弟兄們大大的斥罵了一頓，而自己則悶躺在床上，連飯也不想吃。所以弟兄們就格外加緊檢查，但是迄今仍一無所獲。

然而根據這個青年警察的訴說，他們也曾經得過一次幸運。不久前，他們在從長沙來的輪上，抄獲一批煙土，價值在幾十萬元以上。煙土是藏在船艙下面的，本來不容易可以抄到，他們在檢查旅客時，有人在船梢上向一個弟兄通風，船艙下面要仔細的抄一下，結果才得抄出了雅片。煙土當然充公，他們大家有賞，當時在場抄到的弟兄各人分到賞金千餘元；在局未出差的人也到手四百元一人，上面的當然不必說了。至於那個雅片煙販子，局長給了他三百元錢，叫他另換正當生意做，現在這個人就在津市擺了副水菓攤，倒也仍能安然生活下去。自從抄到這次煙土後，弟兄們對於客貨的檢查也起勁起來，可惜到現在尚未抄到第二次哩。

前面，我們又受到一次的檢查，但是比較輕鬆了。

因爲水淺灘多，所以現在輪船一律停止夜航，到下午六七點鐘時，輪船就停駛了。幾夜來都停在村野之中，因此也享受到了無限的夕陽美景和荒村夜色。

可是有一夜天氣非常悶氣，睡在木板做的床上，終也睡不着，而且蚊子又特別猖獗起來，同時臭虫也特別的活動起來。幸而半夜後，起了陣風，才得涼爽地睡了一會。

船上有一個小軍人，大概只有十五六歲的光景，生得又胖又強壯，而且態度非常崛強，嘴也非常會得說話，不肯讓人半點。他自己說已經做了好多年的士兵，戰事開始後，他在火綫上跑的機會更多，他到過各個戰區，經歷過各種戰爭中的生活，跑過了幾千幾萬里的路，看見過和聽見過無數事情。像他這樣的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們，簡直以整個生命都不能遇到，但是他在短短的十餘年的生活中已經得到了。這是大時代中產生出來的中國小英雄，然而在今天，像他這樣的中國少年不知有多少啊！

還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廣西少年，生着粗線織的面貌和身材，但是帶着和藹可親的，永遠微笑着的，和靦覥如少女的怕羞的神態。然而他也是廣西學生軍中的一個份子，他也剛從五戰區前綫請假回里。廣西學生軍在戰場上是一支強有力的少年隊伍，他們的

聲譽和英勇是大家都知道的看到了這二個少年我們這班完全只爲生活而生存的中年人對之彌覺慚愧。中國將來的新生完全只寄託在他們的身上，我們這班衣食之徒，只好與草木同腐了。

在以前，這種少年是不容易看到的，但現在在各處內地和戰場上，到處可以碰到這種跑過幾千幾萬里路，做過和担任着無數工作與使命的少年。今天的中國，確是一個最偉大的時代！

經過了沅江以後，一路上很少檢查，我們的輪船繞過洞庭湖，穿過湘陰縣境，在路上共走四天，就到長沙了。

三　長沙之今昔

長沙週圍的風景，是非常美麗秀氣的，兩岸峯巒連綿，起伏有致，山上是一片青翠的樹林草木，湘水如一條碧玉帶蜿蜒伸展着，中間擁着一座著名的長沙城。

長沙可以說是湖南省內的第一個大城。城垣高厚，地區廣大，街道櫛比，市廛林立，居民和人口，非常繁密，它面臨湘江，中間是水陸洲，再過去的岸上，就是嶽麓山，這是長沙的一個有名的風景勝地。

以前長沙市內最熱鬧的地方是八角亭中正街等幾條新式大馬路，兩旁是水泥的人行道，中間是柏油鋪的平坦的馬路，那裏是銀行，大商店，大公司等薈集的中心地點，國貨公司和ABC內衣公司爲最宏偉。入夜電炬通明，紅男綠女，往來如織，眞可以說是車如流水馬如龍了。

旅館方面，并無極大的新式旅館，不過有幾家公寓，還相當的清潔整齊。至於住旅館的費用，并不昂貴，如果住號棧，那更便宜，連伙食在內，每人每天只要七八毛錢。倘使喜歡清淨的旅客，那可住到大四方塘的青年會去，女客可住女青年會。

去年爲了商業上的關係，我曾二度到過長沙，那時正是長沙的全盛時代，但是因爲空襲的緣故，市面在下午三四時後才開始，到晚上十時左右就冷落了。長沙市區內的一個著名名勝地點是天心閣，那是一個築在堡壘式的基礎上的一座廣大的閣樓，它的地位最高，馬路至天心閣就漸漸的高上去，成爲了一個突起的部份。沿着石級走上去，就到了天心閣下，四邊有一條環形的甬道，中間下面可以望見城堡式的牆垣，天心閣就築在上面。樓閣共有幾座，中間俱有弧形橋樓可通，閣內都設有茶室，還有點心麵食出售。傍晚時遊客蜂集，妓女亦成羣而來，茶樓內尙有賣唱的歌女，茶客們則謔浪笑傲，叫囂雜作，一班浮浪子弟以天心閣作爲遊樂的所在，雖然也有少數人確乎是來乘涼吃茶或賞觀市景的。天心閣是長沙城內最高的地方，所以站在閣上，可以俯瞰全城，長沙景物，盡收眼底。

此外則水陸洲頗具風物之勝，河邊渡頭停有小船，你跨上渡船

後，舟夫輕輕用篙一點，船便在碧綠的湘江上面浮泛過去。那水清瑩晶潔，使人心曠神怡，有時掛上風帆，那末一轉眼的工夫就到水陸洲了。

所謂水陸洲是江中的一條土堤，雖然它和長沙的熱鬧市區，祗隔一衣帶水，但是它充滿美麗的鄉村風味。洲上完全是竹籬茅舍，茂林修竹，偶然隱約顯現着幾座紅瓦粉牆的洋房和花園，風景頗爲美麗。

自水陸洲再上渡船，對面就是嶽麓山了。走上了一道長及數里的平坦山道，兩旁樹林羅列，四圍峯巒起伏，半途中橫亘着到常德和其他地方去的公路，前面山麓下卽是有名的湖南大學。再向前去，山道漸升漸高，樹林也就深邃濃密起來。

先走到了一座小亭，亭內有口井泉，泉水清冽芳甜，入口淸冷而又醇厚。旁邊設有茶座，遊客至此，大都小坐休息，同時吃口山茶，因爲這裏的茶水是出名的。上面就是蔡鍔的墓墳，石碑巍然，墳墓莊嚴，四圍林木幽靜清秀，使人充滿一種恭敬的情緒。

自蔡鍔墓前的山徑盤旋而上，右面就是黃興的墳墓。這是一座西式的偉大建築，石級如巉直的山崖，插入半天，你得走完這條峻直的石級，才到了上面的墳地。當然那墳墓也是築得非常壯偉的。墓的後面是綿延起伏的山脈，墳地前面高出在半山，可以俯瞰週圍及附近的山崗，原野和鄉村，其氣象和形勢更比蔡鍔墓來得開闊豪放。

自黃興墓的左邊荒嶺上去，其最高的峯巓那裏，著名的禹王碑就矗立在蔓草荒煙之中。西安的碑林內也有塊禹王碑，據考據家說那是假的，眞的便是嶽麓山的這一塊。到禹王碑去的山巓，羊腸曲徑，非常難走，而且因爲地勢荒僻，少有人跡，所以異常荒涼，山徑已爲荊棘蔓草所封，只有那貪圖多打一些柴草的樵夫，才在那裏偶然出沒來去。

自禹王碑的荒山之巔下來，向對面羣山盤旋過去，就是那一座有名的古廟，風景幽美，廟宇莊嚴，一陣陣淸遠的鐘聲悠悠傳來，使人聞而胸襟豁然。

但這一切都是大火以前的長沙的美麗憧憬，而在今天大火以後的長沙，則一切不僅已經完全改變，并且是面目全非，昔日的長沙已經認不出了。

我最後一次在長沙，是去年的八月中秋，現在舊地重遊，實不勝其滄海桑田之感。當輪船將駛近長沙城時，遙見河面上浮有水雷及表明危險的標誌，因爲水道已經封鎖，只留一條狹狹的出入之處。兩旁磚石和水泥築成的堅固堤岸，也已破壞，所有的碼頭無不拆毀或搗壞了。

三七—一七六

抬頭一望，滿目是斷垣殘壁，只有那領事館區附近的林木，依然像去年那樣的青翠濃密。上得岸來，滿地是碎磚亂石，街道已不成樣子，很難看見一座完整的房屋。

人力車夫拖我往青年會去，一路上到處是焦黑的壞屋和散亂的瓦礫堆，我連路也認不出了。

在四圍的斷垣殘壁中找到了青年會；在這偌大的一片區域內，只有青年會尚保存着完整的形態，但是大禮堂已經全部焚去，後面也燒去了一部房屋，宿舍食堂及中間的建築尚頗完整，裏面的辦事人員也已完全調動過了。宿舍因爲還未修葺好，所以暫時不招待賓客，我不知道到那裏去住宿的好。全城已經燒成一片焦土，當然旅館等也必然大部被燬的了。幸而青年會的辦事人員，介紹我到儉德公寓去住宿，這是目前長沙城內最高尚雅潔的住宿地方了。

儉德公寓就在青年會附近，因爲建築鞏固，所以全部完整，未爲大火所燬，但是它的左右前後，已經完全是一片瓦礫場了。

儉德公寓的屋宇頗爲整潔幽美，小庭內極具林園的風味，紅瓦粉牆，籐蔓紛披，幾棵老樹，一灣小橋，而且還築有一個鋼骨水泥的防空壕。茶房都經過訓練，所以招待和態度相當的週到有禮，房價也並不昂貴，小房一元二角，大房則二三元不等。不過沒有電燈，因爲電廠已在大火中燬去了。

休息一會後，我就跑到四處去觀看了一次。昔日繁華中心的八角亭中正路等處，街道尚保持完整的狀態，不過兩旁的房屋到處存在着火燬的痕跡：國貨公司已經燬去，重門深鎖；ABC內衣公司只存一座鋼骨空架矗立在半空中；然而此間附近一帶的市面已經在恢復起來了。

火車站附近尚有屋宇存在，河邊的房屋，也未全部焚去。北門一帶及北門外受災最輕，有的地方依然同往日一樣，然而市面已不如從前了。

市內其他各處，則完全是瓦礫堆和斷垣殘壁，置身其中，好似到了一座古代的圯城了。天心閣已經全部毀去，火車站雖尚存在，但因長沙至衡陽的火車軌道已經拆去，所以冷落不堪。長途汽車站每天還有汽車開去，到衡陽和寶慶等地去，但票價已增加了二三倍了。

總之，長沙城內凡是越繁華熱鬧的地點，燒得越是厲害。目前居民和市面雖已在漸漸恢復起來，而且已經恢復了不少，但是盛況究非昔比了。

焦土政策是無可非議的，但此次長沙大火，實爲地方當局的錯誤，所以政府不得不槍斃了幾個地方長官。據當地人民的述說，此

三七一一七七

次大火，實出於地方當局的慌張和慌亂。那時政府因日軍已過岳陽，下令長沙當局在三日內實行焦土政策，不知怎樣的他們弄錯了三小時內實行焦土政策，於是在十一時左右就放起火來，也不通知市民逃避，警士四出放火，敲開了人家的大門，不分皂白的就拿火種往內一擲，後來索性從屋外拋進去，於是處處起火，一發而不可收拾。居民因事出倉猝，何從逃避，即使倉惶逃出了家，但四面是火，情形相當慘烈。而長沙就在大火中完全燬去了。

劫後的長沙，確乎使人感到非常的感慨和低徊，回想過去的盛況，尤爲黯然。不過長沙迫近戰區，即使沒有這次大火，一定也要給日機完全炸毀的；常德不是已經炸成一片平地了嗎？

中國的人力物又是無限的，戰事勝利以後，在這廢墟上面，我們一定可以見到新長沙將以嶄新的姿態顯現出來！

至於長沙的生活程度，除一般消費品外（但其價格也比重慶，貴陽和桂林等地便宜得多，）頗爲低廉，同時因爲今年大熟，所以最好的白米每擔價格，只在十餘元及七八元左右，穀子只買二三元一擔，棉花的收成也是豐年。而現在浙贛路雖因南昌之失已告中斷，但商品仍可憑藉汽車和公路，陸續運來，同時水路交通，依然未受阻礙，所以在交通這一點上說，長沙的地位，仍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長沙的交通狀況，大概如下：利用輪船經湘北津市，可以直抵沙市及宜渝等地，憑藉水路，可以南通湘潭及衡陽，公路方面，有汽車直達寶慶，票價十一元餘，所以交通方面頗爲便利。皆運也可暢通無阻，此外，尚有帆船及大沙船作爲交通的輔助工具。

四　從長沙經株州至衡陽

由長沙到衡陽，在南昌未失以前，只要坐火車就可直達，費時祇數小時，旅費也祇幾元錢，而且尚可坐長途汽車，直抵衡陽。現在鐵路已拆，汽車也已暫時停開，所恃的完全是水路了。走水路到衡陽去，有二條路：一是先到湘潭，再轉株州；一是由長沙直放株州。來去全憑小火輪，票價俱爲九角錢。不過繞道湘潭的船在清早開，直放株州的在午後才開，晚上九時左右就可到達了。

我是搭的直放株州的小輪，乘客非常擁擠，而且走的是上水路，所以速率不快，天黑後爲小心起見駛得更慢，直到晚上十時，才抵株州。

上岸時沒有碼頭，搭了幾條闊的木頭，作爲上岸的橋樑。燈光既黑，人又擁擠，稍一失足，就得落下水去，尤其是婦孺及老年人們更爲危險。我擠在行列中走，滿心以爲是浮橋，舉足想往旁邊走，幾乎落下水去，而上當的也不止我一個，大家無不嘖有繁言，都在怨恨船公司及地方當局太疏忽懈惰了。

沿着一條石街向前走去，黑暗中幸有電筒照路，未致傾跌。走到

鎮中時適有軍隊經過，還有馬匹，街道極狹，我們只好貼在牆壁上立着不動讓軍隊通過了，然後再向車站走去。

株州是受飛機轟炸最厲害的地方之一，在我的想像中以爲一定破壞不堪，慘不忍睹，誰知實際上，不僅轟炸目標的火車站依然完整未損，路軌也沒有受損的痕跡，而且附近一帶的店鋪亦很少受炸的痕跡，但在事實上日機確時常轟炸株州。不過一方面因爲我方修復的迅速，另一方面日機投彈技術幷不高妙，往往是投到田野和泥土中了。

貼對着株州火車站，開着一帶小小的店鋪，其中以小飯店爲最多，生涯頗爲興盛，因爲株州是交通中心，來往的商旅及過客，甚爲擁擠。我在一家小飯店內坐下，叫了一個四毛錢的客飯，菜蔬甚劣；此間生活程度似乎已比長沙要貴一些了。

飯店老闆是一對青年夫婦，他們自言以前本是長沙的居民，大火時全家受災，倉惶逃出，躲在人家的菜園中，終算逃得性命，但是途中又遇盜劫，僅存的財物被掠一空。父親氣急而死，他們二人輾轉逃到株州，起先擺個攤頭，做做生意，省吃儉用，積起了一些錢，就開了這家小飯鋪，生涯倒也不惡，所以生活環境也就較好，可以不慮凍餓了。

這個小飯店雖然非常簡陋，但以一對赤手空拳的難民夫婦，而能辛苦經營起來，確已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中國人民的此種刻苦和堅忍實屬難能可貴，由此可見勤儉的人，終比較可以有些生路。

到衡陽去的火車共有二班：一班是特快車，在午夜開車，明天清晨就可到達衡陽；另一班是慢車，須在半夜二時以後才開，打半票和免費票的如軍隊和難民等，只可以搭乘這一班車，所以比較擁擠。火車之所以要在晚間開駛，完全是爲了避免空炸的緣故。

我搭上了特快車，票價是二元多錢，旅客相當擁擠，我就跑到臥車裏去，想買個睡鋪，但是下鋪已經買完，上鋪也已所餘無幾，而且臥車都是一張硬板的狹床，想想幾小時後就可到達目的地，這一元五毛錢也就可以省省了。

在三等車廂內坐着打盹，一覺醒來，已是淸晨，火車就到衡陽車站了！

下得車來，天氣微帶陰雨，落着毛毛雨，經過軍警的檢查，就走進了火車站內。衡陽曾經遭到過幾次狂炸，但那座壯偉漂亮的火車站建築，完整如故，只有幾處玻璃已經震碎而已。

坐上人力車向河邊走去，經過那條市街時，兩旁店鋪和旅館也保持着完整的狀態，市面相當熱鬧。

衡陽共分二部份，城市在河的那邊，河中有渡船，不絕地搭客來去。上得岸來，衡陽城市未改舊觀，但是增加了不少炸壞的地點，然

而市面極盛，人口也非常的擁擠。

我連跑幾家旅社，都告客滿，越是上等的旅社越是沒有空房，也可見衡陽市面及人口之盛了。後來仍然退回河邊在一家小客棧得到了一間小房，簡陋非凡，然而房價却也在一元左右，這比長沙貴得多了。

衡陽城市不大，而城牆特別的低，其高度不及大戶人家的圍牆，所以城牆洞就只有平常的房門那樣高大。城中的政街是繁華和熱鬧的中心，但是被炸彈炸壞的所在，到處皆是，不過并沒有完全被燬，而狂炸之慘，也已可見一班了。

政街上雖然有許多大商店和銀行，然而衡陽城內并無十分堅固壯偉的建築，所以經不起炸彈的狂炸。綜觀全市大概已給炸去了三分之一，但是市面和人口并未衰減下去。一到晚上，行人擁擠，影戲院和飯館內熱鬧得很，街上也擺滿了無數的貨物攤了。

中國旅行社就在政街的中段的一條橫馬路上，附近就是幾家新開的公寓和旅社，書店如生活書店等都在街梢那裏。衡陽的文化事業，更比以前發達，報紙有衡陽日報等，還有長沙及其他各地來的報紙，重慶及其他各地出版的刊物和書籍在市上都可以買到。穿制服的青年男女在街上看見得特別多。

生活及物價，已比以前更高，但較重慶貴陽尚好得多哩！

交通方面，水路可通長沙，公路可通江西，直去溫甬；另一方面，也每天有長途汽車到寶慶去，票價約六七元錢；至於火車方面，則有湘桂鐵路可以直達桂林。衡陽在今天，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了。

我本擬從衡陽沿公路直去吉安，再轉道溫州或甯波回滬，但是湊巧去江西的長途汽車暫時停開，溫州適被日艦佈置水雷，再度封鎖，而甯波方面又聽說嚴禁人民出口，於是就決計直去桂林，繞道越港來滬了。

到桂林去的火車，在晚上十時開行，於是我就不在衡陽過夜，算清房錢，僱了人力車往湘桂鐵路的火車站去。人力車拖出了衡陽城，走上了一條公路，黑暗而又荒僻，因爲已是鄉間，同時路面極壞，人力車顛得厲害，經過高坡時，還得下車步行。湘桂路車站，離城約有三五里路，人力車足足拖了三刻鐘才到達。

我買了三等臥票，一共不曾化滿十元錢，却是非常的舒服，因爲臥舖都是皮墊子的，而且車內非常清潔整齊，這是我一路上最舒服的一段旅程。

同一舖房的有位商人，他是從漢陽鄉下來的，預備到貴陽去。還有一個青年軍人，他是屬於第五軍的，因有公幹到全州去。

火車準時開行，四顧昏黑，無景可觀，我也就睡去了。火車却帶着我們直向廣西進發了。



路南城郊風景——牛車上的人說：「他是夷民」，但一切都已漢化了。

路南的夷民生活

阿系，沙梅，獨角夷

帥雨蒼

路南是位在滇南的一個山城，由貴州的鎮甯，興義，循公路而入滇，經過了羅平師宗那便可達路南，再前進便銜接到滇越鐵路的宜良車站。路南縣境巍巋層疊，在往昔差不多全縣人口都爲夷族，近年來漸漸地漢教盛行，城區住的多半漢族，於是城廓附近的夷族也都漢化了。

本誌第十三卷九月號，李君金定的路南記游一文，對縣屬勝蹟石林備述甚詳，不佞爰將該縣夷族生活，略述梗概，這也許是值得一談的。

路南夷民，分爲阿系沙梅，與獨角夷三種：阿系大多住在縣屬的板橋一帶；沙梅多半住在東山；獨角夷因爲他們的少女每每把髮髻編爲角形，高高地在額前豎着，因而命名。不過現在獨角夷已是鳳毛麟角，這也許是夷民們的進步現象，因爲椎髮成角本來是不合理的裝束，她們既將裝束改了，那自然便不易見到了。但是不論阿系，沙梅，男的，女的，他們都有魁偉的體魄，勤苦耐勞的性情，雖然他們的文化是落後了些。

環境促成了他們的健康

要鍛鍊健全的體格，在於我們，是必須履行了健身運動。我們考察一回繁盛都市裏享盡物質文明的人羣，不要說女人們個個是柳枝纖腰，弱不經風，即男人們也多半是文質彬彬。我們再來回顧一下像路南山裏的夷族羣，他們的體格是怎樣？難道他們的養生術比我們好嗎？若是問起他們來，他們簡直不知養生是怎樣一回事，他們因爲環境驅使着，在不知不覺中履行了健身運動，強壯的體魄被他們獲得了。都市的人們呢，大多把精神化費在奢侈淫逸裏，於是走上了相反的途徑。

路南是一個貧脊的山城，水田僅占少數，當然農產品的米便變成珠子了，而大荳玉蜀黍山薯麥那都是優美的食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是他們日常生活的紀律。晨光稀微，東方才現一線魚肚白的時候，他們已紛紛起身，到田野去開始作工，直到太陽落在西山凹裏，才停止。女人們，分娩不上三五天，便背着孩子同樣地到野外操勞作，但絕少聽說因此而香消玉殞的。

他們信任神靈，在神靈前抬跤，他們認爲可消弭災禍，却病益壽，或者是六畜興旺。抬跤是和摔角差不多的。當時他們兩人相遇，祗要體力相等的，便隨時隨地練習起來。抬跤的勝負，以誰的頭背落地爲準，有時抬得頭破血淋，他們是滿不在乎，同時雙方保持着固有的友誼，絕對不因此有所懷恨的。

他們向大自然奮鬥，終日操勞，於是鍛鍊出了粗臂大腿，鐵一般的滿身紫黑肉的高大軀體的人羣來，他們的健康，是環境促成的。


一個夷民

愛至焦點到公所去

山間的流溪急湍而下，因爲嶠山重叠，有時竟聽不到水在那裏，祗聞萬馬奔騰般的聲浪，山風擊着樹林，發出了虎嘯龍吟般的對響，這路南的山壑因爲人烟太少，有時會令人感到有些可怖，但夷

三七—一八四

人們，常有一對對的青年男女，在那樹蔭石隙間互唱情歌。夷人們的男女沒有任何階級，他們的戀愛，是絕對自由花晨月夕，他們互唱情歌而悅意了，便可上公所去。

公所差不多在每一個夷寨裏面都有的，不是人肉市場，而是青


夷人寨內之安南婦女

年男女來滿足他們的戀愛慾的。戀愛達到了焦點，都到這公所來住宿一夜，路南的夷人們祇希望他們的兒女會上公所去，這可見公所是怎樣正大光明的場合了。

青年男女上公所住宿了後，那等於結過婚了，於是雙方都會遵守他們的一種美德，那便是男女雙方再不與第三者談愛了。

夷人的結婚，成羣結隊的少女，豔妝伴送新娘上夫家，整天的狂飲狂舞。婚後第二天，新娘又回母家，爲父母操勞作，直到懷孕臨盆，才又回夫家來。這不是一種陋習，因爲他們男女同樣都是生產份子，女兒早離母家一日，母家便早失一個助手；這十足表現了他們婦女地位的重要哪。

他們也是救國的鐵軍

記得某雜誌說：「雲南的苗夷有五百餘萬人，因爲瀾滄江與滇越鐵路一帶，毗連英屬緬甸，法屬越南，所以英法牧師在那裏傳教的歷史已很悠久。」確是的，像路南天主教在夷族羣裏宣傳得有相當信仰力了；反過來，我們對他們的教育設施，似乎太欠缺一點。

苗夷本來是勇悍好戰，富於自衛性的民族，在這大時代中，我們是應當怎樣積極的來對他們施教，况且他們裏面已是多半漢化了。

西南攬勝
增訂再版
預約每冊國幣四元
至本年五月底截止

三七—一八五

蘭州至華家嶺途中

孫錫祺

十一月廿六日的那天，天氣十分晴麗，我和送行的同伴們是八點廿五分到汽車站的，相距開車的時間僅五分鐘。這時正是這站上最緊張的剎那，車場上停着六輛客車及三四輛油車；司機們忙着灌水加油，站伕們將掛牌的行李迅速地向車廂裏扔；旅客們喧嚷着，無秩序地由各種方式爬上無頂蓬的敞車，有的踏上汽車前輪擋板，再走司機室上的硬頂，然後跳下車廂，佔奪較前較舒適的地位，有的立在後輪子上攀登車廂，有的從車後蹤上去，也有男的將小脚女人舉起推上去的，也有一時找不着地方可以攀緣而閑着車子打轉的。整個的車站嘈雜着，人們的叫喊聲和引擎的發動聲。站員們聲嘶力竭地滿場飛跑，指手劃脚地調度車輛，他們是在發揮他們的最大能力來應付這最繁忙的瞬間。終於旅客們所期待着的時間到了；鈴聲自一個站伕的搖曳的手中傳出，它使一切繁音沉寂下來，這時木柵欄已開，等待客車駛出去，我眞是幸運地設法到一輛轎子車的前座，所以我能從容不迫地踏上自己的座位，然後與送行者道別。車子一輛接着一輛駛過柵欄到了叉路口，我們這兩輛走西安的車就與去西寧和猩猩峽的客車各奔前程了。我不由得暗道：蘭州眞是西北交通的樞紐呢！車繞過東稍門前進，我開始注意到四野的景緻，高聳的五泉山像巨人般站立着俯視它脚下的蘭州城。在它的陰面還沾着半月未融化的積雪，一點點小的光亮在殘雪上閃耀不已。遼闊，喘急的黃河隱藏在北塔山底身下，使我們看不見它蜿蜒曲折的身段。羣山與河流圍拱中的這片寬廣的平原，處處是肥沃的土壤，在這土壤裏，遍植着無數的水菸，當此時令，這些享有盛名的蘭州特產——菸葉，——都呈着焦黃色倒垂在莖下，大地是一片焦黃。我們的車漸漸走盡這原頭，駛近山與山的連接處，在東崗鎮汽車檢查所前站住了。經過檢查員的查驗後，我們的車通過木柵，順了公路轉上山頭，再曲折地沿着山的邊緣彎下坡子。接着又是一個平原，左方一行貫連的山脈是異乎尋常的平整，煞像一堵長長的圍牆。躺在車前的公路是平坦的，它毫不歪曲的伸展出去，直到視線不能及的遠處。我們的車跑着最高的速度，風馳電掣般飛進，全車的簸動也非常均衡，致車內半數以上的旅客，都打着呵欠。緊傍我的一個中年鄉婦，懷抱着小孩沉沉睡去，她的頭時或向左右垂下，有時竟枕上我的肘子。跑在我們前面的敞車，漸漸給我們的車趕上，假使那車肯讓路，是會追過它的。我們的車始

終釘住那輛敞車的後輪前行，我們能很清楚的看見那些不幸的旅客們被裝載在堆得高高的行李上，眞像貨車裏裝運的猪仔。在車子行駛時，他們劇烈的搖幌着，這個撞到那個。尖銳的風直撲上這些沒遮攔的人羣，他們的耳朵凍得由紅轉紫。有幾位高貴的乘客將整個的頭面，頸子縮進高硬的皮領子裏，這時他是不情願探出他的頭來欣賞他四週的景物的了。除去有四個或五個人能緊挨着司機室背面的板壁得到較舒服而有依靠的地位外，其餘的都是虛坐在竹編的網籃上，或縛有粗繩索的行李捲上，比坐監獄還難受。他們的雙手不能合在袖管裏，它們須狠命地握住身下行李上的繩子或箱環之類，否則他們被車子顛下地去是極可能的事；而他們雙足的安置也成問題，坐在車廂外圍的一部份人們祇得讓他們的兩足懸掛在車板外面，它們會凍得麻木，好像已不是屬於每個人的所有物。還有許多坐在中間的，就更難找到合適的插足地位了，出於無奈他們將腿伸進行李與行李間的窄狹的空隙裏，當車子震動時，無疑的那左右脚突出的脚骨會碰着箱角和其他尖硬的東西上而得到痛徹肺腑的苦楚。座位的差劣固然使旅客感受痛苦，同時更產生些不幸的事。有時車身搖動的當兒，旅客甲因坐不穩誤揣了旅客乙的脚或撞在旅客乙身上，於是由旅客乙低聲的埋怨會引起二人的爭吵，甚至我看到二個人在正開動的車上站起來，漲紅了臉預備打架。然後來經旁人強拉住再坐下他們原來的不適意的位置，這些事原是素見不鮮的。

我們這兩個車很順利的緊傍着前行，像攜手的兄弟一般；平原走盡了，又翻上山坡，突然我們的車停住了，司機走下去檢查車身，這時那敞車單獨地轉過山頭先自跑了。檢查的結果是輸油管子損壞經半小時始修好前進，我們的車跑得不似先前那樣快了，老是氣喘，且需要飲多量的水。我們都很心焦，但一想到我們是怎樣幸運的坐在不透風的轎車裏面的舒適座位上，就覺得非常滿足而快活。

中午十二時我們到達離蘭州卌六公里的市鎮——甘草店。從這小鎮至華家嶺恰好是全程的三分之二，鎮上的店鋪都排列在公路的兩旁，計有四家飯館，和六七家雜貨店。我們這車的旅客統在那幾家門面低矮，光線暗淡的飯館裏吃午飯。當然，這些西北的小地方的館子是不會有一碟菜能適合一個南方人的胃口，幾乎每只菜每盆湯裏是必須放下大量的酸醋，這酸味正是我所最討厭的。我在叫菜的時候，雖曾關照伙計我要的菜蔬都無需放醋，但結果端上來的木樨湯還是酸溜溜的，大約湯菜而不放醋簡直是有違他們良心的事。一餐飯的代價却不便宜，我化了一元五毛錢，吃到一小碟炒腰花，一小碗木樨湯，和一碗米飯。午後

一時，車復前進，一步步爬上了縱橫四十餘公里的車道嶺。車費力地盤旋上嶺的脊背，每個旅客覺得有些寒冷。這時展開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素妝的世界，對面層層叠叠的峯巒，像被噴上一層銀色的細粉般，反射出晶瑩奪目的光彩，同時它們的輪廓，仍被保持在這皚然而撲得均勻的銀粉之下。站立在遠處的一些白的山頭，正飄浮着一縷縷為陽光的熱度所蒸發出的熱氣，恰似海洋上的濃霧撫摩水面一樣的迷濛虛玄。我出神地注視着這幅絕好的景色，直到於不知不覺中跑完這遙長的車道嶺時，我的神思仍留戀在此非境裏。下嶺後車順着平鋪在平原裏公路開抵定西縣汽車站。已是下午四時，我們車子又沒有燈泡，來不及於天光斷黑前趕到華家嶺，祇得停宿定西。這晚我住在一家小客店內。熱坑的暖氣灼得人頭脹，而馬糞的烟味（他們的熱坑，全是用馬糞在坑的下面燒）一陣陣從坑底升上，怪難受的。一晚沒睡好，我清晨四點鐘便睜着眼靜聽外面的鷄啼。上午九時，這輛上午紀的車子，再載着我們一夥人，向華家嶺站出發。出定西不多遠，就走上這百公里長的，高峻的，華家嶺的坡子。司機手是需要全神貫注地小心翼翼地來走這些危險的灣路。有幾處轉角的地方是著名翻車的處所，一面是高的山峯，一面是深淵的山溝，只要方向器轉得慢些，便會直衝下溝裏，而旅客的生命是無一可倖免的。我們這車的司機是跑熟這條西蘭公路的，技術很老練，他十分清楚全路有幾個轉角，幾處坡度大的和幾處坡度小的山路。

差不多巳走了四十公里，我們的車的四個後輪胎之中的一個忽然漏氣，於是車又不得不停下來，司機和助手預備將那走氣的輪胎另換上備用的一個。我和其他的旅客都下車在公路上散步。這嶺上的雪景比旁的地方還好看，積雪也厚些，並且巳冰凍，當太陽光照上去的時候，像鏡子一般射出更強烈的光線來。躺在陰暗部份的雪，更似光滑無比的大理石。由於雪的蓋覆，我們能看見那些闢在這些泥山上的梯田的明顯的階層，遠看起來那些土色而彎曲的線條，眞跟斑馬的花紋一樣。

在公路旁山脚下的一個小村莊裏，這時正有幾家人家的屋頂上冒出燒午飯的炊烟。莊家圍牆裏農場上有不少男女在工作着，他們用木鏟挑起從麥莖上剝下的麥子擲向空中，藉風力將麥殼吹掉，而一顆顆潔淨的麥實仍落下地去。當許多人同時做着這種工作的時候，但見那麥殼與塵灰初時像烟霧般出現在空中，然後逐漸飄散，這種景象與高射炮彈在高空爆裂時的情景是酷似的。當時我的心神，非常寧靜而爽快。

歷時三刻鐘，我們的車才修竣，自後便毫無阻礙的於中午十二時半到達華家嶺站。本來規定一天的行程，現在走了一天半了。

滬渝別徑

莫文

三　從衡陽到重慶

從衡陽到重慶現有三條路綫可走。一條是由衡搭湘桂火車到桂林轉柳州過貴陽以入蜀，這一條差不多都是知道而認爲安全的，不過從柳州到貴陽到重慶兩段客票可眞不容易購得；一條是新路，可也是舊路，卽是從衡陽由水路到長沙轉宜昌，然後溯江西上，直駛重慶，此路現由××公司承運，據說旬日可達，但是走這一條路的人並不多；另一條就是我們所走的路，也是一條簇新的路，由衡陽到邵陽，洞口，楡樹灣，晃縣，再由晃縣經黃平直到貴陽，由貴陽至重慶。

衡陽到邵陽的公路在地圖上我們可找不到紅綫，雖然只有一百三十六公里的里程，但也要走上大半天，乘客也相當擁擠。要注意的是汽車站距衡陽城很遠，我們就是隔夜宿在汽車站隔壁一座廟宇改作的旅社裏的，否則第二天很可能有脫班的危險。票價是六元八角，行李費也和其他的路程相同，購票的手續亦須隔日登記。假使車子是六點半開，那下午二時卽可到達邵陽東站。如果不想在邵陽城內玩的話，可卽刻以一角的代價雇挑夫把行李挑至對岸住宿，並須於第二天晨五時向邵陽汽車西站登記，順號購票到洞口，票價是五元四角，行李費與上同，乘客也不少。

我們是十月三十日離衡陽，三十一日離邵陽，當午到達洞口。洞口是湘省安江縣屬的一個市鎭，也可以說是我們旅行湖南省的一個轉戾點，因爲在洞口以東的路，都很平暢安穩，路側且樹木成蔭，很有旅行意味，這可表示出湖南建設的成績，而且車票也比較的易買。我們到洞口站後，隨卽向車站上詢問購票手續情形，那知已登記而未成行的旅客竟達一百五十多名，（實際上當然沒有這許多，因爲大多數不及候的人就搭軍車走了。）一直等下去不知要等到何日，這是客票難購的一點。第二，由洞口至楡樹灣段非但是新闢，而且是硬闢，因爲這條路都是羣山匯流之所在，絕無人道可循，由這山接到那山，由山前爬到山後，在一百五十公里的行程中，有三分之二就專是爬這些山峯，而且人烟極少，過去是土匪的巢窟。人說由筑到渝的「二十四盤」危險，其實和這比較起來，又有大巫小巫之別。這不是說筑渝段「二十四盤」的山沒有這段路的山高，原因是「二十四盤」很蜿曲，而這段路的旋度是要比較險峻一點的。

因爲由洞口西上的軍車很多，我們商得當地軍官的同意，也就於十一月一日離洞口赴楡樹灣，果然奇峯削壁，汽車轆轆其上，眞

是偉大極了。山道旁側多處，都有憲警駐守，司機的告訴我們，從前這兒的盜匪，橫行異常，可是現在都編成軍隊開赴前綫了，憲警的駐守，是爲了防微杜漸。在現行汽車道的旁邊，有成羣結隊的役工，俯伏着在鑿石闢道。我們在汽車上望下去眞替這些人揑一把汗，但他們安然的立在削壁邊緣的中間，拿着斧子，斧子發出叮叮的響聲，一塊一塊的石頭輕輕地滾下澗去，於是開出一條平壤的雛形來。朋友，請想想吧，幾千里幾萬里的公路，都是在這般工役手中鑿成的。中國人憑着這種原始時代的工具，築成這樣現代式的公路，——迢長的公路，這是何等偉大啊！朋友，這種精神是能夠征服的嗎？我們安然坐在車上，我們疾馳而過，我們飛速的掠過這一羣又一羣的民族巨匠——工役。遙望天下，除了纍纍的山峯外，什麼都沒有了！

原來公路當局也感覺到這條路太險峻，爲行駛安全起見，這批拼手抵足的工役，就是奉命改道的。三個月後，再度旅行此地的人，就會看不到這批工人，汽車會更飛速的更平穩的掠過這一切了。

下午四時到達楡樹灣東站，步行至西站附近住宿，我們互相慶幸。

由楡樹灣到重慶還另有一條支路可走，它掠過了貴州而由湘邊永綏逕入川邊的秀山，沿途是芷江，辰谿，三角坪，瀘溪，永綏，秀山，酉陽，黔江，彭水，南川，綦江，海棠溪，總計行程是一千一百三十二公里，（由芷江算起；）而經過貴州呢，則僅八百九十三公里，（由芷江算起。）湘川直達綫是新築，則是否坦蕩還成問題。當然，省去貴陽等車「半月」的麻煩也是合算的。但我們仍然依照了原來的計劃。

洞口到楡樹灣的票價約十元左右。楡樹灣到晃縣的票價是七元零五分，因爲這一路的車站統歸西南公路運輸處管轄，行李和手續以至開車的時刻都是劃一的。我們在六小時中完畢了這條一百零一公里的旅程，住在車站對面的西南旅社，這是中國旅行社特約的。晃縣的耗子却特別多，瘧癘也特別發達。

由晃縣即可買統票直赴貴陽，凡三百九十公里，客票每座是二十七元三角。（這是東站，西站則須每公里一角，即三十九元。）乘客擁擠，我們依照規定手續等了兩天，於五日離晃。

晃縣是湘黔的邊境，車子一離晃縣即到達了黔境，經過玉屏，青溪，三穗，到鎭遠午餐。下午過施秉，夜宿黃平。沿途發見了許多苗子，白苗家富飾奢，作東洋裝，體健，面白形頗美觀。第二天一早繼續南行，過飛雲崖，雲遮住每一個山頭，環繞在我們的週圍。憑窗下望，山脈縱橫，村舍如靴，我們也居然的「身在雲中」了。馬場坪午餐後，晚四時到貴定，汽車拋了錨，就擱了一天半，直至八日午刻才到貴

三七—一九二

陽。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這是一般人形容貴陽乃至整個貴州的。雖然未免過甚其辭，但也並不算刻毒。我在貴陽的兩天半中，就有兩天是下雨的。至於地呢，以整個貴州來說，本來貴州就是山地，來筑的途中十分之九就是爬山來的，但是貴陽的地勢到還算好，不過到了雨天，那泥濘的道途，真要給你跑出小性命來，而貴陽又是多雨的，謂為「地無三尺平」也無不可。人呢，城市中大都是鄰省移來的漢人，雖然不能普遍的「人有三兩銀，」但說任何人都無三兩銀，那也不見得；特別是在現在最近開幕的揚子茶室不是每晨坐滿人嗎？但是要說到鄉下人，那我可不敢担保了，尤其是過去在軍閥的剝削下，在烟毒的戕賊下，本來就是貧瘠的貴州，如何經得起呢？現在雖然還不能夠上「人有三兩銀」的資格，但已在日漸蘇甦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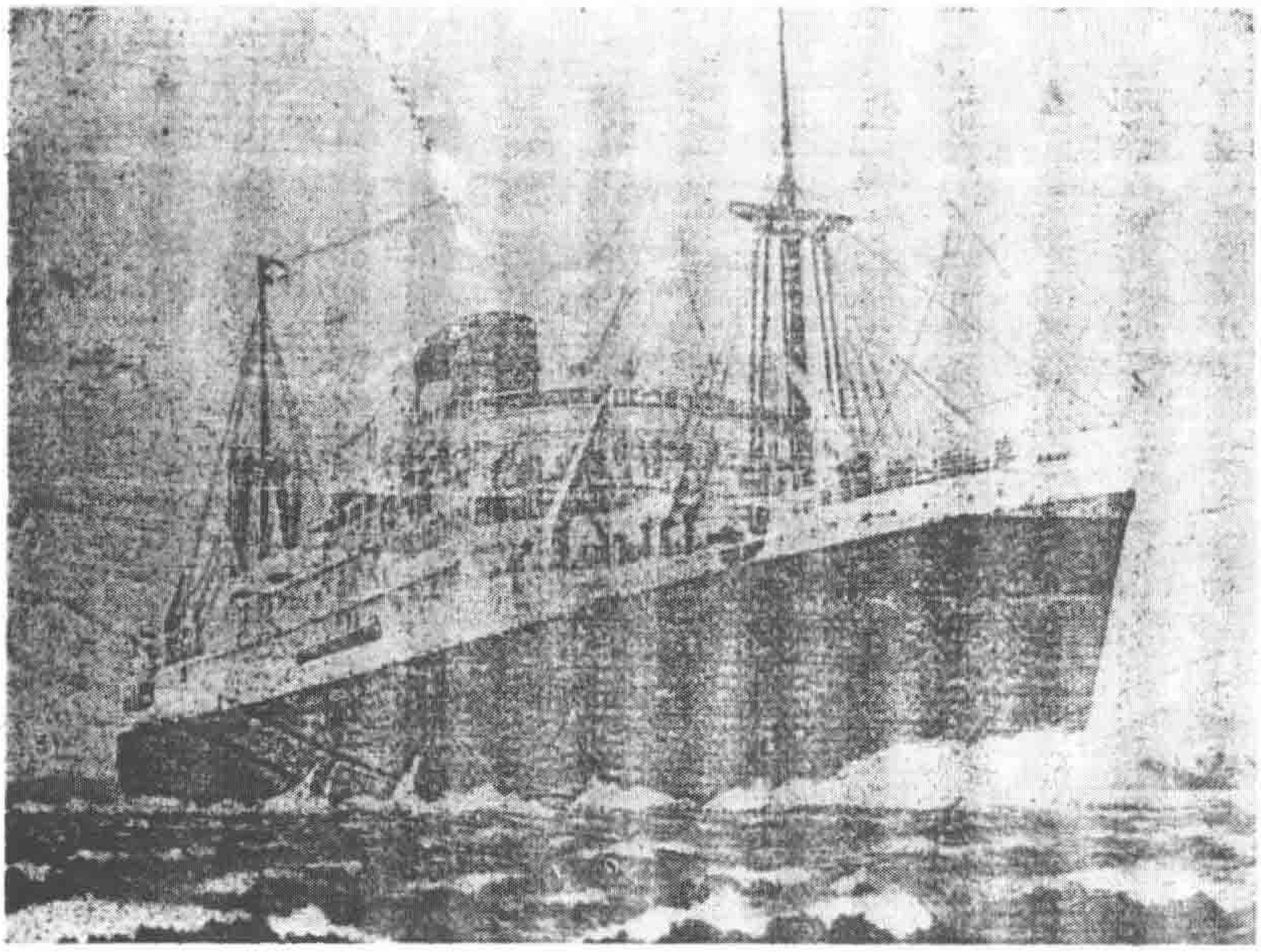
貴陽是中國現代交通的中心，來往的旅客當然也很多，生活程度當然也因之而日漲，現在比較起來，重慶物價反復比較便宜一些了。不過我在上海的時候，聽說甚麼皮鞋最次的要四十元一雙，茶杯要一元一隻，客飯要一元一餐，其實並不如所傳之甚，起碼打上一個對折，而皮鞋十元一雙的也有，並且是挺硬的國貨。

至於筑渝的車運情形是這樣的：每天站方在上午九時開始登記，登記費是十元，正式購票時扣除，每日祇登記八位，還有八位是委托貴陽中國旅行社依照同樣手續代售。通告上說，如果登記的額位超過二星期，即暫停登記。現在大約等上十天即可成行。票價是三十四元一角五分。我們是坐的他們的材料車，所以在十一日又踏上征程。

由筑至渝，本來兩日可達，但我們的司機却叫我們走了三天半。第一天宿的是遵義，第二天宿的是松坎，第三天夜息綦江，十四日下午一時渡過了揚子江，安然到了我們新都的重慶。

這次跑了約計六千華里，歷時三十二日，單是輪船火車汽車票價計一百五十元零五角。假使把膳宿，黃包車，挑力，行李費，臥鋪費及一路零用等費都算在內，三百元即可。不過我們候車的日子少，開支也比較小一點，但是我們用得也相當奢侈，截長補短，三百元儘夠了。現在再把沿途的起站，宿站，票價及行車時日，依照我們的行程，依照公路局方面應行的時間，製成圖表如後，以作本文結束。

起站	車別	票價	轉站	車別	票價	宿站	行駛時日	附註
上海	房艙 統艙	九·〇〇 四·五〇	鎮海	輪船	一·三〇	寧波	一日一夜	鎮海至鄞須買票兩次
寧波	輪船	〇·四〇	江口	轎子	二·〇〇	溪口	一日	由寧波至江口內廿里是小駁船
溪口	汽車聯運	一·六五	金華	三等火車	七·六〇	懸潭	一日一夜一日	至懸潭時已翌晨九時夜宿車上



JAVA-CHINA-JAPAN LIJN N. V.

渣華郵船公司南洋班

第一航綫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小呂宋 宿務 佬鴉萬 孟加錫及泗水等埠

第二航綫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直放文島吧城及爪哇各埠

本公司各輪特點

一 艙位寬敞行駛穩速飲食僾美坐臥舒適無暈浪之苦
二 聘有華人買辦招待週到遇事通融並為客翻譯中西言語
三 客艙位置非常精美電燈電扇浴室盥具煖爐等件應有盡有
四 並裝置無綫電機代客收發電報又設有保管箱代客暫存貴重物品
五 各餐室內均裝有無綫電收音機日夜音樂幽揚清朗動聽
六 各輪聘有著名醫師往來客商如遇不適求診給藥並不取費
七 各輪茶水無限止供給
八 各輪備有頭二三四等客艙價格公道如蒙 賜顧請移駕至

渣華郵船公司 四川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六二四七
中國旅行社 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話一三四五〇
或與本埠各大旅社接洽均無不可

滬渝別徑

鷹潭	汽車	四・九〇	南城	汽車	八・二五	寧都	一日	由鷹潭至寧都另有直達聯運票可買
寧都	汽車	八・七五	贛州	汽車	四・〇〇	大庾	一日	贛州起曲江止均是商營
大庾	汽車	二・〇〇	南雄	汽車	五・〇〇	曲江	一日	至曲江後隨搭夜車赴衡有臥鋪
曲江	火車三等	四・九五	——		——	衡陽	一日	
衡陽	汽車	六・八〇	——		——	邵陽	一日	
邵陽	汽車	五・四〇	——		——	洞口	一日	
洞口	汽車	一〇・〇〇	——		——	榆樹灣	一日	
榆樹灣	汽車	七・〇五	——		——	晃縣	一日	
晃縣	汽車	二七・三〇	——		——	貴陽	二日	夜宿黃平
貴陽	汽車	三四・一五	——		——	海棠溪	二日半	夜宿桐梓綦江至海棠溪後渡江即至重慶

三七—一九四

湘川路上

呂渭漁

當我跨出湘西北的古老殘缺的城堡時，我們踏上了崎嶇曲折的山道。『別矣，保靖！』我不期然的向着我曾在這裏逗留過二百天的保靖城道別。

烏雲裏鑽出太陽，熱辣辣的炙着臉皮，負着幾件輕便的行李，邁步向永綏前進。在『夕陽無限好』的當兒，我們踏着了湘川路上的永綏。

去年我經過永綏，整個的城市，冷靜呆板，毫無活潑氣象。現在被大時代的浪潮衝激着，動盪着，各方面均在猛進。脫下昔日古板的外套，已穿上戰時的征袍了。因爲湘川公路已通車，交通一便利，五方雜處的客商，來往的軍隊，戰區裏遷來的中學，社教工作團，各機關的流動宣傳隊，南腔北調，疏散來的難胞，都會集在這裏。滿街滿巷，設滿了飯鋪，宿店，茶館，小販，應用品的價格，自然也應着消費的需要而飛漲了。

穿着闊花邊服裝的苗婦，她們背上都負上竹簍，馱着笨重的農產物和漢人一樣的熙熙攘攘，不分彼此，爲了戰時，也挑着一副『偉大』的担子。

永綏到茶洞僅五十里，怒吼的汽車在山道上奔馳，兩旁鮮豔的桐花，金黃的菜花，碧綠的麥浪，一幅幅的在眼前閃爍，沒一頓燒飯時光，就到了黔湘川三省交界的茶洞小鎮了。

據土人云：茶洞最前也是縣，後來併入永綏，棉花產量的很豐富。此地環山面溪，鎮東有香爐峯，頗峻峭！鎮西有一座大鐵橋，工程很偉大！

因爲等車，蟄宿了兩夜旅館。據汽車站上負責人說：已掛號的旅客太多，坐車絕望！憂鬱塞了每個旅客的胸腔。經同伴們商量結果，準備明早徒步趕秀山。

在晨曦朦朧的時候，同伴們足蹬草履，肩負了小得可憐的行囊，踏上了艱苦的旅程，經茶洞大鐵橋過橋，就是黔省的松桃縣境；西北又是四川的秀山縣境，在灘澤中，有塊小坪地，住有幾戶農家。據挑夫告訴我們說：這地名爲『三不管』；大概是永綏秀山松桃中間一塊界地，不屬任何一縣管轄之謂。

從茶洞到秀山城共五十公里，預備一天趕到。路上很少休息，路基建築得還好，所經地帶，均爲小丘陵地，爬山也不十分吃力。

不斷的雨絲，只顧向流浪者侵襲，半身黃泥半身水，大有落湯雞般的難堪。

該路雖早已完成，只因地方不清潔，又乏車輛，故一般旅客均裹足不敢行，我們抱着『拚死吃河豚』主義，預備和匪相見。那知近日政府正派大軍清剿，所過城鄉，非常平

三七—一九五

靖。

經中寨，路基繞道山頂，很高！到茅坪時，兩旁林木蒼蒼，山頂烟雲籠罩，鳥語花香，好像江南風景。秀山產米不少，城周都是種稻的田，山坡上也種滿豆類雜糧。『地盡其利』較湘西更進一步了。米價甚低，每担僅七元；量米用大斗，可見生活程度之低了。除了米之外，還出產很多的甘蔗。秀山的桐油，更是全國聞名的；俗名秀油，洪油，就是指湖南的洪江和秀山的桐油啊。

在夜色蒼茫的時候，好像倦鳥歸巢的我們，大家拖着疼痛的腿找到榮華旅店投宿。

今天走了五十公里，幾個毛頭小伙子，也走得『寸步難行』了。經大家議決決定休息一天再足。夜雨敲窗櫺，愁雲籠罩着旅客的心。

秀山縣城並不大，古老的城牆，迂曲的繞着。水泥築的街道上，擠滿了穿軍服和東海濱逃來的難胞。商業比戰前熱鬧得多，整齊的布攤，頂着一把碩大無朋的布傘，禦雨也遮太陽。城中治安除警察外還有憲兵團駐守。

文化方面有安徽中學的分部，秀山縣中及女子職業補習班，秀山小學，文廟小學，火神廟小學及縣女小。學齡兒童，相當的多。還有一個幼稚園，是新辦的。其他如民衆教育館，民衆學校等，在表面上看來，文化相當發達，唯內容方面，似乎還遠不如京滬一帶的小學。

自秀山到龍潭共四十七公里，路局僅有客車三輛，一輛已破損；人多車少，坐車發生困難。我們的主張，有船坐船，有車坐車；如今車船都沒有，那末只有自力更生，靠兩條堅強的腿了。

據各人探聽的報告，路途安全，很難保險，可是我們堅決的主張戰勝了一切，雖然各人印上了可怕的黑影，但只有硬着頭皮前進！

山坡上楓林叢叢，秀色可愛，秀山其名，也許是風景秀美的來因。

在一個極長極高的山坡下，通過了一頂大鐵橋。橋下濁水奔騰，令人不敢窺視。過橋，一面是深壑，一面是懸崖萬丈，飛石流泉，驚心動魄。崖層疏鬆因雨而倒塌處，竟有數十丈，雨天車行其旁，也許會變成沙漠中的駱駝，說不定會被崖石埋葬。希望該路局速加改良，以策安全。

經妙泉鎮，略坐喘息，吃稀飯解渴。離鎮後，爬更險峻的坡，迂迴曲折，仰瞰蒼鷹盤旋，俯視溪水飛濺，高峯插天，山中沉靜如死，但聞躂躂的履聲。越雙江口，坡稍平，山間有帶條平原，開遍了鮮花，聞土人云：這就是嚴禁下的罌粟。我們想去折幾朵當標本。土人警告我們；看守的誤會政府人員來查禁，常有開槍而發生不幸的故事。』話尚未了，果聞槍聲，嚇得大家揑一把冷汗。走到龍潭車站，只見一個年青男子，倒臥在血泊裏，據說是綠

林中的好漢川東之匪禍，實在令人寒心。

天將拉上黑幕的時候，我們已在一家小客店裏打鋪蓋，煮晚飯了。大家慶幸着已越過這段匪患最熾的山道。緊張的心緒，好像鬆弛得多了。

龍潭是寓於酉陽縣管轄，為川省東南的第一大鎮。街長兩三里，人口稠密，商鋪整齊，省立龍潭中學設於鎮西，鎮東有一龍潭完全小學，學生六百餘人。教職員薪俸高級級任廿四元，低中級十八元。經費來源，全靠桐油捐維持。學生除書本外，少課餘活動，湘川一般小學都犯了這個缺陷。

『千重山，萬重山，』我們走的山道，遠看起來，好像架在天空一般。翻過兩個大嶺，又折入公路，問問土人，前面無鎮，於是決定住在公路旁邊的黃土堡。此地沒有旅店，也沒有飯店。於是借了農人的灶，埋鍋造飯，七八個伙伴，橫七豎八的鑽在稻草裏，馬馬虎虎的過了一夜。

由黃土堡北行，約半日，就到達酉陽城。

酉陽的城牆早已拆除了，住城中來燕居。可惜我們已不是春燕，而是涼秋塞外的孤雁呀！街道既狹窄，又骯髒，店鋪子也不整齊，遠不如龍潭熱鬧。城裏有一個簡師，學生二十九人，校門口掛着封建殘餘的虎頭牌『學校重地，閒人免進！』字樣。此外還有一個縣立城區小學，和民衆教育館。參觀之後，都表現着『窮，敗，落。』

在酉陽住了兩夜，本想坐車至黔江，只因沒有車輛，合伙兒商量之餘，決步行至龔灘坐船下涪陵。有人說：此路盜匪猖獗，山嶺險惡。有人說，目下正在剿匪，胆大冒險，可以無慮，倒嚇得大家『七張八嘴』莫衷一是。

當我們跨上征途的時候，有很多的保安隊，也開到龔灘那條路上去。『大家放心，政府已派隊伍護送我們了。』老張這樣的調笑。

在大霧迷漫的早晨，七八個伙伴在崎嶇光滑的石板道上蹦躂。

將到銅鼓潭的時候，滿峯滿壑，林木參天，除松杉銀杏，楓櫟外，還有許多不知名的喬木，均已成材，綠葉濃密，連陽光也晒不進去。穿過森林帶，就是銅鼓潭了。銅鼓潭是一個農民趕集的小鎮，荒涼到連吃餐飯也沒有的。幾家慘淡的小攤，顯得十分貧乏。街道上汚穢不堪！猪屎馬糞，臭氣四襲，令人坐下休息，吃了幾個糯米餅，就算當午餐了。

離鎮五六里，要爬過一個高山，土人叫岩門關，大家彎着背挺着腿，汗滴兒好像斷綫珠子，鼻子裏喘得呼呼作響。『行不得也哥哥！』一位同伴喊着。

前幾天所走的都是平坦的公路，今日的羊腸鳥道，確實令人寒心！

兩個女伴坐轎子代步，爬上陡險的坡，轎子倒掛，好像張飛賣肉。

在山腰裏，峯迴路轉，忽然遠遠的閃出一羣鳩形鵠面的傢伙來，大家嚇了一大跳。原

來是運鹽的伕子，他們背着一隻高高的竹簍，簍裏裝滿了石鹽，負着川湘鹽運上的重大任務。湘西鹽價昂貴，也是這個原因。

過了一座高山，又來一個險嶺，在嶺上俛視，只見一條黃色土道，橫貫蒼松翠柏間。深谷飛泉，驚心駭目，我們只是小心翼翼，渡過這險惡的山道。意想要是這等地方，如有強人攔刼，我們將會有怎樣的厄運呢？大家恐怖的逆料。

下坡行二十里，投宿在丁家灣，共計今日走了九十里的艱苦旅程。幸虧未遇強人，總算上上大吉了。

丁家灣是一個萬山叢中的鄉鎮。幾家小店鋪，貧乏得可憐，街道汚濁異臭。一大羣鎮民圍着我們幾個遠方來的旅客，搜索我們的服裝。幾個孩子，連褲子也破得不成樣子，老婦們的衣服，千孔百瘡，幾如『鶉衣百結』。湘西人民生活，已成人間地獄，不料川東之人民，更百倍艱苦於湘西啊！

晨雨過後，嶙峋不平的石板道上，步履頗難。有訓練的挑夫，登山涉水，雖負了很重的担子，健步疾走，然而一到烟癮纏繞時，眼淚鼻涕，無法維持。從酉陽至龔灘沿途茅棚裏，都有燕子窠，作爲過路轎伕挑伕們勞苦大衆吞雲吐霧的安樂處。牆上雖有皇皇的禁烟告示，可是在這些深山裏，只等於一紙具文耳。

在一個山坡上，開遍了桐花，眞值得旅客們的流連。如能在山裏養蜂，也是一本萬利的實業。走了六十里，爬上七里坡，鳥道如帶，繞過峯頂，遠望連峯接天，萬山環拱。低頭鳥瞰，黃水一流，奔入烏江。下坡更險惡，石板光滑，情緒緊張，只得步步爲營，步步小心，萬一失足，難免不粉身碎骨。千百個運鹽伕，自龔灘來，他們像驢馬般的馱着鹽塊，蠕蠕的在山道中爬行。

渡過一條激流的溪，就到龔灘了。

龔灘僻處在酉陽西陲，和貴州的后坪交界處，四面均係高峯際天，是婁山山脈和武陵山脈的尾閭。發源於黔省草海之烏江——一名黔江，又名涪陵江——入本省經龔灘，因礁灘過多，水勢如萬馬奔騰，奇離險絕。夜宿江聲樓，皓月當空，臨窗遠眺，只見兩岸懸崖萬丈，黝黯如巨神，中間奔出白練一匹，寬約十餘丈，急流激礁石，浪花四濺，眞是奇觀！

龔灘是酉陽的吞吐口：吸入日用洋貨等必需品，尤其是石鹽；運出去的，只有桐油牛皮和粮食。商業亦因之發達，運鹽伕和船戶，摩肩毗連，往來如織。街道很長，沿江依坡建築，遠瞰好像倒懸在峭壁上的黃蜂窠。

我們商請茶房，代我們找下水船，每人船費四元，供飯無菜。講妥之後，付了船錢，就將行李搬上貨船，當夜就住在船上。

一早船上忙着裝貨。約摸七點鐘光景，一大羣大烟鬼——水手——呼吆喝唱的上船了。解了船纜，十幾個纏白布包頭的水手，一齊推起槳來；另有一人，站在船棚上，操縱

着一支長長的前櫓。船尾沒有舵，也有一支長木條，代替着舵的功用。船在激流裏，順着烏江之水，向西北行了。

船上生活，畢竟沒有走着散心，坐看兩岸削壁，傾聽波濤澎湃，驚心駭目！意想萬一船身觸礁，全船三十多條性命，將一一飽魚鼈了。水急船輕，行走如飛，可是心弦的緊張始終不會釋然。

在天色黯灰的時候，忽然船夫一陣叫囂，知爲水勢過急，船身不易控制，一支後櫓，觸礁損壞；又聞兩岸有槍聲，幾粒紅燈，隱約在林壑中。大家以爲將遭不測，只嚇得面如土色，沉寂不作聲，靜聽江流汩汩，櫓聲款乃而已。『彭水到了，靠岸！』一個船夫大叫。我們聽見到了彭水，又驚又喜的是三百里水程在十二小時可達。『輕舟已過萬重山。』老張快活得哼起李白的唐詩來了。

彭水自川湘公路通車後，水陸交通都極便利，與黔江龔灘好像三隻香爐脚。這次我們走水路，三天就到了，倘使坐車，或走公路，那到達日期，簡直無從捉摸了。彭水城小得可憐，路比龔灘摩登些。城裏有兩個縣立小學，有一個剛闢的小公園，還有一個新建設的民教館。因爲通了公路的關係，時代的浪潮，已在給彭水澈頭澈尾的洗禮了。

買得半簍櫻桃，紅如瑪瑙，攜歸舟中，共伙伴們大嚼，夜宿城邊舟次。

黎明時，就解纜開船。河面比昨日寬了不少，水勢仍很急；船比昨天更快，自彭水到江口鎮共一百八十里，在午時已駛到了。因風雨過急，暫時停泊休息，傍晚宿巷口鎮。

巷口鎮建築在山麓上，街市雖不大，但還整齊。在細雨濛濛中，作一個簡單的巡禮。在停船的時候，因灘水過急，損壞一枝大櫓，船客們要求連夜修理，免得延誤時日。

今日逆風順水，速率稍減。行至羊角灘，船上以逆風湍激，推諉不能前進。

船伕云：烏江有八個急水灘，七個已安穩的渡過，這最後的羊角灘，是七個急水灘中頂危險的一個；船隻往往翻身，實在有些担心。風小了，繼續前進，全船旅客，一齊上岸，減輕船身重量，儘讓着船夫們駛過危險的水灘。

我們上了岸，只見兩岸山峯峙立，江身拐個大灣，灣裏礁石棋佈，中間怒放着一般巨浪，奔騰着，狂吼着，有的迴旋着，打圈，有的飛濺着水沫。灘長七里，故又名七里灘。看着那隻船，抖擻着精神，好像飛箭般的穿過礁石，蜿蜒曲折，順流而下，船身搖曳，震蕩，令人胆寒！一眨眼，七里路的急水灘，已安然渡過了，我們在山脚上亂石中爬行，攀崖扶壁，奇絕險絕。幾個女船客累得叫苦連天。

登船後，經煤炭場，仍在深山峽谷中進行，不過水勢已平，河面更闊，在月縣東山時光，我們已安抵涪陵城下了。

涪陵位在烏江注入長江的口上，是酉陽，秀山及貴州東北幾縣貨物的集散地。最多

的出口貨就是桐油，牛皮，五倍子。上流下水的船戶，都在這兒做買賣，所以商業很盛。水泥的市街，光亮的電燈，大規模的商店，她已化裝成一個摩登的鄉姑了。

此地設有民生公司的輪船局，詢問之餘，知明天六時，就有輪船開出。連夜將行李搬在躉船上，因床鋪不清潔，坦克車橫行無忌——臭虫。夜將半，忽聞淒惋的警報聲大作，上岸躲避，繁星在天空眨着眼睛，似乎在痛恨着。

連夢也沒有做到，今生今日，會長途跋涉到重慶來。

君如愛讀旅行雜誌
請勿自私
請介紹給你的友人

（註冊商標）

囝象圖　觀龍圖　松鶴鹿　龍爵圖　象球圖

（本廠出品）

絨布　蔴紗　府綢　醒民呢　軍力綢　舞豔呢　生存呢　方新格　新星格　條花呢　衣袍呢　元線呢　直貢呢

花色繁多　不克細載

大豐恆機器染織廠

國貨界權威大豐恆染織廠，其工場向設於京滬路之南翔鎮，不幸八一三戰事爆發，該廠首當其衝，乃不得不暫告停頓，後經各方敦促，該廠遂再接再厲，覓妥上海膠州路基地，重建新廠，恢復生產。又為酬答愛護該廠之新老主顧起見，所有出品，均力求精進，而售價則盡量降低，以增進該廠以往之榮譽。至於各種出品之商標，則仍用松鶴鹿，觀龍圖，龍爵圖，囝象圖，及象球圖，因上列商標，不僅均經註冊，且已家喻曉，婦孺皆知矣，

總廠　上海膠州路九五五七號
發行所　上海寧波路四二九號
電話　（廠）三八一〇六　（所）九一七四五

筑滇行程

林冰

行前的閒話

現今的交通，進步得實在不能算小了，驛道改成公路，雖還不能稱之爲網，也陸續的完成了許多幹綫，交通工具由用人力的轎子一躍而改用機器的汽車，汽車可以在公路上暢行，瞬息數十里。

西南公路運輸管理局——自去年八月起改組，稱爲交通部川桂公路運輸局，專司川黔湘桂間的貨運客運事宜；另成立一川滇公路運輸局司四川雲南間運輸事宜；其餘如修橋補路收捐等事，則由西南公路管理處去做。的客車每天在每段路上都有一輛或一輛以上在行駛着，雖然最多不過可容四十位客人，想乘車而先行登記者以千百計。只要你有耐心多等些時日，總有一天，有你的份兒的。

記得前年有一個時期——大概是在七八月間，從長沙要乘汽車來貴陽的人，先在車站登記，要一個月以外才輪着。若是用轎子分段前進，大概也不出兩個足月可以到貴陽，但是沒有人這樣去做，他們總是老等。坐汽車無論是怎樣的停滯，比轎子要爽快得多，少吃不少辛苦。

本巳——貴州話我之自稱也——是在下江立不住脚的一個，輾轉來到貴陽已經一年多了。因爲職業的關係也走到過了西南諸省的大城鎮，只有久慕大名的雲南府，還沒有見過，最近才得着一個機會，需要去昆明一趟。

去雲南唯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坐公共汽車，有川桂公路運輸局——此段本應爲川滇公路運輸局車輛行駛之支綫，奈以川滇本身尚未通車，暫由川桂車輛行駛——之直達專車。客車可以直達，運貨的卡車在前面也有兩個位置可坐，一樣的直達。還有貴州省公路局的客車貨車開到貴州省邊境，再改乘雲南省公路局開昆明的客車或貨車。或是先與商車的車主商妥了，搭他們的便車，不過要在川桂公路局買一張車票，有賬他們自會去算，坐車的只管坐車，一樣的可以到達。這都是正式方法，可以堂而皇之一路順風的到昆明，敢保通行無阻，毫無糾葛。

託了熟人，弄得了一張川桂公路運輸局的客車的客票，其價爲卅三元一角——自去年九月十六日起又增加四成。因爲是短期旅行，未曾多帶行李，故無扣行李票之麻煩，只於前一晚整理了一個手提小皮箱，足供二星期之用的幾件換洗襯衫褲，隨身帶着，準備翌日登車西行。

貴陽到昆明，共六百六十二公里，照路局

規定的章程走三天，指定黃菓樹鎮，盤縣，曲靖爲餐站，各進午飯一次，安南平彝爲宿站，各住一夜。固然有許多客車是能按步就班，不能照樣而成例外的亦復不少。路面壞，易拋錨，行程無法預計，有人說旅行的預算不好做，絲毫不錯。

老規矩動身的那天，起了一個大早，六時半就到了車站，找到了當天開昆明的車號，安放了手提箱，在車站裏看了一遍，屋裏擠滿了人，排成了一字長蛇陣的鋪蓋箱籠，在等着依次扣行李票，不是從前亂哄哄，你擠我軋，惟恐落後的情形了，七時一刻已經來查票。果然等查票不久之後，就開車了。記憶所及，有幾次乘車他去，開車都很遲，而且臨開車時發見鋼板是斷的，水箱油箱是漏的，修到九點十點能否開出誰也不敢保證，現在的開車時間較準，算是進步了。

出了車站，離了貴陽城，在七公里處的三橋汽車檢查所停車受檢查，不數分鐘事畢前進。

看見的第一個縣城是清鎮，是去畢節的清畢公路的起站，我們去昆明的車子沒有進城，只在城外的公路上經過。

安順縣實不算小，道路寬闊，市容整齊熱鬧，爲本省境內不可多得的大城，據云爲昔日特貨大市場之一，富翁頗多。故至今仍甚繁華，電影院。京戲館，大旅社，小客棧，大飯莊，小吃店，以及中西百貨鐘表眼鏡等商號一應俱全，無不齊備。

平壩爲一普通小縣。鎮甯亦如此，其產波波糖一種，暢銷於本省各縣，如吃慣了或是吃膩了巧克力的先生女士們，偶然嚐嚐還可以，其味不過如此，與下江的蘇糖相似。

城外有一大山洞名「火牛洞」，甚爲雄偉——已有劉君述康爲記，登載本雜誌。成名不久，又作禁地。未曾廣爲大衆遊，復經謝絕參觀了。以此未能一遊，殊爲悵悵。

黃菓樹瀑布

吃飯本來是在安順的，後以地位不適當，時間不能合適，乃改在黃菓樹鎮。鎮雖小而有一大瀑布，高寬均在十丈以外，拍在照片上的久已欣賞過了，筆記上的記載也拜讀過了，此次因路過此佳景，能一覩其芳澤，頗爲難得也。中國旅行社在此設有食堂，擬於進餐後親爲一訪，豈知推開食堂之後窗一望，匹練銀絲，懸掛在眼前，勢如萬馬奔騰，聲如雷鳴，既有清潔可口之菜肴，又可欣賞此美景，令人心曠神怡，爲人造福不淺也。現在春夏水小，已分成數條，一俟秋後，雨水增多，則連成一片，更顯其偉大與雄壯矣。

飯後登車前進，地勢已漸崎嶇，路而亦不甚平，顛簸更烈，當此之時，前鋼板折斷了，落地丁當有聲，清脆悅耳，立刻宣告拋錨矣，在此前無村莊，後無市鎮的山上，不走是不行，只有勉力前進，反而可以慢慢的領略山景。

霸陵橋跨在一河兩岸，兩岸的山並不十分高，形勢非常之險要，爲了要給此橋渡此

河，在兩邊的山路上忽南忽北的轉了四五次，約近廿公里，歷數小時之久。

夜宿永甯州

牛行般的到永甯已經是下午五時半了，天快要黑下來，到安南還得數十公里，司機的不肯趕了，一定要住此，客人們不過他完全聽他的指揮，準備在此度夜。

下得車來，大半的小旅館已經是客滿了，還有更小更髒的一二家未曾有人光降，好在我們這輛車到了十九客，將不滿地方都塡得滿滿的。一天了顛下來，頭痛欲裂，闖進一家旅館，晚飯也不曾想到要吃，格外多要了一床被，要想得着一個好的睡眠。

等睡下去之後，發覺被實在太短了，並不怎樣寬暖，和兩肩，就冷了一雙脚，等脚才有些熱氣，兩肩又覺着寒風刺骨，翻不得身，一動就冷，反正連加被不過四角錢，便宜得很。

好容易才度過此夜。

本來，永甯既非指定的餐站，更非宿站，連個代辦站也沒有份兒，照規距是不停的，因爲車壞，天黑，不能前進，才在此權住一宵，此地無處修理，要得修好還得走到安南，或是要安南來救濟。

清晨起即開車準備早些到安南去修，五十多公里，走了六小時才到，客人們到站下車吃午飯，車子由司機送進修理所。

安南招待所

安南招待所在車站內，因爲進膳之故便中參觀一下，樓下有餐廳一大間，同時開一車子客人的飯，尚可容得下。前後上下有近廿間客房，設備比較簡單，佈置却井井有條，床用棕棚，配以棉褥白單，被蓋的棉被都用了白布罩子，清潔可愛，想像之中，一定可以使客人得着一個很好的休息，我們趕晚了一步，就步步遲了，人家已經睡過走了，我們才在此吃飯，沒有充分的利用這良好的設施，頗爲可惜。

下午二時半，司機將車開來，口稱：「車子修好了，大家上車！」於是登車前進，這樣晚才開車，一定趕不到第二個宿站——平彝。今晚又不知在什麼地方呢！

出安南不數公里，到了久享大名的廿四道拐——拐者灣也，今不言灣而言拐，是本地人之土話也。每個拐都是連接的，才過了這一拐，那拐又現在車前，再拐一拐，如此者廿四次。司機若有不愼，很容易越級而下。很多司機在路面很狹的轉拐的地方，把車子倒來倒去，實在有些危險。當時的情形看起來，下山倒來倒去還尤可，雖是有深谷臨前，可容易看到，立刻剎車尚爲未晚。若是上山的時候，在轉拐的地方要倒來倒去，非常之危險，稍一失察，那就不由自主，一直要退到將才上山的地方，一定不是四輪向下，平平穩穩的，而是用滾的姿勢，四輪有時向下，有時也[illegible]四輪朝天，那種情景，就不堪設想了。客車的司機比較都高明些，我們的也不例外，小心翼翼的開行，我們也就安然度過。

「盤江鐵索橋，」在橋塊的山崖上有這樣五個大字，大概是因爲盤江的水流太急，打樁不易，撐力無處使，則非用拉力不可。經一再的翻造，已經不用昔日所稱爲的鐵索了，較前更爲堅固耐用，載重亦因之而增加，在這荒山僻壤之中，有這樣的一座橋來點綴，美麗而又雄壯。

行行重行行，到了盤縣，盤縣是貴州省與雲南省交界處貴州方面的一個大縣。開車旣遲，行車又慢，到此已將天黑，還要在統稅分局前盤問一番。靠車站附近的幾家小旅館，已都客滿了。一車的男女老少，提箱帶包袱的上城去各找各人的住所。

在一家比較最近車站的一家旅館的擱樓上還有幾個鋪，樓梯不成爲樓梯，要上樓或下去，非要用兩手幫助不可。地板裂開很大的縫，好像裝有彈橫，輾得搖搖欲墜。萬一有一家製電影廠要拍「鐘樓怪人」之類的恐怖影片時，可以利用這現成的東西，省去一筆佈景費。若不是有幾位同來住，一個單身人大概是不敢問津，有些膽戰心驚。

照他們的習慣——因未見明文規定，只得稱之爲習慣——每人一鋪，鋪上有與永甯的旅館設備一樣的一條四季常備的草蓆，無人到之後，才拿出一條被來，這是應得的，在宿費四角之內。蓆是一樣的破草蓆，被是一樣的臭棉被，却要貴一角大洋。想要補昨晚的睡眠不足，圖舒服些，破鈔了一多角，租了一條被。

外加來的這一條被還不差，味兒也不大，棉花也不如鐵板。今天總可以睡一個適意了。一夕又是數驚，驚的是老鼠們在打架，玩到我的頭上來了，不勝其煩擾，難以安眠。

這一些旅館的老板們，大概是做夢也沒有想到，幹這供給馬伕住的苦買賣的，也有今朝發達的一日，成爲旅館飯店，天天是客滿。晚些到的人，都以找不到旅館弄不到一只鋪爲愁，說幾句中聽的話，若是聽到回一個「有」字，再也不肯走了，只要有一個容身之地就行，還管他乾淨，論什麼衞生。

六時起身，叫了幾十聲「茶房」「么事，」等了半天，才有人送來一盆水，原來是生意太興隆了，應接不暇，還未曾輪到擱樓上的客人。好容易才接二連三的來了幾盆水，原來樓下的人已經是走光了，乃草草了事，去站等開車。

馬達踏不出，推又推不動，用另外的一輛來頂，頂了近四十米才出來了，已經費了一小時強，大家一窩蜂的上了車。

行不及數十公里，前鋼板又折斷了，不知是在安南修過的一塊呢？還是另外沒有修過的一塊，速度又減下來，又是天雨，不然還可以趕一程，到昆明住夜，少吃一夜的苦。

平彝與曲靖

平彝有一個小型修理所，折下來整了一整，大概要費二小時以上，於是去城內中國旅行社特約招待所平彝大旅社吃午飯，並

三七—二〇六

想在大街上看一個大概。

山城的平彝縣，已大非昔日之平彝可比了，人口增加了不少，飯店旅館是新興事業之一種，開的相當的多，你學我樣，我效他法，競爭得頗烈。又是公路局昆筑間指定的宿站，可稱爲交通要道，尤其是每天下午客車貨車公車商車載來的過路客，與夫翌日早晨走去的，走馬燈一般，來來往往，熙熙攘攘，鬧得烟霧瘴氣，十足表現出一個活躍而又年青的平彝。

市面雖然是熱鬧了，可是不平的街道始終沒有弄平，除了有上坡下坡很大的斜坡外，路面的石頭也是七高八低，使走路人的脚心硬得慌。

唯一的好處是地勢高，拔海近二千餘公尺，故夏不奇熱；用不着夏布紡綢，爲避暑勝地，但交通不便，運輸工具太少，物質的享受可算沒有，有錢花不掉，保持着樸素的風氣。

再翻山越嶺，十公里到曲靖，那時正是三時半，司機的再也不願走了，一百四十公里的平路，三小路一定可以到，但是這位司機無論如何是打定主意不妥協，人都疑惑他在曲靖有什麼祕密約他，只是說：「快些找房間去吧！晚了沒有地方住。」客人們只有唯命是聽，想走也開不成，無可奈何，只得又受奔波覓宿之苦了。

城外車站附近唯一的旅館，是已告客滿了，不允收容，乃向城內發展。

早就聽說曲靖是個大城，可與貴州之遵義安順相埒，今得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店肆林立，人烟稠密。

土產韮菜花遐邇馳名，過往客商，無不買些作餽贈之用，其原料爲切成寸許長之韮菜花，加以葡萄絲，再拌以紅辣角，既香而且辣，頗爲可口。裝以土罐，外貌不甚美觀，不能引人。

這裏的旅館，比盤縣更要貴一角，每鋪五角，加掛了一頂帳子，雖然多了一層透不出臭氣的東西。想睡就要加被，加被分兩種：清潔者爲大洋二角，普通者一角。私心竊想只住一夜，能省一角就少花一角吧！要了一條普通的。拿來一看，青布裹面，若是洗得干淨倒也罷了，可是裏外都有些不知是什麼東西，有奇味，究不忍心將此身。放進這被窩裏去，於是改要一條清潔的。傳令下去，不多一刻，將清潔的換來。所謂清潔的也者，不過是白布面裏看上去那顏色，恐怕自做成被以來，就沒有拆下來洗過，已由灰轉黑矣，亦不敢去聞也。

困倦之至，只得睡將下去。說不出的一種味兒，一陣陣鑽進鼻孔裏來，欲嘔又嘔不出，想不呼吸又悶得慌，見了熱氣的白虱又在大肆活動了，送上來的點心，那有不吃之理。於是我的兩手來不及抓癢了，裏外夾攻，頗爲難受，要想坐以待旦，冷板櫈實在不是滋味。在此無可奈何之下，只有勉強打個盹兒。

好容易天才亮了，起床洗臉上車站。時間

太早了，司機還沒有來，你急他不急。在路旁的小攤上二角大洋買了四只煑雞蛋吃下，算作早點，借此消磨些時光。

司機經三請四邀之後，才姍姍的來了，等馬達推出來又花了不少的時候。

這一百多公里的平坦大道，可是行駛甚慢，每小時走不足卅公里，反正今天可到，小心點好，免得車子再拋錨，故大家也不十分着急。

下午三時許，抵昆明車站。三日路四日完成。

「七塊錢」

下得車來，就叫黃包車拉到××路，車夫開口就說：「七塊錢一張，」我早就打聽過的，這一段路至多不過兩塊錢，同時也知道這「塊錢」是指老滇票而言，不是法幣。老滇票一元合中央幣一角大洋，早就胸有成竹，不然要吃他一嚇。他聽得我還價合理，稱車子輛數用「張，」以爲我不是新來的，也就叫我坐了。會見了朋友，有了住的地方。

在現在的公路旅行，已經不苦了，不過一路上風大灰塵重，一天下來，眉髮皆。黃又一陣陣出汗，無從洗澡，至多是洗澡洗脚，身上頗不是滋味。旅館不乾淨，白虱又爬上身沒有工夫去捉。所以一到了之後，立刻去找理髮店理髮，洗澡之後，在浴堂裏捉白虱。

香港導游
不日出版
內容詳盡
切合實用
旅客必備

鄉居雜詠

徐東藩

戊寅避亂回里伏龍廟口占（伏龍廟在金華西南長山相傳爲東漢吳廣平候漢降靈之地）

廟前曠野綠無垠，迎面芙峯拱北辰。，此地幸無烽火警，雲臺高聳護長春。

秋日遊九峯巖（湯溪縣南十里有九峯山巖洞玲瓏嶙峋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漢龍丘萇隱居於此南齊徐伯珍移居之伯珍裔安貞讀書洞中有安正書堂）

尋幽偶訪龍丘蹟，策杖來登安正堂。千載名賢人已往，九峯永峙碧雲鄉。

永康桃谿春曉

桃谿蜒蜿繞城行，兩岸垂楊競報春。勝蹟幸留名句在，（谿邊浮花亭有桐城吳廷康撰「潭水浪輕魚讀月桃花風暖鳥言春」楹聯於清光緒十年損毀由雲間楊永青重刊並書）青山遙映碧潭深。

感昔（民二於役浙省議會今復奉命籌備省臨時參議會事前後忽忽將近三十年人事滄桑不勝今昔之感）

廿七年前氣運新，羣英輻輳武林城。，而今國破山河裂，勉效馳驅垂老身。

香港遊山

——旅港雜感之一——

屠仰慈

香港，這恰像個專向過路人賣俏的女子的地方，流浪天涯的人們來到她的跟前，沒有一個不給她那種秀麗悅目的外表引得神往的。而香港的最足誘人處，除了碧藍的大海，便是起伏綿亙的山嶺了。

山海，以及一切比它們更奇麗，更雄偉的大自然的景物，在我們的國土上原本算不得什麼珍奇。無論在塞北，在江南，以至於在西北西南和其他那些未經開闢的地方，多的就是那些舉世無匹的名勝和奇跡，如果拿香港這點小山淺海來相比較，不但小巫見大巫，而且也值不得任何人的重視。然而，正因爲香港有着她那一副誘人的外貌，於是初到香港或者路過香港的人，便不由自主地給她這襲淺薄的外衣和那種嬌柔造作的化裝所迷惑。——誰過香港能夠不貪婪跑上山去玩一下呢？除非他眞有千萬不能上山去走一趟的理由。

在香港住了一年多，每逢朋友路過，陪着玩山差不多是一件不會錯落的例行公事；這對於我實在是宗有口難訴的苦事。但是，朋友們到了香港，我又必定慫恿他們去玩山，（他們自然也都樂於接受）這種矛盾的發生便有那麼一個原因：因爲我想，與其上戲院，進酒樓，坐茶室去消磨寶貴的時光，還不如上山去看看英國人在香港山地的建設的成績，對於我們這些正在苦難中掙扎，將來還有更巨大的重任的中國人，也許正是一種事實的教訓，眼前的榜樣。

陪朋友玩山，似乎也有固定的路徑，那便是先坐山頂纜車到山頂，再從山頂車站出來，向右拐灣走上那條有一大半懸空架築在山巒削壁上的蜿蜒曲折的盧吉道，依着那條路一直盤向後山，仍舊囘到原處，再坐山頂纜車囘下來；或者從山頂車站出來跑向山頂道，一直走上那香港的最高峯——維多利亞峯——然後循原路囘下來。這麼一段簡單的路程說起來似乎興味索然，可是對於一個初到香港的人，却必定大感興趣，左顧右盼地欣賞着遠近上下的一切所逗起的游興，縱然比不上遨遊國內名山大川那麼濃厚，但對於種種新奇的設施，必定能夠引爲快事。只是對於一個有時候一個月內也許要遊玩上一兩次的人，就不免覺得單調平凡，而且痛苦了。

誠然，香港的山頂纜車，在遠東是唯一動人的物質文明的交通工具，對於一個並未到過香港的人，就無法使他瞭解那輛車子爬

三七—二一一

上山去到底是怎麼一種情景；再等到一個人身歷其境看見了這樣善於爬山的「怪物」全靠一條長得無比的鐵絲索把兩輛裝璜得十分精美的車子靠着電力的拖曳一上一下地動起來，拐灣處鐵索離開路軌上那些小轉軸有一二尺高，好像一下子就會震斷，使車子連人墮入筆削的深谷，可是實際上又平穩迅速地上下前進着，從來不會出過什麼亂子，就能使每一個游客都「嘆爲觀止。」而山頂那條依着挺拔的山峯，深遠的絕壁，突出的怪石，灣灣曲曲伸展出去的平坦光滑的柏油路，有幾處地方因爲山勢太削的關係，祇好把路面托在幾支水泥鋼骨的大柱上，從這個絕壁跨到那個絕壁，在國內各名山大川間自然也絕不容易多睹，並使走在路上的人深切地體味到近代工業文明對於人類有如何巨大的恩澤，和人類戰勝自然需要用多大的心機與毅力，也不由得暗裏咋舌！同時踏在這條工程堅巨的山路上張開眼來是滿山遍谷的林木和花草，無論冬夏都競吐着鮮麗和芬芳，也能使遊人深深地感覺到當局者平日對於山上花木保護修葺的周到。至於展開在你眼前的那一幅遠景，倘然是一個晴和的日子你可以遠望着九龍半島的羣山沐浴在嬌健的太陽下，香港島羣飄浮在閃光的大海中，九龍灣裏如蟻的船隻和山脚下擁擠的房屋；倘然是陰霾的日子，一朵朵白雲在你的頭上或脚下輕輕飄過，有時候簡直你的身子就被包裹在雲層裏，遠山遠樹，都披上一層迷茫的煙紗，那處境的變幻簡直令人難測。原來是一座孤懸海中砂石堆壘的荒島，在大英帝國的支配下竟會變成這麼一個「人間」的「仙境，」游客們至此，無論是否存着偏見也不能不讚佩撒克遜民族努力於創造自己幸福的毅力了！於是你又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像香港這麼一小塊國土，一個島嶼，在我們整個國家身上正是九牛之一毛，人家在一根牛毛上可以開闢如此誘人的「仙鄉，」我們在牛身上還不好建設理想的「天國？」於是你又能深切地感覺到國土的可愛和近代國家建設的好處，你也可以從此心嚮往之，並且知道應該怎樣去爲建設新的國家和新的民族了。

在盧吉道（山頂道也一樣）上除開有幾條椅子可供遊人的憩息之外，便沒有一個公共場所給你口渴了去喝一盅清茶。雖然山頂上並非沒有人家，那高大的洋樓一座座矗立在雲際，自來水管灣灣曲曲盤踞在山坡牆跟上，就是一片草地，一叢野花，也有福份享受從自來水管裏噴出來的滴滴清泉，使渴了的游客們見了不勝慚慕，不由得興起「人不如草」的喟嘆。於是初來香港的朋友們就不免要問「這麼好的地方，爲什麼不見一家茶室呢？」或者渴得發急時不禁說「我們能不能找一份人家去討點水渴，或者化錢買碗茶？」碰到這種場合，我就加以解釋道：「這是香港規律

如此，也無法可想呀！」

這樣，在兩三小時之內，我們可以飽覽了香港著名的維多利亞峯上的種種美景和勝色，看清楚了別人對於這座荒山上縱然是一塊無用的頑石，一株纖瘦的野樹的利用和愛護，也可以看清楚別人家縱然對於一條絕不重要的滴水的溝渠建築得如何精細和合乎科學與實用，從那上面，我們更可以看出別人家建設國家的眞精神，這都値得我們去認眞學習的！——於是在歸途上，大家固不免發生無限的痛苦與感嘆，但這對於遊山的朋友該如何珍貴呢！

自然，在香港遊山並不祇有這些。實際上，港九兩地不知道還有多少高大的雄偉的，可愛的山峯，或者隱藏在綿亙起伏的山叢中，或者屹然孤立在鱗波片片的海灣前，像九龍著名的大帽山，青山和香港的淺水灣，石澳之類。大帽山的雄偉崎嶇，確實不可多得，去遊山的人們實際上需要用手爬，在亂石荒草危岩間，一步一步爬上去，胆小的，爬不到半山一定退下來；但假使你有爬上絕頂的毅力，自然你那時候爬得氣喘汗流，皮開血出，甚至連衣褲都給荊棘劃破，但你所體味到的爬山的滋味，以及站在拔海幾千尺的高處俯瞰那圍繞在你山脚下的羣山大海和島嶼，那種瞭然於宇宙的偉大和胸襟寬闊的感覺，決不是一個祇爬到半山就畏難而退的人所能明白想像於萬一的。而青山的秀麗不亞於江南的西湖，淺水灣的鮮麗柔和宛如一幅色彩未乾名畫，石澳的怪石波濤也配得上稱爲大觀。其次，在香港筲箕灣，銅鑼灣，香港仔和九龍各到各處的山叢中，那裏面除開四通八達的汽車路，工程浩大的蓄水塘（香港自來水的蓄水池都建築在山嶼裏）告訴你許多人力勝天的「奇蹟」之外，假使你去開大路走向山嶼去，展開在你眼前的便是另一幅截然不同的背景，在羣山包圍中，你可以看到香港的處女地——那些並沒有改變九十多年前舊觀的荒山和深谷。

在那裏，帶一樣的小道糾纏着山峯和山谷，嘀嘀的蟲聲和吱吱的鳥聲配着亂石叢中的流泉聲，唱成一曲細碎和諧的自然之美樂。兩三個樵夫偶爾在山邊出沒，他們的沉默和悠閒，有如畫上的人物，混亂的世界給周圍的山巒完全隔絕了，這裏有的只是甯靜，畫一樣的甯靜，睡一樣的甯靜。於是你可以絕無拘束地引吭高歌，你也可以脫下衣服來到荷溪裏去洗濯一下身心的塵穢，你可以盡情享受自然，自然也在盡情地愛撫着你。而且，你還可以走過許多從懸崖危石下穿過的荒蕪古道，跨越曲折傾瀉的廣闊的溪流，並且你還能看見許多見所未見的熱帶羊齒類植物，那光景會使你記起印在韋爾斯世界史綱上那些古代生物的圖片。這是香港的眞面目，這也就是我們故土的原形，只是，這些地方除開青山，石澳，

和淺水灣，香港仔可以利用汽車大帽山和其他那許多不知名的山嶺，如果你沒有充分的時間和不熟識方向和路徑，很容易失掉回來的道路，所以這些地方並不適宜於一個路過香港或初到香港的人去留意賞玩，而且也不能代表現代的香港。

中國旅行社招待員特點

手續熟練　服務週到
忠實可靠　誠懇耐勞
不憚繁瑣　答覆詳明

廣東銀行

（香港政府註册）

資本實收港幣七百四十三萬餘元

總行：香港德輔道中六號

電報掛號四八六一

分行：上海　漢口　廣州　澳門
台山　暹羅　舊金山

香港永安銀行有限公司

專營

來往　儲蓄　匯兌　信託
押匯　按揭及銀行一切業務

設備新式鋼製藏寶箱備客租賃

特號箱：每年租值三十五元
大號箱：每年租值一十五元
中號箱：每年租值一十元
細號箱：每年租值五元

地址：香港德輔道中二十六號
九龍支行彌敦道三百六十一號

三七—二一四

滑鐵盧弔古

馮朱棣

讀西洋史滑鐵盧之戰，想拿翁以不世之雄，叱咤風雲，頓成孤島羈囚，輒爲之掩卷太息也。戰場在比利時京城不魯捨爾 Bruxelles 南。余旅比日久，時擬一遊，以自不魯日 Bruges 返里愛日 Liege 之便，由比友 Pirard 導往焉。

由河渠洄繞，街市清幽之不魯日駕車，繞道而西，至俄斯坦得 Ostende，爲歐洲著名之海水浴場，比國沿海要港也。與對岸英國之杜佛 Dover 有定期船來往。驅車至療養院前稍憩，面臨北海，水天一碧，時海潮正落，平沙無垠，隄岸坦直，整潔異常。沿隄抵密特爾凱爾凱 Middelkerke，亦爲海水浴場，歐戰時市屋全燬，現有市街係戰後新建。自此折向南行，以達狄斯蒙台 Dixmude。歐戰時比軍德軍隔河對壘處也。比軍戰壕沿依塞爾 Yser 河，用洋灰包堆成，中通輕便鐵軌，據此抗敵多年 (1914/18)，名曰死壕 Boyau de la Mort。戰後保存舊觀，供人觀覽，四周欄以鐵絲，建小屋售門票，遊資二法郎。壕中舊械已成廢鐵，蔓草荒煙，淒涼殊甚。出壕東駛經洛來 Roulers 與特那爾特 Audenarde，均比國紡布業中心也。越哈爾 Hal，將抵滑鐵盧 Waterloo，則曩在外國史地書籍習見之獅山，已巍然在望。

滑鐵盧爲不魯捨爾南部村落，有人口五千餘。自市中心出發，除公路外，有鐵路及輕便鐵路。一自路貝廣場 Place Rouppe 乘輕



滑鐵盧獅山

便鐵路至戈登 Gordon 紀念像，歷時一小時一刻。一自米第車站 Gare du Midi 至勃來納拉朗 Braine-l'Allend，計程十九公

里，歷時四十分鐘，由此再乘電車十分鐘抵獅山。

獅山 Butte du Lion 爲遊覽中心，作金字塔形，高六十公尺，一八二三年荷政府就王子奧良 Oranien 遇害處，用人工堆築此山。（一八三〇年十月四日荷比分離，故此山現在比境。）山巔踞鐵獅，遙對巴黎，由平地達山巔，凡二百餘級。鐵獅周圍圍以鐵欄，可倚欄遠眺。山之四周爲平原，多牧場及葡萄園，芳草萋萋，白羊點點，依現況而論，謂爲百餘年前之大戰場，其誰信之。


狄斯蒙台戰壕中

西歷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日拿破崙一世自厄爾巴 Elba 島逃回法國，重握政權，長驅入荷，英德荷同盟軍與之對抗於滑鐵盧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將惠林吞 Wellington 當其前鋒，德將勃里欽 Bluecher 襲其側面，大破法軍，拿破崙被俘，重被流放於聖赫倫所 St. Helena 島。（一八二一年卒於此島，遺骸於一八四〇年遷巴黎之音伐里屯教堂 Invalidendom，余旅巴黎時，曾往此教堂之地窖，參觀拿破崙之紫色巨大石棺。）當時同盟軍設總司令部於滑鐵盧教堂對面之小屋中，故世稱爲滑鐵盧之戰，實則主力戰地在滑鐵盧以北五公里處。拿破崙設大本營於倍來阿里昂斯 Belle-Alliance 小旅舍中，故又稱此役爲倍來阿里昂斯之戰。又拿破崙於三月二十日自厄爾巴島逃回，至六月二十八日重被放逐，爲時百日，故又稱百日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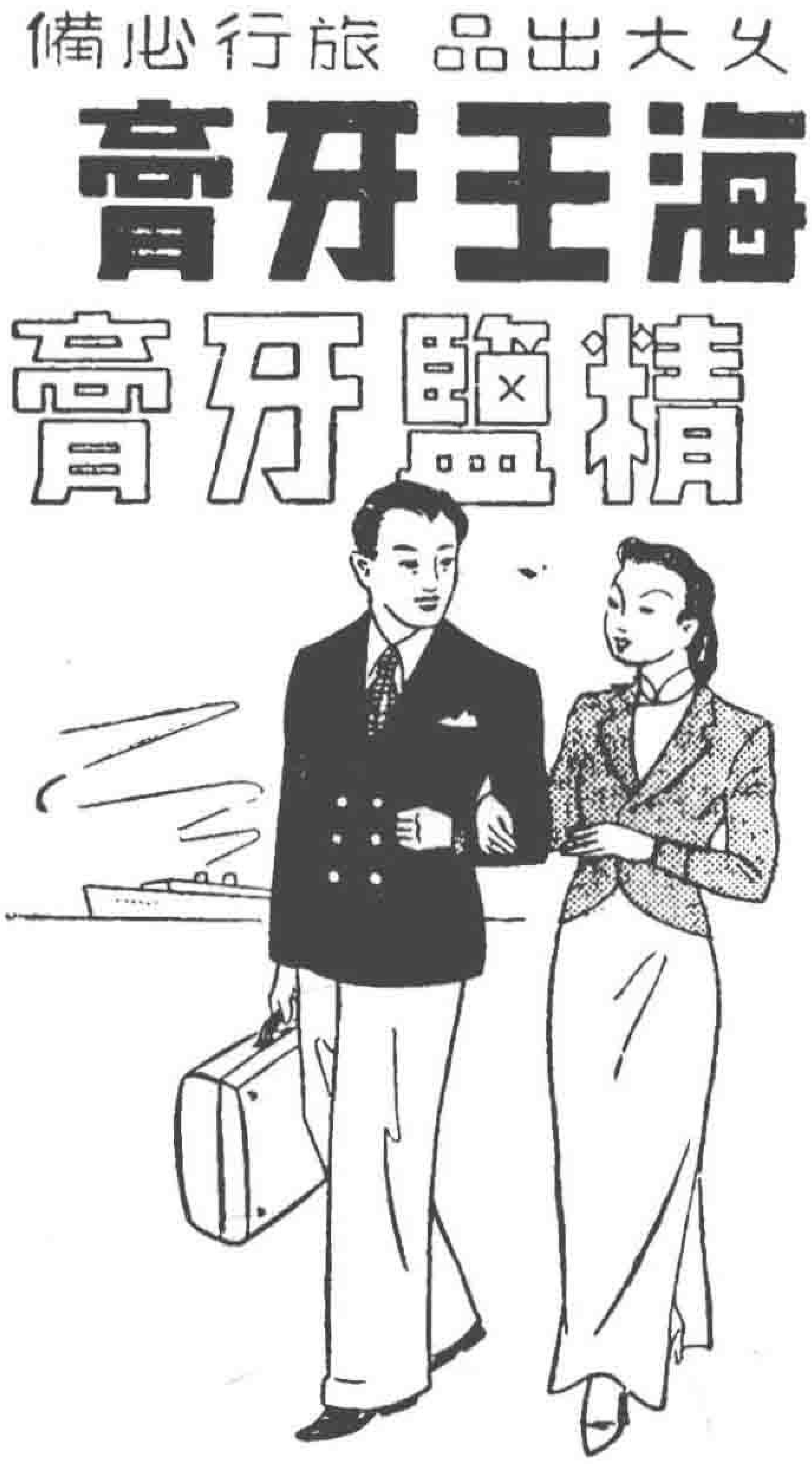
余踞獅旁石上小坐，放眼四顧，昔日兩軍之總部，均隱約在望。獅山旁有小路，通愛聖脫 La Haie-Sainte 爲昔日英軍陣地，現建戈登中校戰死紀念像於此。倍來阿里昂斯附近有法軍陣亡紀念碑，稍北有普軍紀念碑。附近之哥芒 Coumont，爲當日血戰處。舉凡

往日戰跡，均在指顧間。緬懷雄風，不禁神往。

下山，山旁有圓形巨屋，依內壁大小作全幅環形壁畫，描寫往日滑鐵盧戰跡。屋頂透天光，牆跟滿佈綠草樹枝兵器輜重之模型，屋之正中為圓形眺臺，登臺環顧，畫景逼真，烽火迷漫，人馬沸騰，觀者置身此刀光血影中，如親臨火線焉。此畫院每日開放，門票三法郎。畫院附近有旅館 Hotel du Musee，收集曩日戰地遺物及圖表，陳列以供衆覽。

離滑鐵盧北行，經沙阿匿森林 Foret de Soignes，綠草舖地，濃蔭蔽日，為比京附郭勝地，幅員之廣，過柏林之獸園 Tiergarten。經不魯捨爾東返里愛區。

馮朱棣記於比國里愛巨之 Rue Etienne Soubre 路寓中。







倫敦的乞丐

——遊英追憶之一

伯雄

每天看到報上歐洲戰事消息時，總使我記起倫敦大街小巷裏所見到的乞丐羣像。

乞丐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下的特產，那是絕對的眞理。但倫敦的乞丐有一大部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悲慘遺跡，這介人又發現了另一個結論：乞丐，不僅是資本主義的特產，也是帝國主義國家的產物，因此，我們不就是可以說：乞丐，是資本帝國主義的特產了。

倫敦的乞丐羣中，特別引你注意的，就是胸間還掛着上一次世界大戰參戰有功的勳章的人。當這種人昂然站在你面前，默默無言地注視着你的時候，你實在無法拒絕這種『光榮的乞丐』的要求。還有同樣是掛着勳章的，有的還穿着當時參戰時的制服的人，不過是已經不見天日的盲子了，靜恬地捧着一盤火柴，站在公共場所出入口處，又叫你不得不同情他，不由你不掏出一個辨士，投向他盤中去。

好像有人談到過上海的乞丐問題，說上海乞丐在量的方面，始終存在着很大的數字，論者既不深究到社會原因上去，更不指出所謂『慈善家』虛偽的施捨，結果不過如此，却特別強調說明：上海的乞丐，是遠東殖民地風光之一，是某些有權力的客人，有意使其存留着的。也許是想給遊碼頭的世界旅行觀光家一個『中國有的是許多乞丐』的深刊印象，或者便利了戴顏色眼鏡的外國攝影記者，得到一種『特寫』題材，甚至使住在這裏的外客——特別是一種富於感情的女作家，見多了街上的中國乞丐，等她回國以後，就不管自己國裏乞丐情形怎樣，却『大大地』特寫起關於中國題材的小說來，因此得到『文學獎金』，儼然以『熟悉中國情形專家』自居，於是名利雙收。並且在此中日戰爭時期，宣傳工作無微不至的某國人，竟然也拜到在這種『專家』的石榴裙下，結果中國市場上立刻發現了這種『專家』的有毒素的新作品，』而且給盲目的投機的人，『搶譯』了，『暴露』了出來。

話題似乎拉開去了，還是言歸正傳。在我沒有看見過倫敦的乞丐前，在看到外國刊物上刊載中國乞丐照片的時候，自己的心緒，和前面所說的那位論者的態度，同樣的有些憤然。但直到我看慣了倫敦的乞丐——數目之多，和上海比較實在有過之無不及——我就好像許多時的憤氣，從此平了下來。並且有一種阿Q式的想頭：『外國叫化子也正多着呢？……』

倫敦乞丐之多，實在令初到的人吃驚——不但街頭巷尾有的

三七—二二一

是乞丐，即如上海南京路那樣的倫敦鬧市中的牛津街 Oxford Street，或者在紳士貴族的住宅區畢加地Piccadilly都會叫你碰到乞丐。再像上海南京路外灘華懋飯店或靜安寺路大光明戲院的門口，倫敦的大戲院或大飯店門前，乞丐好像是必然的一種點綴品。


大飯店門前玩手風琴的乞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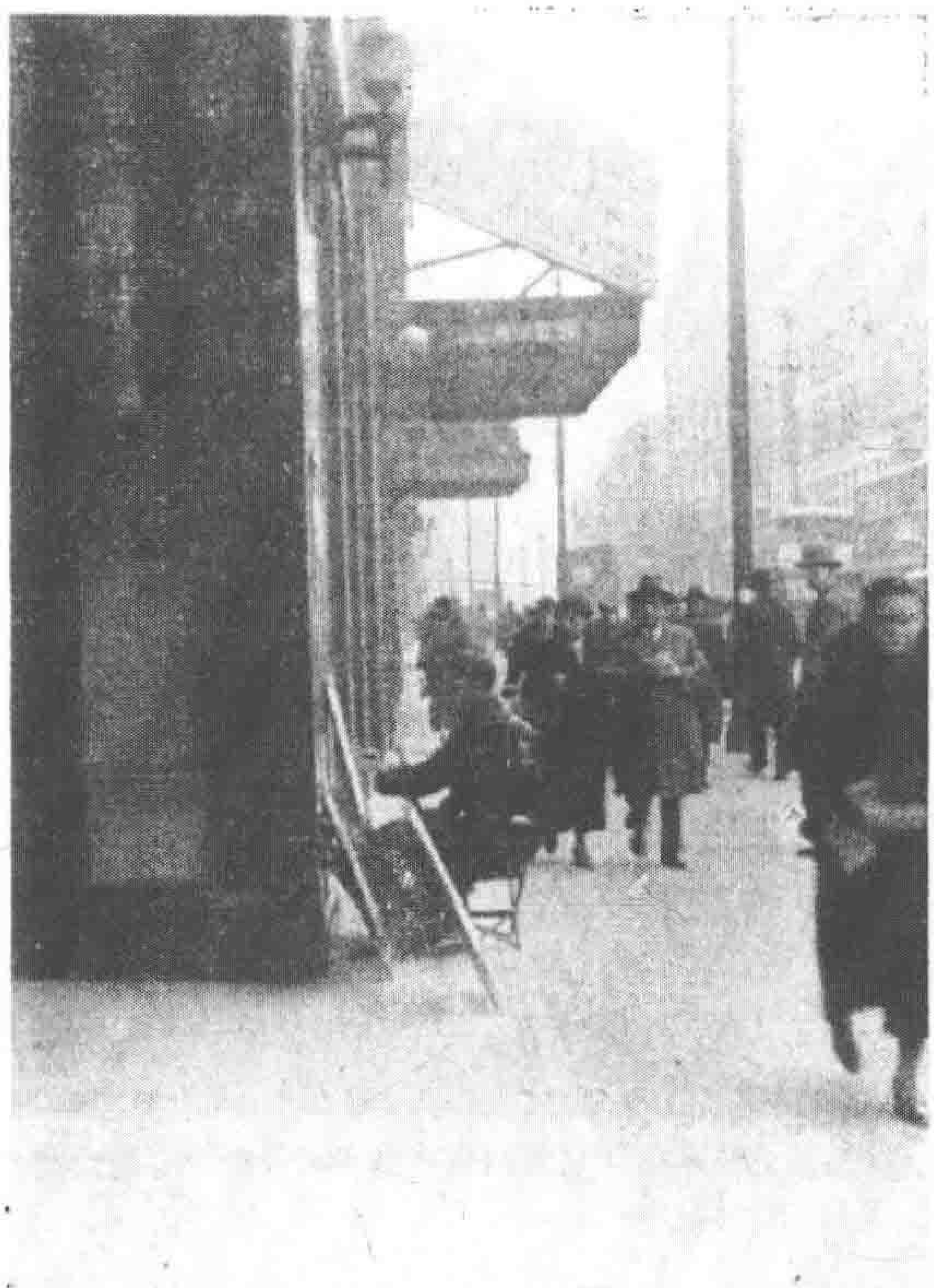
當我看到頗不少的倫敦乞丐時，我就想到那位說上海的乞丐，是外客有意造成的殖民地風光之一的話。不知倫敦的乞丐，到底是爲什麼這樣的多？難道也是張伯倫和保守黨的幕僚們『有意』留着，給世界大都市之一的倫敦的點綴嗎？至於倫敦乞丐種類花樣之多，也叫你難以想象得到的。和上海比較，那上海的乞丐是太單純了。不，上海的乞丐，太沒有『紳士氣』了——像南京路上緊跟在你背後喃喃不絕的一種，或者在弄堂裏假裝着哭聲嘶叫的一種，都不及倫敦的乞丐有些『氣慨』。

最『嚴肅』的，是前面所說，胸間掛着有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勳章的那種。其次是站在大商舖，大戲院，大飯店門口捧着一盤火柴，或提着一籃鮮花靜悄地站着的一種。最引人注意的，是好像上海在大廉價的商店洋台前的樂隊一樣的那種，他們大多是三五成羣，在街邊吹奏，一曲既成，由其中一人，拿了一頂帽子，代表收『款。』這種隊伍中，總是參雜了一兩個盲子的。他們所用的樂器，那是要比上海幾個小跳舞場裏的『樂師』所用的，有的還要好些。——有提琴，賽塞風，笛，簫，號，鼓，可說是一應俱全。假使將這種以吹奏特長的倫敦乞丐隊，以兩三隊聯合組織了起來，開過了蘇埃士運河而『東渡，』再給他們穿上了夜禮服，暫時不能進上海市政廳音樂隊的話，至少也能在年紅燈下的上海舞場裏，叫座一番了。

最『文雅』的是坐在行人道旁賣畫稿的『藝術乞丐』；最低級的，好像我們在國內所看到的『打花鼓』之流，名之曰『化裝乞丐，』也無不可。總之，倫敦的乞丐，好像並不是一種『無業遊民，』而是因『窮』而『謀』此『乞丐職業』爲其『出路的，』因此

三七—二二二

多少總有一技半藝之長正像我們國內有一種『唱春』的，或『道情』的，他們是不直接伸出手來拿你的『施捨的』却用一面銅鑼，或兩枝竹片來接你給他的錢，這樣，據說是表示『文雅』，並且不認自己是乞丐之流。倫敦乞丐的氣慨也是如此，好像說：『我



街道繪畫的藝術的乞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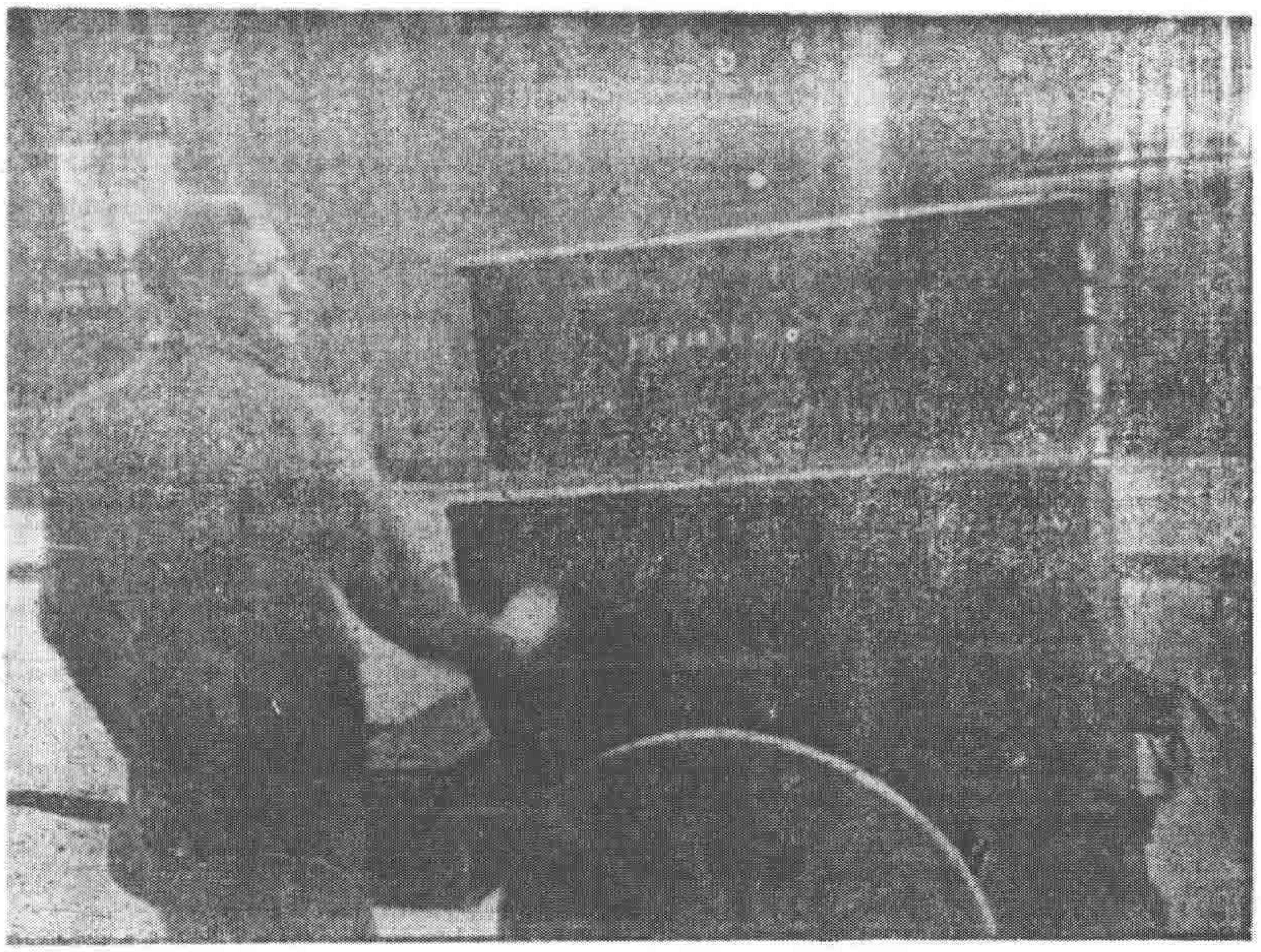
有的是火柴，你請買一盒好了。』

然而也有很低能的如用一條扒兒狗拌坐街邊，或只是拉直了嗓子，在公共汽車站頭唱流行『爵士』歌的——這些歌者，大多數倒是年輕的也許就爲他們是年輕，所以會唱時髦『爵士』曲，藉此『生活』吧！

倫敦乞丐，除了各以『一技』尋常營『乞』爲生外，他們有時還可以做些『副業』，好像前面所說的那種『樂隊乞丐』，在星期往往是穿上了『救世軍』的制服，做了宗教宣傳的『工具』了——這樣一天工作，可得幾個先令的酬報。要是今天遇到英國法西斯蒂黑衫黨大遊行之舉，他們就是這種行列中的必然的『示威羣衆』了，這樣也可以得到該黨領袖馬斯萊的幾個先令臨時僱佣費。至於遇到『饑餓者大示威』的時候，那是他們切身的事，自無酬報或僱佣費可言，但在長距離的行進中，一路同情者給他們的麵包和茶點，都也解決了他們一天的『糧食』問題。

講到『饑餓者大示威，』我想到了上海一種所謂『死硬派』乞丐，有什麼『開天門』者。——倘不給他們錢，他們就用一把剃刀，向自己前額中央斬了進去，或者『有意』的做成殘廢，或者用一條鐵鍊掛在胸前所刺的一指針上，而施着行乞的。但這些，現在已經少看見了。而倫敦的乞丐，也有一種『死硬派』不過略具『紳士』味——記得有一次『饑餓者大示威』中，有一個人將那種連褲的短羊毛衫褲倒穿起來，胸前寫着幾個大字：『我是饑餓者，』結果是給倫敦的四個警察，以其如此有阻英帝國首都之『觀瞻，』於是兩人各執其一手，兩人各執其一足，捉將官裏去了事。這

據說那也是乞丐給果是大吃其倫敦『警棍』曾有敏感的攝影記者，次日將此照片刊在報上過如此出諸『苦肉記』的乞丐當屬『死硬派』無疑。



一個煤礦夫推着一輛自動樂車在街頭行乞

可惜筆者在英倫不久，且恐有傷他們『尊嚴』所以滿心想攝取一套『倫敦的乞丐寫實照片，結果只能背地裏偸攝幾張。不然，倘能集成『三百六十行』式那麼全套，供獻於『大英博物院』去，大概也可以像我們中國的康熙乾隆的磁器，另闢專室陳列起來，尊之為他們自己的『國寶』吧！

百病消

郁葆青先生發明外治百病點入眼內輕者藥到病除重者起死回生

家庭旅行之小藥庫
備此小盒
勝於有藥品一大箱
（歡迎外埠經理）

(一)霍亂痧疫 (二)瘴氣中風痰厥氣閉傷風傷食傷暑 (三)頭痛牙痛喉痛胃痛腹痛腰痛瘋溼 (四)跌打損傷刀割創刎 (五)疔疽癰毒對口發背 (六)狗咬蛇咬蜂螫蜈蚣等傷 (七)赤眼青盲七十二種目疾 (八)小兒急慢驚風痰厥食厥疳積腹瀉等

郁氏葆華製藥社
上海北山西路二一八號
電話四四一〇五號

劍橋心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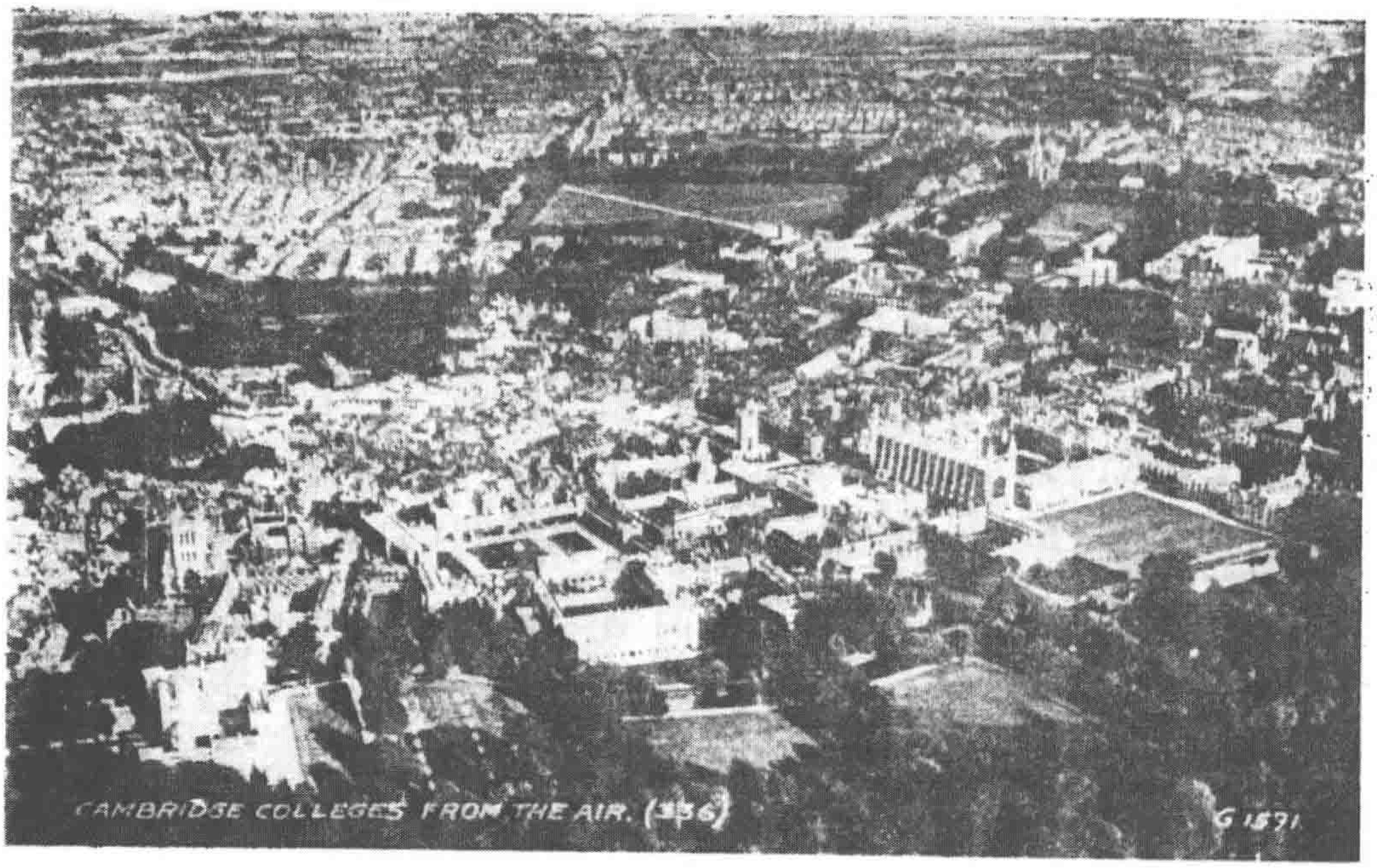
志政自劍橋寄

記者在遊罷牛津回抵英京以後，在劍橋的同學們，又約我去遊劍橋。牛津和劍橋同是英國的最高學府，它們和倫敦從地位上說，彷彿是個三角形，牛津在倫敦的西北，劍橋却在東北。這兩座姊妹城，是到英國的遊客尤其是學生們所不可不到的地方！牛津對於我的印象，既然很好（詳見拙作牛津履痕）遊劍橋的興致也不由蓬勃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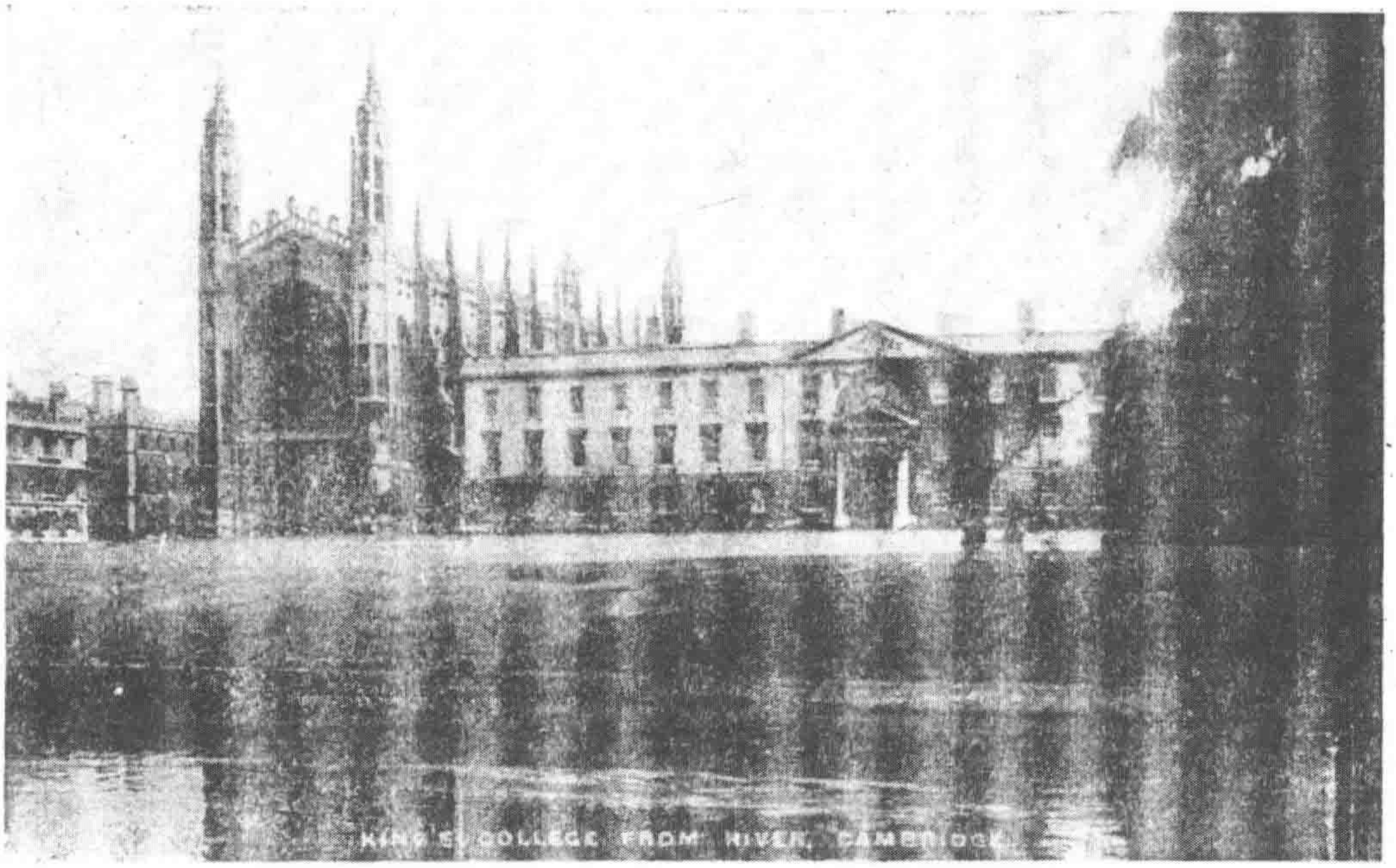
一九三九年八月中旬，我和楊湘年兄第一次到劍橋。從倫敦利物浦街車站出發，一小時半的火車便到了。一下車，徐學濤兄已在月台上迎候，由他的指示，我們到了卡來爾街，他的寓處。那天午後，我們三人連同在劍橋的戴文賽葉和才兩位同學逛遊了許多名勝，但是因爲時間太匆促，又逢到星期日，所以還是沒有遊得盡興，那天下午九時便回了倫敦。朋友們說遊劍橋不是當天來回所能辦到的，這座文化城必須要住久些纔能領略它的深長意味。

因爲戰事關係，記者果然二次到了劍橋，並且因爲學校遷移，我也不得不在此居住，這是如何一個使我興奮的機會呀！在倫敦住了兩年，整日的烏烟瘴氣使得個人的生活十足變成機械化。每天早晨出來到大街上看到的盡是些爲了衣食奔走的男女，大家凝

劍橋大學各學院鳥瞰



三七—二二七



英王學院

神攝氣的疾走着；聽到的，盡是些汽車馬車的喧囂聲；空氣是緊張到了極度，大家面龐上除了顯出一副嚴肅的態度以外，沒有再可形容了。晚上工作完畢，一大批一大批的「機械人」又從許多大建築裏吐了出來，趕急的奔了回去。許多職員工人所賺的薪資都很微薄，因此他們所住的地方，也都是「高等鴿籠」，新式設備是有的，然而一個屋裏總有三四個乃至十餘個房客，小小的一間房，便是一天的歸宿。試問，在這裏的生活情況之下，人生還有什麼意趣？於是乎我們可以明瞭造成倫敦人冷酷嚴肅面部表情的原來了。的確，要在這裏不愉快不和諧的空氣裏，很自然的不願和人家攀談，很自然的不願意答復人家的問訊，無形中養成一種「無動於中」的個性，說得好聽些，便是「紳士態度」。

我在倫敦兩年之內，飽嘗了許多「紳士」教訓，自己慢慢也不期然而然的同化起來，非但記者個人如此，就是一般同學都有這個傾向。舉個例吧，在倫敦不相熟的中國同學遇到時，很少請教尊姓大名的，同學之間，就是熟人，縱然住得很近，也很少來往；有些竟是緊隣，却遐互相不打招呼。這個現象，當然是不應該有的，可是每天在機械生活下支配了的人，很容易覺得這種「請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從外埠到倫敦的同學，對於這種現象，常常表示驚奇，因為在外埠的中國同學，他們大家都很親密，很能互助，彷彿是兄



英后學院之木橋——相傳係牛頓設計

弟似的。我在沒有到劍橋以前，也很奇怪倫敦中國同學間的感情何以如此冷淡，住了劍橋一月之後，纔明白這種冷淡是環境造成，不是個性生成如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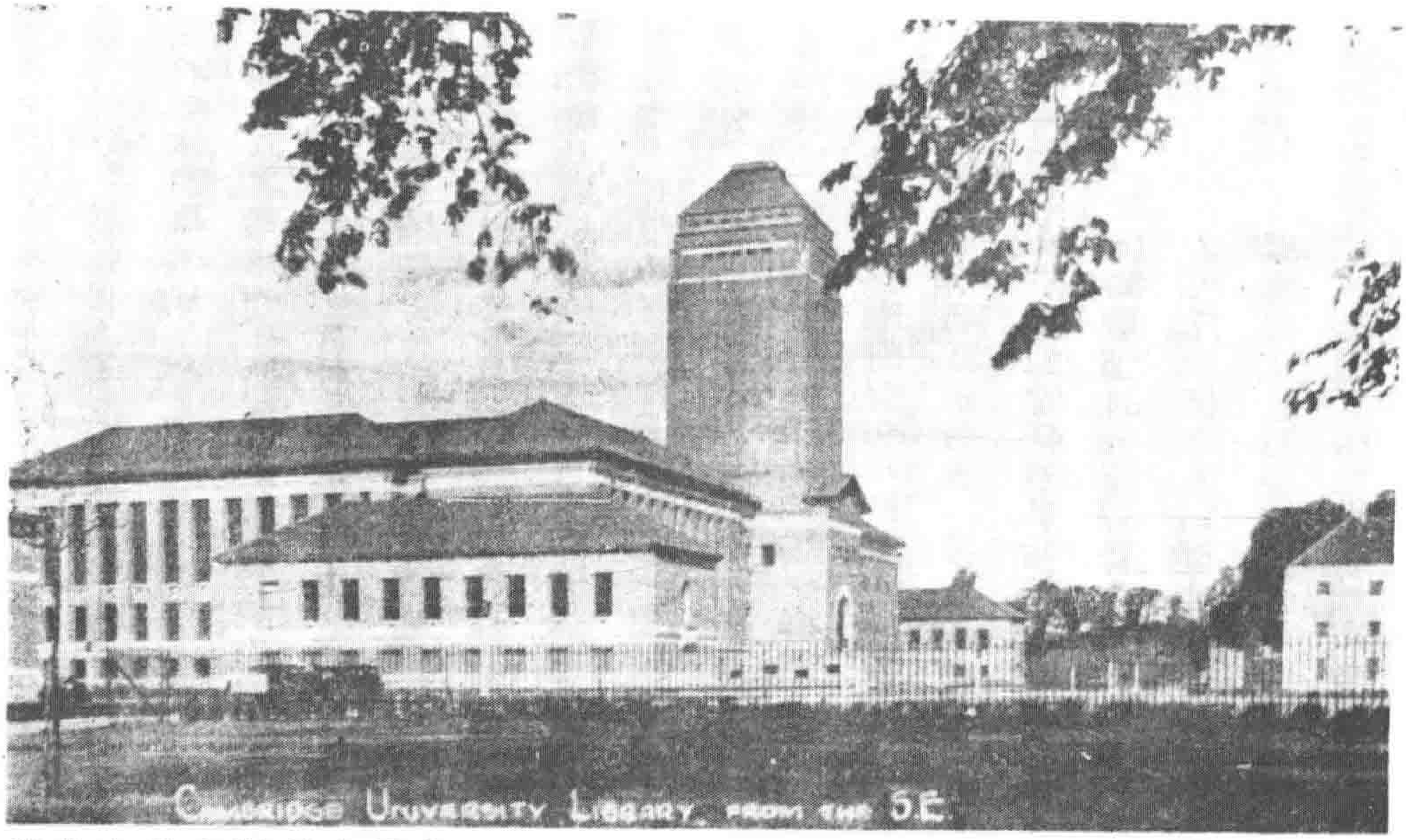
劍橋的同學，也有十多人，這十幾位同學，幾乎每日過從，不是約來打牌(Bridge)便是約來喝茶，感情上十分融洽，互助的精神尤其顯著。由我的觀察，這完全是受環境的影響，劍橋整個是一個富有詩意的小城，古色古香的學校校舍佔着城市的中心，環繞着城週的是澔靜曼妙的劍河，介在劍河兩岸的是各種形式不同的小橋。市郊是住宅區，建築在一望無垠的綠野裏。每個學生，普通都住着一間客廳，一間臥房，三餐一茶，全部歸房東供給。大學生在劍橋是天之驕子，房東對於大學生，總稱「先生」(Sir)。街頭的商肆，機關，團體，無一不是拿學校來做中心，換句話說，都是靠着學校而生存的。這裏沒有大工廠，沒有大公司，一切是簡單，悠閒，靜穆。在這樣一個清新絕俗的環境裏生活，是不會機械化的，人們的靈感還可存在，人們的天性，不會湮滅，也是無所用其懷疑的。不但中國同學和倫敦的大異其趣，就是英國人民的個性，到此也改頭換面，倫敦人的「故意冷眼對人」(Snubbish)態度，在劍橋是找不到的。記者在此一個月，最初住在維多利亞公園十五號，那位房東太太的厚道，着實使我訝異。她簡直和我們房客（每家至多兩個房



劍橋之圓教堂

客）如同家人一樣的親密，最初我還以爲這位房東太太也許是特別對於中國人有好感，豈知後來在劍橋遇到的男女老幼都很和藹可親。有一天我和朋友們正在找房子，在途中遇到一位老太太，她看見我們東張西望，知道我們是在找尋寓處，於是走來告訴我們在某街某號有空屋出租，我們因爲她的指示，竟省却了許多周折，（劍橋人家不寫「招租」字條，找屋時必須逐家問訊。）我現時住在維多利亞公園七十號，這位房東太太比了十五號那位更客氣，更和善。她的丈夫在一家汽車公司做廣告員，結婚已經十四年了，還沒有子女。在外國家庭裏沒有子女是件很普通的事，像中國那樣兒女成行的實在是絕無僅有。我以爲子女過多固然不好，像他們這樣完全抱「絕嗣」主義，也未免有些矯枉過甚。夫婦的感情很好，如同新婚似的，家裏除了他們夫婦二人之外，我是唯一的房客。他們有汽車，有花園，在我來住以前，他們從來沒有分租給任何人，這次特准記者來住，並不是因爲他們想賺些錢，實際上他們是怕倫敦疏散出來的小孩們，因爲那些小孩，政府有強制安置的權力，如果家裏有餘屋時，是不能拒絕的。這些小孩，不但要半義務的供給膳宿，並且還要負責照管，她自然是十分頭痛，所以那時他們竭力設法找人來住，如此便可搪塞政府，這顯然又是一個厭惡小孩的例證。雖然他們不是靠記者的收入來維持家用，同時

三七—一二三〇



劍橋大學圖書館之雄姿

也不是誠心要找一個房客，不過對於記者却是十分謙恭有禮，飲食也特別道地，招待也異常殷勤，這些可算是劍橋人民普遍的美德，和「倫敦人的比較起來，眞有天淵之別。

劍橋可以遊觀的地方，幾於不勝枚舉，就記者觀光所及，特殊可以提出來談談的，大致有下列幾處：（一）學校方面　一般說來，劍橋各學校，無論內容外觀，和牛津都差不多，照例進門以後是一個或是兩個方場，方場四週，便是古色斑爛的校舍，最值得一觀的是聖約翰學院，創建人是英王亨利七世的母親，那時正是一五一一年，現時我們還可看到遺留下來的一個古代表門，上面有極名貴的彫刻，根據史籍，原來是紀念創建人瑪格雷貴夫人的，進去是校舍，完全是堡壘式，幾乎有五百年的歷史了。穿過一頂橫跨劍河的小橋，又有一個院子，提起這座橋，也包含不少有趣味的史料，橋名也很別致，大家都叫它「嘆氣橋」(The Bridge of Sighs)是赫金孫設計的，橋的兩旁有玻璃窗，由此可以看到劍河的風景。過了橋向左邊轉灣，便是花園，這是全院精華所在，也是劍橋風景最美的一處，妙在一灣清溪，貫在古色古香的許多建築之中，襯着這河流兩岸的是綠油油的草地和婀婀動人的楊柳，柳絲拂水，乳燕飛穿，把這個地方點綴得萬分生動。隣着聖約翰學院的是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可以由聖約翰學院穿過另一小橋走去，這

三七—一二三二

座學院是一五四六年英王亨利七世所建，佔地極廣；值得我們流連的是一個教堂裏面有不少名人的彫像，都是三一學院的畢業生，鼎鼎大名的物理學家牛頓，也在其內，文學家麥卡來也是「三一」的傑出人才。其他各學院都把有名畢業生的油畫像掛在飯廳裏，惟有「三一」卻樹立石像，比較起來「三一」是闊綽多了。還有許多畢業生，却葬在教堂裏面，也是其他學院裏所沒有的。由三一學院穿過去，便是英王學院，英后學院，風景大致相彷。劍橋大學圖書館是一座新建的偉構，在英王學院後面，一個高塔——一百六十呎——在很遠便可望見，一九三一年動工，一九三四年完成，一共耗去五〇〇，〇〇〇鎊，半數是由洛克菲羅基金捐助的。

（二）一般方面——除開各學院而外，劍橋的名勝古蹟可紀述的很多，我最愛的是一座圓教堂（原名聖墓教堂）圓教堂在英國很少見，我在倫敦時，祗看見一座 Temple Church 也是圓形的。劍橋的圓教堂，依照它的建築作風推算，大概是在一一二〇年和一一四〇年間造的，矮矮的一座石寶，多麼古趣盎然呀！裏面的圓形石柱，尤其偉大可愛，我們在裏面閒步一遍，彷彿回到中世紀去了！植物園佔地祗有二十畝，可是裏面的樹木花卉，搜羅極富，尤其可愛的是它的佈置，裏面有斜橫的古樹，明淨的池塘，整個植物園，猶如一個大花園，是劍橋人士唯一夏令消閒的地方。劍橋雖然沒有大公園，可是它有幾片大草地 (Common) 點綴在學校區和住宅區之間，也異常美觀。

劍橋學生的訓練方法，和牛津幾乎是一樣，大學生 (Undergraduate) 必須要穿校袍 (College Gown) 戴校帽，大學裏有一個巡查員，兩個巡丁（綽號惡犬）職務是巡邏街頭，如果看見學生沒有穿袍戴帽，或是違犯其他校規，那麼便要依法處治，最有趣的，是這兩位「惡犬」他們都是短距離賽跑的能手，學生們如果想拔步飛奔，那麼兩位惡犬很容易的便可把他們追到。據朋友們告訴我兩件趣事，很可發笑：有一次，一位同學穿了校袍，沒有戴帽，在路上可巧遇到巡邏隊，他想這次可糟了，可巧他手裏拿了幾張留聲機唱片，於是情急智生，偷偷的把留聲機唱片放在頭頂上，這樣他竟魚目混珠的過去，沒有遭「惡犬」的檢舉。又有一次，一位同學沒有穿校袍，看見「惡犬」便想逃走，「惡犬」毫不客氣的追着，這位同學趕急的逃到一個小路裏去，他回頭一看，「惡犬」的影蹤已不見了，他想這次可以從小路上溜走了。豈知這路是條「絕路，」不能穿過的，這位同學在小路上守了一會，心裏想，就是從原路出去，也不會有問題了，那裏知道他正出路口，兩位「惡犬」早已守候一旁，如此便把他輕輕拿住，這位同學那時彷彿覺得他們是飛將軍從天而降。原來這些「惡犬」對於當地交通情形，極

其熟悉他們看見學生奔向絕路裏去，心裏早明白他遲早總要出來的，所以也不追到裏面去，祇是站在路口靜候，也可說是很幽默了。結果這位同學，被罰了五先令。

據說英王喬治六世當他還是「約克公爵」時代，在劍橋大學讀書，有一天他穿了校服在大街上吸烟，「惡犬」走來很客氣的說：「學監請你去談話。」後來被罰六先令八便士。至今英王常常告訴人，說這是他生平所吸最貴的一支香烟。

學校的規章雖然很嚴，可是學生們依然頑皮得利害，有班學生，竟喜歡做爬牆工作，往往在深夜爬到很高的屋頂，輕輕的懸上一面怪旗，據說這班冒險家，也有組織，不時還舉行比賽。這班學生，如果不幸而被「惡犬」捉到，那麼，說不定是要開除學籍的。

在鬧市中心有一條最繁盛的街道，叫做 Petty Cury，這條路全長祇有百碼左右，可是有一個很奇怪的風俗，凡是劍橋學生要在這條路上射箭，那麼他有權可以通知警察暫時把全路交通阻斷。我曾經問過朋友們，有沒有同學們開過大玩笑，據說他們還沒有看見過！

劍橋的學生，除了外國人而外，凡是英國籍的，多半是貴族階級，所以劍橋人民對於學生也另眼看待，商店裏雖然離不了"Sir"的稱呼，並且買東西可以記帳，無論到任何地方，祇消說是劍橋學生，人們便會肅然示敬，這並不是說英國人重視大學生，（例如在倫敦的大學生絕對不是一個特殊階級，）他們祇是崇拜貴族罷了。許多異邦人在劍橋念書的，也有一部分是貴族，例如印度的許多王子，往往送到牛津和劍橋來念書，人家看到他們的名片，還要稱他們「殿下」（Royal Highness）呢！

劍橋和牛津街頭有一個特殊的景象，便是大家都騎「自由車，」這一點和荷蘭很相像，大街上男女老幼都有一輛自由車，最妙的是前面還有一個小籐籃。初到劍橋的人，看見了很覺得訝異，爲什麼大家都有這個籐籃呢？大概也是風氣如此吧！中國同學每人也都有一輛車。記者到了劍橋以後，很想不買它，但是一個月的經驗告訴我，實在脚踏車在劍橋有特殊的需要，因爲公共汽車，每隔半小時纔有一次，有許多地方根本上就沒有公共汽車通行，徒步往來不但費時而且太不方便，因此最近也購置了一輛。

劍橋的生活程度，比較倫敦低廉，記者所住的地方，一間客廳，一間臥室，連三餐一茶點，一共是四十先令（兩鎊）此外洗衣服及沐浴也都免費。像這種寓處，如果在倫敦，那麼至少要四鎊。有了自由車，行的費用也很少，至於日用各物，和倫敦相彷彿，然而就是以同樣的代價，在劍橋的生活也舒適多了。

在這次空前大戰期間，我很希望牛津和劍橋兩座文化城，不致成爲戰爭的犧牲品，這是盎格羅薩克孫文化的母親，是整個英國的靈魂，一旦燬去多麼可惜呀！

（廿八年十月六日記）

三七—一三三

愛沙尼亞

蘇聯波羅的海的門戶

Baroness Irina Ungern-Sternberg 原著
曹右民 摘譯

自蘇聯圖恢復波羅的海勢力在愛沙尼亞領土上建設海空根據地後，報紙上就見到頭號字的「愛沙尼亞」名字。

我生於拉特維亞 Latvia，曾在愛國求學多年，所以常有人問我關於牠的一切，其最普遍的問題是：「愛沙尼亞究竟在那裏？」

愛沙尼亞在芬蘭灣南，波羅的海及里加灣之東，蘇聯邊疆及 Peipsi 湖之西，是一個獨立共和國，面積比瑞士荷蘭比利時或丹麥都大。在一九一八年前，愛國是俄國的省分，除本國語外，俄語和德語也還通行。

剛毅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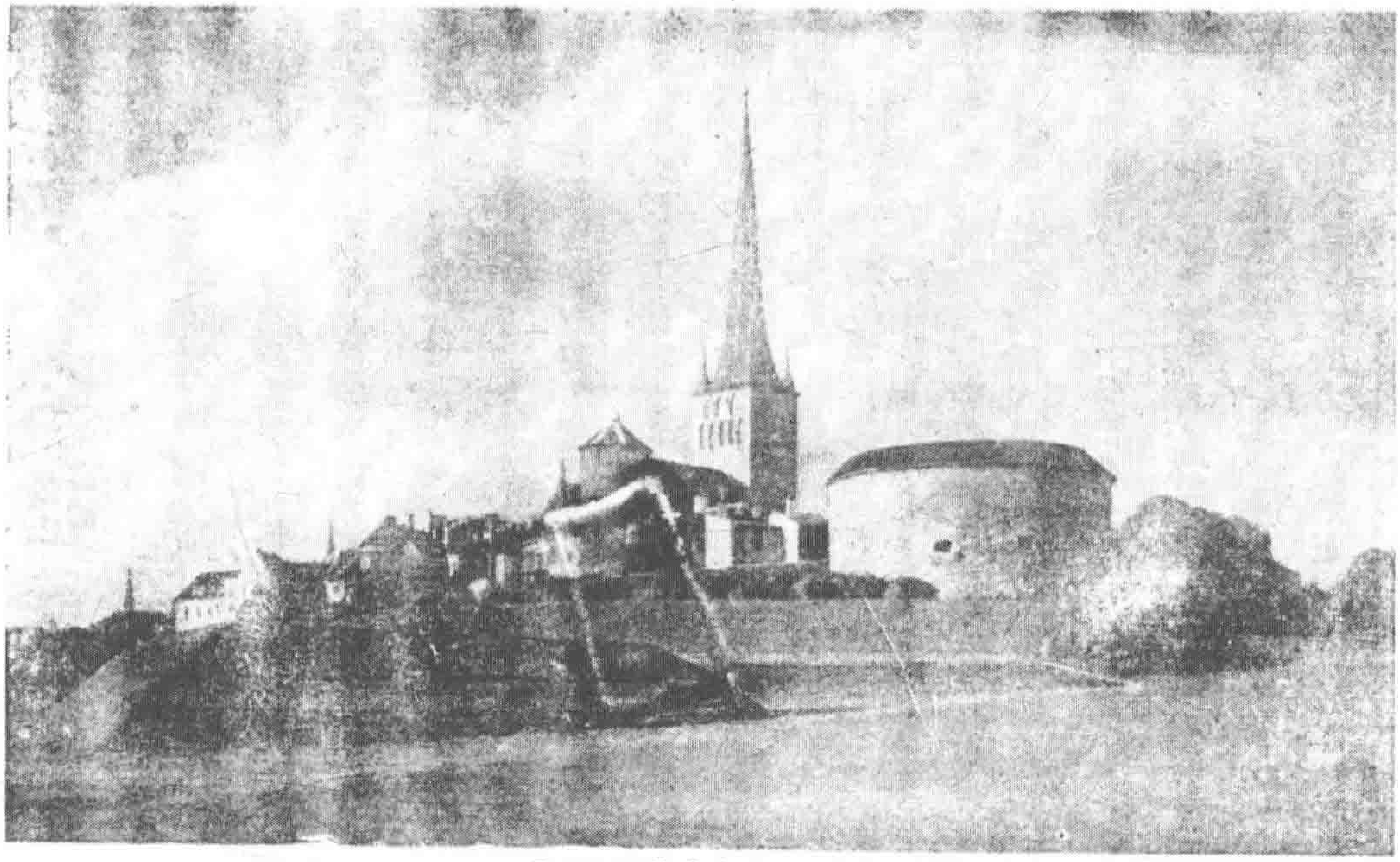
愛人是一支壯健的民族，與芬蘭人和匈牙利人是同種。言語與 Aryan 語族有密切關係。人民的體格差別頗鉅；在 Tallinn 城的居民，鄉間的農夫，與 Tartu 的學生中，找不到愛人典型的狀貌；有闊面高顴的，有狹長的；假定有人找到一個他認為典型愛人，他決不能代表其他愛人。女子們淡色髮的較深色髮的為多。他們的行政人員，好像都是一式的方方的臉，正視無私的眼睛，和咬釘嚼鐵地說了「不」便堅持到底的嘴。

歷史家說：在耶穌降生前數千年，因為經濟的影響，愛人芬蘭人及其他數民族離開歐亞間的烏拉山地，西移至波羅的海濱，他們主要的職業是耕耘畜牧狩獵和捕魚。

早先愛人都集居村落，由領袖或父老統治的。在十三世紀初葉，開始給人侵入，日耳曼武士征服了愛南的 Livs 和 Letts 後，便闖入愛士；至一二一九年丹王 Waldemar 也加入了日耳曼人的侵略戰。戰事延到很久，雙方均有勝負；到最後，愛人終於被征服。至一三四六年丹王 Valdemar 四世將屬地售與日耳曼人。此後二百年，愛人過着比較和平的生活。再後便遭俄人波蘭人與瑞典人之蹂躪，君主時時更換。至十七世紀，瑞典王 Gustavus Adolphus 又征服了愛國。

在這種情境之下，愛人的命運自然是艱苦的了。日耳曼人便變了大地主和統治階級，視愛人似私產。瑞典王常顧恤這被壓迫的人民，而加以干涉，所以現在還聽得愛人讚美瑞王的德政。然而黃金時代不能永存的，日耳曼貴族不樂於他們的權利給人剝削，便煽動波蘭與俄國干涉。雖然那時的瑞王 Charles 十二世盡力保衛愛國，但到一七一〇年終於給俄國奪了去，變成俄國的領土，直到一九一八年。

在這數百年中，愛人却沒有一刻忘記他們的祖國。他們恢復自



愛沙尼亞首都Tallinn之尖塔，高四百七十呎，可在芬蘭灣中望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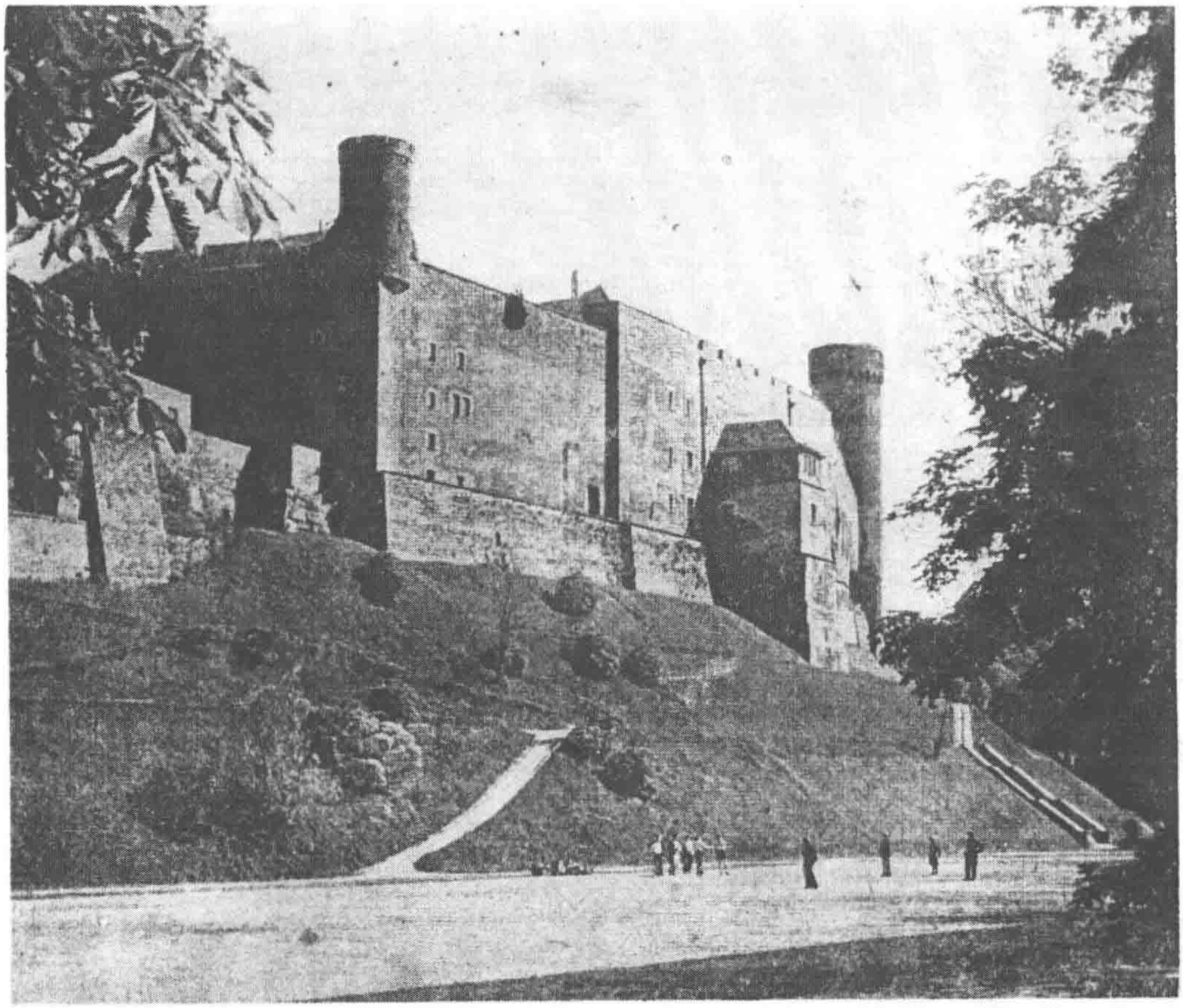
由的慾火，在詩歌中活躍著。Lydia Koidula 有婉轉的詞句，描寫她同胞失掉自由的悲哀；其中有一首，敍述一個少女責譴一只鳥唱得多麼快樂來侮辱她同胞被異族虐待的痛苦。

帝俄傾覆及共產黨推翻臨時政府後，他們的自由之夢便開始實現了；到被德國佔領後，他們的大將 Laidoner ——他們的華盛頓——反抗蘇聯侵略成功時，才完全實現。經過十三個月的苦戰，至一九二〇年二月，在教育中心之 Tartu 城簽訂和約。這小小的國家，在政治經濟方面逐漸發展到現在，已快近二十年了，我最近到那裏去觀光一次，發現在這短時期內他們發展得可觀。

土地均分制

在一九一九年，愛政府採用土地均分制。凡在三百三十英畝以外可耕殖的地產，均割歸政府，再分給無產階級；當時有產階級，自然表示憤懣。

我不得不承認他們處置這樣困難問題的適當。不論在那裏，我都見到愛國對待少數民族的寬容；猶太人承認愛國是他們的黃金之土。有志工作的人，都能過得去。我曾去訪問一位俄國皇軍軍官。走上三層樓梯，方始達到他小小的閣樓，有前室，工場，會客兼坐起間和小廚房。這位軍官現在是木刻家了，專造精美的木玩具以謀生。城裏的大商店內，都有他的作品出售。他歉讓地說：他的作品



Tallinn之市府在市區之最高點，原為十三世紀中日耳曼人所建之堡壘，世界大戰後重建。

往往是求過供的他的妻子以縫紉幫助維持家庭；他們的飲食有時確極簡單，但沒有一些不滿的地方。

在實行土地為分制的初期，因為戰事的破壞，曾感到糧食缺乏。於是合作運動大見發達以輔助而渡此難關，有牛奶，屠宰，鷄蛋，馬鈴薯，土煤等等合作社的組織。戰後燃料價值高漲，土煤的用途甚廣。農具合作社，頗佔重要地位，因為沒有了牲，小農夫便無從使用新式農具。愛國獨立後，農地較前增加一倍，除分配大地產外，還疏通澤地積水，和開拓公地，盡量分配給人口衆多的人家。

Paets總統

Konstantin Paets 總統，曾連任八次，有可歌誦的事蹟。他生於 Paernu 附近的一個農場上，父親是一個建築師。研究法律後，便過政治生活。在任 Teataja 報主筆時，曾為民族的利益作廣大宣傳，在一九〇五年初次俄國革命時，他因活動甚烈，事後不得不避居瑞士，復遷芬蘭。出亡數年後，返烈甯堡，但他為了愛國的政治活動，又遭當局顧忌，險被驅逐至西伯利亞；幸

三七一一二三七

由朋友的忠義始得減刑而返 Tallinn。返後就發行報紙，利用牠作宣傳愛國及其民族的工具。這堅紉的意志與專一，是他顯著的特性。

總統的嗜好是園圃，他的空暇便消磨在這上面。他地上的土質，和愛國別處的一般不甚肥腴，經他長久的努力，終於把美使贈給他的玉蜀黍種子結實。

國家的富源

愛國全境有百分之二十爲森林區。每年生產，除供本國應用外，多餘極豐，故木料與木製品，爲該國出口之大宗。松柏的木材，都送入鋸木廠和製木漿廠；赤楊均以製造傢俱及夾板；柳樹則用以製火柴，在最近幾年內，頗爲發達；愛國亦製造極好的紙烟；頁岩油也是重要的出產，以煉成大量的瀝青，機油，浸染油，石腦油和汽車與飛機用的汽油。最大的傢俱廠在 Tallinn；最大的頁岩油廠，是政府經營的。



Tallinn 城中之窺廚塔爲中古時代之遺物，相傳登塔可望見家中廚房

我在別處從未見過這許多馬鈴薯田出產之多，每一居民每年足分得一噸。但好多是出口的，還有些是釀酒的。最近某一年中，出產一百萬加侖純粹的酒精，是全用馬鈴薯製造的。

在和平時，與英國貿易頗鉅：出口貨爲木料，奶油，雞蛋與醃肉；入口貨爲機械與汽車。德國也是一個大主顧。

我有一次去參觀一所織造廠，他們在復興本國固有的圖案，把這些圖織入面巾，絨線衫，小帽，檯布，單被，手套等。我最愛好的是一雙織着鹿邊的手套。各種舊式的國裝，祗在盛會時還有得看見。手製皮革的物件上，也有自古遺下的圖案，頗表現本地風光。

首都 Tallinn

這一次去愛國，我利用一個機會，從 Riga（拉特維亞）乘飛機到愛都 Tallinn。機內空氣暢流，皮椅柔軟，旅程自然再也舒適不過。我們飛行很低，可以看見玩具般大小的農夫在田裏工作。航



每五年舉行一次歌節中所見之愛沙尼亞土風舞

程沿波羅的海岸前進，有燈號告知乘客所經的各地。在拉特維亞與愛國邊疆時，沒有像坐火車的必須停機。

在飛機上鳥瞰到 Paernu 城的全景。這是愛國最新式的消暑處。在帝俄時代這三十哩的大道，實際上是一個植物園。在戰事中摧毀甚多，現在已恢復了過去的光榮。從上面看下去，樹木茂盛得把房屋幾全掩蔽了。那兒的海濱浴場也看得很清楚；地位雖太北，不十分適宜游泳，但在夏季尚可海浴，並還可晒得相當的黑。泥漿浴也是那兒著名的，在愛國海岸有幾處地方的泥漿，含有治病的礦植物成分，藥味雖強烈，但愛好的却一年多似一年；甚至有從外國來的，尤其是瑞典。

忽而燈號通告旅客，速將自身緊縛椅上，因爲就要下降了；我們大家都縛住了。在下降之前，我們的飛機在空中盤旋了幾分鐘，因爲地上觀汽車競賽的人衆過多，要避免衝撞他們，必須細心地揀一處適當的地方。

Tallinn 是一個古今文化雜錯的都市，穩藏在迷霧之中，許多高塔，祗有幾隻隱約露面。

一位說英語的關員，檢查我的行李，有禮地問我帶多少外幣。隨後我便雇了一輛汽車，迅速地駛到旅館去。

愛國的幣制，我不易明白。以前的愛國馬克，現在已變做Crooni

（愛幣）與斯堪的納維安各國的價值相等舊時代之馬克紙幣，仍在通行票面一百的祇值愛幣一枚（合美幣二角五分。）愛國什麼都便宜有浴室的寬大雙房每天祇須一元五角（美金）美味的晚餐連酒祇須三角。

第二天清晨卽去巡遊。這城正像北平一般的別具風格。走過廣場便達市區。左邊經過一所清潔的菜場，女子們裹了鮮豔的頭巾在兜售牛奶鷄蛋蔬菜及陶器等。狹窄彎曲的石子街，看去好像中古時代的丹麥，或日耳曼的城市但仔細地觀察後，頗俱東俄的意味。城中房屋緊擠，好像互相持着的，凸出的陽台頗含意國風光。可是汽車街車和新式大廈混在其中，並不感到矛盾。

在幾條街的人行道走路是單向的——沿着左邊走——如其走錯了，便會被擠到路中間去。在途中走過那蒼老的胖胖的，和顏的「窺廚塔，」不知是否眞有人爬上去窺看他妻子在廚房裏煮餐？我個人就不喜歡有人偷看我在廚房裏燒壞湯菜燙傷手指，也許愛國主婦們不會有這不幸吧！與「窺廚塔」相反的是 Long Hermann 瞭望塔高而細聳出在一切建築之上。Stout Margaret是一座古堡，也是我所愛好的。要上 Domberg 塔須繞行傾斜的街道，覺得需要先吃些東西在咖啡館飲了一杯熱咖啡後，就開始爬上去。此城高塔很多，我去觀光了好幾處。



來自北愛參加歌節盛會之歌者，帽上花樣爲當地固有之圖案，與瑞典者相仿。

長途的顛沛

愛國現有公路五千里，近來大加改革長途汽車路線也展長了，車身舒適堅強。但路面的不平，難以言喻。有一次經過一個泥潭時，幸及時閉窗，才免渾身沾泥。公路全由汽車獨霸的；農夫遙見汽車駛來，便把他們的馬或車輛驅駛到路邊的溝內或躍過去，把馬眼用布扎沒了，希望汽車的聲響別把胆小的馬嚇壞了；最怕馬上裝載的是蛋與蜜。

三七一二四〇

愛國是農業國，沒有許多城市，除 Tallinn 與 Paernu 以外，便算 Tartu 與 Narva 較爲重要。

學府的 Tartu

Tartu 在 Ema 河兩岸，是 Gustavus Adolphus 建立的大學城，充滿着智慧與學識的空氣。在教堂山旁深蔭的公園裏，學生們有安靜的地方，在無擾的靜默中得以討論個人與社會的問題。不久以前，因入學攷試的嚴格，學生人數自五千降至三千。爲應付技術人才的需要，最近在 Tallinn 設立了一所技術大學。

在過去幾百年中，教堂山是人民的聖地；到現在離老教堂不遠處，還可見到不少聖碑。兩岸間的弧形石橋，還是十八世紀末葉的遺物，在牠灰淡的花岡石上，刻有崇揚俄后 Catherine the Great 的字樣。

在城附近，是愛國的國家博物院，搜羅着愛國藝術最大的寶藏；還有大學圖書館與中央國業館的歷史材料，全是有價値的寶物。我希望在那兒能多過幾天。

在那兒遇到 Stahler 先生是一件愉快和光榮的事。他是純粹的 Liv 人，有六尺多高，瘦瘦的，靈利藍鋼色的眸子，有見了就使人敬慕的神態。他偶然一瞬的微笑，使我便自在起來，我們便用德語高興地談話了。

談話中就提到他們的民族。他問我爲什麼對於他們民族感到興趣？現在全部留下的，祗有六千人，究竟世界上的活動他們幾全無份兒。我的解釋是：我天生好奇，況在孩童時代，讀過好久關於他們的故事；他們英雄的爲自由而奮鬥反抗日耳曼武士，給我感到印第安人故事同樣的興趣；從那時起，我就希望有一天我能寫一篇關於 Liv 民族的文章。我並且再告知他我也是一個 Liv 混血兒，他聽了，就作以下的答覆。

「我們民族的稱謂，當然是從愛語的「沙」字上來的，因爲我們的祖先是殖居海濱的。捕魚是我們主要的職業，乘了自製的小木舟，沿波羅的海岸來往，有時也航到瑞典去。男女們都不知恐懼，有毅力而十分自矜。我們都是和我一般的高個子，胖子幾乎沒有的。我們愛好騎馬，認步行是不夠威嚴的。我們盡力地反抗日耳曼軍隊的侵入，不像愛人與 Letts 那樣的遷就。因爲這緣故，他們至今還存在着，而我們就漸消滅了。」

Narva 是東西文化的交界

Narva 是個要城，在愛國的東疆，面對蘇邊，在十五世紀所建的堡壘 Ivangorod。東西的文化在此城相會。爲了爭奪，就屢次在戰事中焚毀，但每次均經重建，恢復牠本來的怪面目。中古時代的唯一紀念物，是一所十四世紀的天主教堂，現在已改成希臘教堂了。

Peter the Great的堡壘和 St. Gohn 教堂，也是名勝之地。

湖Narva 河不遠有 Peipsi 湖，長五十五哩，廣二十七哩，傾瀉度爲每哩二十六尺至三十三尺。Kreenholm 棉織廠，就利用水力，轉動四五〇〇〇〇紡錘。在歐戰中被德國佔領時，德人發現他們祇利用水力六分之一。現在他們在九萬匹馬力中，已利用到二萬五千匹了；四分之一的電力，還是由燃土煤的電力廠所供給的。

遊歷Narva 最好的時期是夏季，沿着河往下至河口的Narva-Joesuu沙灘。在下游，水流平靜。女子在田間束麥或掘馬鈴薯，男子們則勇健地划着粗槳，或在張晒棕色的魚網。在河口的沙灘上，你可整天地閑蕩着，如其覺得單調，便可轉向岸上幾步在盛大的松林裏散步。

過了幾天，我便向南愛出發，去探訪著名的 Petseri 俄國寺院。路上遇見一個會說英語的愛人，他告知我他們學英語的頗多，因爲與英國的貿易年年在增加着，關係日形密切。

Petseri有俄國風度

在一天的早晨，我到 Petseri 去，遇到一位俄國女友，伴了我一同遊覽。我們寄居在一個俄國農人的家裏。Petseri 好像在俄國的一個小城市，這兒會講英語的人很少。這天天朗氣清，遠遠看見寺院的灰綠，黯藍和紅瓦的塔尖，漫佈着與世隔絕的俄國道院的意味。在異常和平的空氣中，我們慢慢地走向寺院去。一踏進門，好像忽然落在夢境一般，絕無戰爭或革命的痕跡。裏面約有四十個僧人，愉快地作他們天天的職務。一個穿黑袍的，在油漆籬笆；另一個在守護庭院中的古井。

寺院的一部，築在沙石岸的一邊。據傳說，早期的基督教徒，多穴居的，以避免鄰近非教徒的襲擊。在夏季晚上，才敢出來，在濃密的橡樹蔭下，歌唱和禱告。人們都驚駭着，以爲他們是魔鬼。這兒的橡樹，是認爲聖潔的，他們給我一塊樹皮，壯重地囑我隨身帶着，是一件無上的護身符。牠有治病的能力，可立刻見効，特別能治牙痛和心臟病。

他們漸漸建築一所教堂，後來加入的教徒漸衆，便造成這寺院：教堂和僧穴也漸漸增多，到現在有幾所尚存着。我們一所一所地走過，兩面都有僧人的墓穴。我們雖然帶着蠟燭，但在這潮濕的長廊內走，總有些不舒和可怖。

神父Basil帶領我們去參觀他們平時下着鎖的寶庫。我們看見暴君 Ivan 的妻子的繡物，以求上帝恩赦她殘暴丈夫在無意中犯的罪惡。

據傳聞當時僧人們見日耳曼武士在附近已築了一座堡壘，他們便在寺院四週開始築一道圍牆，以資防禦，那時便有人謠言說

僧人們在建築堡壘，以反抗 Ivan 了。於是他就立刻到寺院裏去，當僧人迎接他時，他就拔出劍來把主持僧的頭一劍砍下。四週的人却憤懣異常，但主持僧却毫不表示驚駭，若無其事地把頭拾了起來，走到自己的墓穴裏去。Ivan 知道幹錯了，便懺悔，並把他妻所繡的珍物送給寺院。

鐵絲網標幟蘇俄交界

後來我們租了一輛汽車到 Irboska。那兒有著名堡壘與俄教堂的遺跡。Truvor 的墓地亦在那兒。據說他在九世紀到那兒來，是俄邦 (The State of Russia) 的開國元勳三人之一。在中途車夫停了車，指給我們看在蘇境的 Pskov 城的輪廓。交界處架有鐵絲網，那時我有離蘇聯這麼近而又這麼遠的異樣感覺。在這兒的愛校，都用俄文的政府對於貧困的俄人每多物質上的援助。

從 Irboska 我們駕駛到我女伴的故居，在愛蘇劃分邊界時，適劃在愛國境內，這是一件僥倖的事。舊屋已早被毀，田地也荒蕪了好久。去年她築了一所有摩登設備的舊式新屋，我感到她的勇敢和樂觀，因為這兒與其他歐洲各部相同，牠的將來誰也不能斷定。自然，生活必須繼續的，怎可老顧慮到將來可能的事呢?

Valga城兩國交界的街道

Valga 城的大街，適在愛國與拉特維亞的交界線上。在以前，如無護照而穿過馬路，便有遭拘留的危險。我知道現在當地的居民，都有一種證件，可無困難地出入國境了。主婦們如發現鄰邦羊肉價廉，不妨到那兒去買。

重返首都

在旅行後回到 Tallinn 時，由友人的介紹，遇見Laidoner 將軍的夫人。她的丈夫是愛國陸軍總司令，也是總統的右手。她告知我她提倡救濟兒童事業，免費供給二千貧兒每日一餐，有時或收取微小代價，因為那裏孤苦兒童很多。

愛國頗多婦女慈善團體，在各省免費演講改良家政和農事。勢力最大的是婦女國防會，有一萬五千會員。她們的工作，是看護兒童，提倡衛生，協助軍隊烹飪，和紅十字會事務。愛國女子與男子享同樣權利，做同樣工作，雖還沒有過法官與閣員，但也有選舉權和政治興趣。

我曾問過年輕的愛人，他們的求愛與婚姻，是否須得到父母的同意。他的答復是：「原則上是如此的，在習慣上我們一切須服從父母，但事實上青年人都自由行動，對於愛情更如此了。」

在離 Tallinn 前，我去參觀英語專科學校。看這校名，就知道牠特別注重英語的。關於英美科目全用英文教授的約有五百多學生，所以愛國青年，有很好的機會學習英語。那兒還有英愛學會，創

辦了已有七年，有會員數百人，其宗旨是聽正確的英語。會裏有一個小圖書館，最近還組織劇團表演短幕英劇。

地主的生活

同時還有一個機會到距 Tallinn 不遠姊姊家裏住了幾時。在實行土地分配時，她一部份的房屋和產業，劃歸國有。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通過的法案，准允地主仍得保留充公地產的一部，和收到產業的酬報。

現在她住在一所小小的農場上，佈置得很美麗，且養了牛馬，尚能賺錢。我注意她極愉快，和鄰近農夫頗和睦，且時常指導他們。當然，現在沒有先前的舒服了，每個辦士，須得計數，但祗要她是快樂，這是無關緊要的。她的長女負責管理水果和蔬菜，自己駕着馬車，往市場去賣貨，高傲得和地主一般。

她們的住宅，較鄰近鄉人的略爲舒適，生活尚寬裕。數年前，那兒尚多泥屋，但現在已有新式房屋建立，雖然還看到蓋草的木屋。

在夏季，女子們和男子一樣地在田裏工作；在冬季，她們在家裏紡紗織布和結衣衫。掃帚和草爬等田園用具，都是自己做的，並且做得還不錯，且不費錢。

愛國的歌聲

愛人的歌唱，較他國人爲好，是他們幾世紀來表示民族性的唯一工具。全國滿佈着歌唱俱樂部，就是鐵局職員也有一個歌唱團。像 Tallinn 這樣小的城市，也有政府津貼的歌劇場。最著名的是國家歌唱會，負責組織每五年舉行一次的歌節。在一九三八年節期，各地會集於該城的歌者有一萬七千人。當千萬人合唱民間歌曲時，誰都感覺得隱藏着歌中的威力，歌詞都表露野外生活，北方的嚴寒，祖先的光榮，和甯願吃苦而不肯屈服的精神。在愛人的歌聲中，透露着愛國的靈魂，深刻，忍耐，和自信。



歐美采風記(十二)

沈明女士

八月十四日，今晨七點半即興，我梳洗時，修去探視李君，這時李君還未『升帳，』直等他到九點鐘，因爲昨晚大家相約今晨一大早就動身，所以不得不再去扣他的房門，誰知仍舊毫無聲息，門却反扃着，修和我祇得先自下樓去進早點，吃罷早點，上樓第三次『叩環，』這時他纔起床。他告訴修說前前兩次喚他確是醒着，不過嬾得翻身就是倒頭睡下不覺日高三丈了；說着話，曾君，趙君和曹君來訪，一齊勸我們再多躭擱一天，我們沒有什麼成見，祇等李君首肯，便算決定了。中午在一家北國（Scandinavian）風光的餐館進膳。廳的正中放着一張長方的大菜檯，上面陳設着各種各樣的菜餚，從酸泡菜（Sour Pickles）和油浸橄欖起，到炸鷄和點心爲止：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每客按定價一人之餐費若干可以儘量挑自己愛喫的幾種吃個飽足，據說此地三個國家——丹麥，瑞典和那威——的烹調，富於家庭風味，故以小吃最爲著名，各種冷食尤稱特色，我們吃得都很滿意；飯後兩點鐘動身離開濰色佳，向波士頓出發，這一路之上，風景的宜人着實有許多值得留戀的地方，路旁的樹木成林，田閣的風光，尤其是予人以斷續的回味。

晚上九點左右，開進波城，逕到唐人街去吃夜飯，由飯館裏打一個電話告訴莫太太說我們回到波城了。莫太太問我們擬住那裏，我告訴他前住的地方已經退租，這次回來，還未決定住在何處呢，



『新英格蘭各省產洋松最茂盛，美國人民居住的房屋，什九是用木料建造的，線條清秀，內容簡潔，幾乎沒有一家不喜歡用洋松裝起坐室的牆壁，圖示波士頓附近的白皮松林。』

他便邀我們到她家去住，十時半到他家看見一大堆郵件在等待着我們，也沒有功夫去拆看，僅和莫氏夫婦談了一會兒話，提起適纔所見郵件內有一小方箱，想是國內寄來的食物，急忙打開包裏一看，果然是渴想已久的食物，衣服和軟底繡鞋之類，拿出來大家吃着，一邊譚天，莫太太問我說：

『你們這次旅行所經過的地方，如此之多，不知你們在本國時，國內所到過的地方比在美國所看過的地方要多些麼？』

我當時回答她說，修在國內到過的地方也可以算得多的了，然而還沒有這次在美國所見的地方多，第一，中國的交通沒有美國這樣發達，以前主要的交通動脈不過是幾條鐵路，我們坐火車時，往往不過是從一個出發點，到另一個目的地，在這兩個起終點當中的地方，多半沒有到過，而我們這次在美國旅行，純粹是爲旅行，因此能劃出路線，儘那些比較知名的地方去穿行，況且旅行的代步工具又是汽車，可以隨時隨地停車遊玩，自然比較火車便利多了；第二，我在國內時，正當讀書時期，也沒有許多機會可以旅行，修雖然到過的地方比我多得許多，可也就限於公務上接洽事情所必須經由的幾個地方，而况中國的名勝所在，並不像美國的名勝，大做其廣告，吸引遊客，故而所到過的地方較少；莫太太聽了我的話，接着說道：

『這也難怪，就譬喻我們也是一樣，國內就有許多地方從沒有到過，美國的一般人也都放着國內許多現成好逛的地方不去，而都喜歡到歐洲去遊覽大陸國家，似乎不出國門，不足爲奇，實則也有別的原因在其中，近年來有好幾個歐洲國家的貨幣貶值，按匯率說話，美國人去遊歷，確是上算，同時歐洲的國家也竭力的招徠



『莫宅後門口站着的女主人，她是一位大學畢業生，非常健美，而有充分的學識，每天除了料理家務之外，還分出時間研究美術文學種種題目，赴演講會及作劃船運動等等，一日程序的支配，十足表現出摩登女性生活的合理化。』

三七—二四八

旅行生意，如鐵路的特別減價，旅館客寓的大打折扣，招待辦法的週全，種種都是富於吸引力的，因此渡大西洋的人就多了。』談談、講講不却已是夜深，各自安寢。

八月十五日　九時醒來，但聽得樓下有婦人的聲息叫莫太太，起身下樓進早餐，知道早兩位從紐約來的客人，我幫同莫太太預備六人吃的晨餐，大家一同喫了。兩位從紐約來的朋友已經決定到樂克福地方的海濱去消夏竟日，我們俗務麕集，自然不能同去，祇得辭謝，今天的氣候熱得厲害，修到銀行去取錢，順便到洗衣作去走一趟，回來時混身透濕，隨即幫同我理東西，看郵件，直到下午纔就緒，六時洗過澡，李倪朱三君來，那時我們已決定搬到旅館去住，因為那兩位後來的客人沒處去住，於是將行李裝上汽車，給莫先生和莫太太留下一封信告訴他們，我們遷到司令旅館去住，到了Hotel Commander 要了全旅館最涼爽的一間臥室，連浴室每日房金為四元五角，稍坐一會，即同他們三位到映麗酒家去吃中國飯，在那裏遇見老同學顏君，他是從費城轉學到此地的波士頓大學肄業，飯後邀我們到他住的地方去玩，和他同住的一位伍君，曾在國內外交部供職，現在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專攻外交立法，他不但能說幾國語言，並且對於文學美術，每談論一門，都能十足表現他嚮往外交家的風度，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暢談，他於遊戲之事，如各種球類，酬應之道，也都能應付裕如，因為他對於『不列棋』(Bridge)很有研究，所以他們幾個就開始打『橋』，還有吳君，是前上海市長的次公子，和修有點戚誼，他們旗鼓相當，直打到夜裏一點鐘才收歇，回到旅館，氣候又是涼快了，正好睡覺。

●劍橋閒居的一個月●

八月十六日（星期日）　今晨本想睡晏些，才七時一刻，好夢方酣，但聽得有人叫門，問是誰，她說是『伊蝶』，我們明明記得昨夜上床之前，曾掛上一塊『請勿驚擾』的牌子，何來這不識相的人攪人早睡，祇得不去理她，我們不知道什麼人叫『伊蝶』，即使她是蝴蝶，也管不了她許多，翻身再睡，直到十點以後起身。

午飯就在旅館的餐廳內吃，今日適逢星期日，許多小家庭的家中為簡便省事起見，都不自己做午飯，從禮拜堂裏出來，正好就到飯店裏去吃一頓好些的飯，因此分外熱鬧，遇見許多朋友，勒文斯夫婦並走過我等的餐桌來寒暄片刻，勒文斯先生從前在長沙做傳道的功夫，曾擔任過湘雅醫院的會計長，和修的叔父很熟，問我們幾時離美赴英，想約我們到他們家一敍，修問他下半年是否仍在哈佛商業院擔任教職，他說已另有計畫，十月間要到柯樂拉多泉去就數學經濟研究院的副總幹事；天氣熱得，飲食也吃不進，每樣菜餚，至少都賸下一半，飯後回房休息，莫太太有電話來邀我們

到她家去，四時由旅館赴莫家，她夫妻還未回來，我利用這時間把家中寄來的一件旗袍領圈縫上。稍停，她們回來，我幫着主婦一同預備夜飯。飯後到鄰近地方去散步一週，回到她家，重復坐下，談天看書不知不覺就是午夜了。

八月十七日　我們計算在劍橋至少還有幾星期的逗留，不能長此住在旅館裏，應當及早找一所比較永久的住處。一早便去找翁君，想問他知道有無適宜的住房，這時翁君猶高臥未起，我們還一去竟將他擾得不能不起身，我們將來意說明。見得哈佛大學三百週年紀念是難得遇到的機會，決不能任他錯過，因此我們準定要在劍橋住到慶祝典禮完畢之後離去，今晨我們自己已經去看過許多房子，都沒有合式的，一則天氣熱，我們想找一所比較通風點的房屋，二則我們在波城也還想看看幾處名勝，必須要地點較爲適中出路方便些的，翁君告訴我們陶百川君新近離開劍橋，才將他的房子退租，不妨去看看，我們當即同去，不巧已有人租住，翁君建議何不去找裘君，他必曉得有出租的房屋，遂到哈佛大學的漢文圖書館去訪裘君，他說知道一家公寓，大約餘屋出賃，頓時帶我們前往看房子，雖然離開哈佛天井爲程不遠，可是途中忽遇傾盆大雨，以致我全身皆濕，而路上又沒有躲雨的去處，祇得像落湯鷄一般，一路淋到劍橋街一七三七號，這家公寓名叫『使節館』The Ambassador 佈置及管理倒還新式，由一位女太太管事的上來接待裘君，我們向她說明了來意，她說於今哈佛大學的三百週年紀念大典就在眼前要舉行，劍橋的房屋，租價漸高，空屋漸少，我們一聽，唯恐她是生意經的口吻，正自納悶，不想她接着說道：『我們還有兩套空屋，可是並不漲價，還按從前的向例出租，』說罷帶我們去看，第一套房間包括臥房帶浴室，據她說已經有人先定下了；第二套房間是臥房起坐間帶浴室廚房的，却還空着，但是有一條件，就是九月二十號以後，必須要騰空，因爲那時哈佛的學生都漸漸返校，開學之前，學生來租屋的，素來的規矩，一次訂合同的期限，總以九個月爲滿，他們甯願租與學生居住，則大半年的生意就有了着落；九月二十號讓出，與我們自己的計畫，並沒有什麼不合式的地方，况且恰好是我們預定離開波城的時候，巧極了，當時便租定，說明每月房租六十元，外加五元，作爲女僕打掃房間舖床洗一應用件的雜費，明天就搬進來。

裘先生盛意邀我們到他家去吃飯，但事前未通知裘太太，致沒有準備，及抵裘府時，裘太太正自一人消停得很的在吃着她的飯，沒想到忽然來了我們兩個不速之客，連裘先生也並不是一定回家用午飯的，一時之間，要多添三人的飲食，確實有些不方便，臨時祇有開罐頭之一法，將冰箱內所留剩的菜蔬，佐以麵包，對付着就

算是吃了一餐；回想我們在國內時留客吃飯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是在國外，不論大家庭或小家庭，每天有每天的安排，若是邀客來家吃飯，而事先沒有知照，往往可以使主婦覺得很窘的，這種爲難之處，大約在美國的家庭生活中，尤易見到，所以往往聽說美國的離婚案件內，有列舉丈夫不能體貼妻子，臨時帶朋友回家，急忙之間，又要場面好看，又要張羅得有條不紊，妻子盡她能力所能做到的，自己入廚下做老媽子不說，累得疲乏萬分，還要出來賠笑臉打起精神應酬賓客，種種情由的確是定下丈夫『精神虐待』罪名的一篇委婉動聽的理由呢！

飯後辭出，到大學旅行社 (University Travel Bureau) 去詢問去英的船期及購買聯票的辦法，當下選定九月廿三日由紐約啓椗的德郵卜烈門號，請該社去電預留艙位；接着便到合作社去買了兩口大木箱，預備把些書籍及大致用不着的東西衣服之類，先裝兩箱交捷運公司逕行寄轉國內，免得隨身帶着，將來赴歐陸時，許多不方便（記者按：這事在當時說話，可算是聰敏的辦法，滿心以爲再切貼沒有了；豈知東西運回國內，擱在虹口寓所內，及到我們回滬時，已經黃鶴夭然，可見得凡事天定，任憑你怎樣善於策劃，祇須有一處漏洞沒有須先算到，終歸是失敗的。）這兩口木箱非常堅固，四角都用很厚的鐵皮包住，尺寸也相當的宏大，大約裝載滿實了，總有五百公斤的重量，修此番購置的西書爲數很可觀，再加上兩月來旅行沿途所買的說明書，紀念品種種，着實不少，兩木箱祇恐還不夠裝呢！

出合作社，到舊居去拜望我們的老房東，不值悵甚；回到莫家，至晚飯時始告訴他們夫婦說我們決定搬赴『使節館』他倆極力勸我們勿搬，盛情挽留，叫我們心裏益加過意不去，祇得說我們在波城當有月餘的勾留，不能長此打擾。

八月十八日　清晨將行李先交搬場公司轉運到新租定的公寓去，當時明白叮囑脚夫，叫他們搬到房間內的壁櫥裏面貯存，滿心想脚夫會遵照我們的吩咐做，豈知等到我們到那邊一看，所有的箱子皮包，都堆在屋子的中間，祇得自己動手，將東西搬動一番，稍加整理後，再出外吃午飯，飯後，我到鞋店去買雙皮鞋，修在一邊，祇顧挑眼，凡是我想買的，他不是說這雙式樣太笨，便是說那雙顏色不好，我買東西的性格素來爽快，竟沒有買成功；後來又到伙食店內去買食物，凡是鮮肉及正當做菜用的材料，徵求他的意見，他總是神情怏怏的不加可否，叫我也不願作主就買，倒是他買了不少糖菓零食，如果叫男子們當家的話，恐怕每天祇吃些罐頭食物就可以過日子了！接着到藥店裏取沖晒的照片，美國的藥店，包羅萬象，什麼也有得買，並且有冷飲，我們見『可口可樂』的廣告掛

在牆頭，上面畫着一位美麗的女郎，俯臥在海邊的沙灘上，手裏拿着一瓶『可口可樂』汽水，優遊自在的神情眞是富於誘惑性，使我們不期然而然的想喝，於是坐下，向櫃台上要了兩份，可是並不是由玻璃瓶內倒出來，而是從檯面上裝就的龍頭內放出來的，因爲藥房從分銷處批來的是容量足十加侖的甕缸，比較裝瓶分售利益要優厚些；我們坐着喝，一邊和管事的人閒談，據他告訴我們關於『可口可樂』的故事，有些值得記的，現在追述於下面：和『可口可樂』正牌相競爭的各種冒牌飲品，計不下七十個名目，但是總括起來，這七十種冒名頂替的汽水，全部營業的數額還不及『可口可樂』的十分之一，在一千九百二十六年的時候，『可口可樂』在美國的銷數，不過是一萬三千五百萬金元，十年之後，竟到了二萬四千萬金元，銷路的廣闊，可以說是窮鄉僻野，無處無之，售賣的煤介，除了我們最容易想象得到的幾種出路而外，其他代理的機關，有下列幾種：



『可口可樂的廣告，活潑生動，不單是對社會上一部份顧客設計的，人人看了都有被吸引的可能；在世界各大企業廣告術進步的競賽中，這一種商品的一切廣告，可算是最出色的了。』

（一）bottle bar 瓶售吧

（二）the cooler 冰藏箱

（三）the coin machine 角子機器

（四）the automatic cooler 機器冰箱

（五）mixer和飲商

（六）dispenser for fountains藥房冷飲櫃

（七）filling station 汽油棧

（八）automatic dispenser 自動冷飲櫃



『在我美旅行的時候，汽車所到加油站頭，無不有可口可樂的發售，圖中汽油站附設冰箱，是該廠專爲設備的。』

每隻空瓶的代價，是兩分半美金，牠的壽命大約可以裝盛一百

次以上，可是也說不一定有些瓶，在生意旺盛的一天，也許裝盛至兩三次之多；有些瓶從一九二〇年用起至今還在流行；有些瓶則早年夭逝，譬如在一場轟轟烈烈的足球賽場中，就許破碎掉售數百分之十；目下全國共有專裝瓶的一千家代理的冷飲櫃台十萬處，販售的商家近百萬處，共同一致的在牟利的心理下，盡量推銷這已經成名的貨品，單就一九三五年一年中花費在廣告上的鉅款計七百萬元美金來說，就可以想見牠銷數的龐大了。

回到家門口，遇見莫太太出來，來看我們不值正待要回去，重新又折回，帶來兩張在暑期學校中所繪的兩張中國畫給我們看，並且送一張土地菩薩的素描給我留作紀念；她走後，我們預備晚餐，飯菜是冷肉類，生芥菜涼拌青筍蝦米黃瓜，煑玉米，麵包牛油，可惜刀叉缺如，祇能以筷代以，碗盞匙碟是公寓內現成供給的；晚飯後，裘先生夫婦來清淡，隨後倪，顏，李三君也來了，大家坐着閑談，吃吃水菓和國內寄來的蝦乾，甚覺有味；我雖已很累，却不覺晚午夜之後，才把藏在壁內的牀放下來，客堂間這纔變成臥室，於是就寢。

◎開始居住公寓的滋味◎

八月十九日　一晚車聲不絕，新搬的地方，總不會立刻就慣適而得到熟睡的；早上我就吃蕃茄汁和麵包，抵一頓早餐了，修再加上臘肉煎蛋，飯後他出去買些罐頭食物，順便到圖書館去看中國報紙，我在家洗碗盞，寫信及做些零碎事，一會兒老房東的哥哥來了，找還我兩塊錢，我們交還他兩把鑰匙，隨後修回來，稍談幾句，他不久便自回去；中飯簡直不知做什麼菜蔬好，沒有一點中國小菜，也沒有醬油及其他的作料，結果想到芹菜牛肉湯，蝦米青筍蒸蛋幾色簡便的飯菜。

飯後休息一會，修估據了沙發椅，牀又收在帶霉蒸氣的壁櫃裏面，我只好在椅子上打盹；三點鐘莫太太來，約了星期五進波城去買東西，四點多鐘我出去取相片，送衣服乾洗，回家時帶了一隻雞，和新鮮玉米各種菜蔬及煑飯的白米，晚上燒飯炒菜，一餐中國飯吃得實惠；究竟麵包下肚，漲而不飽，實在吃不慣；到底我們是『飯桶。』一會倪，朱，李三君來，約好明日送我到中國城去買東西，晚上請他們吃我們自製的中國飯。

八月二十日　早飯後便開始悶雞燉肉，將兩隻鍋都佔住了；因此中飯不得不胡亂吃些現成的東西，下午進城去買了些中國蔬菜，鹹雞蛋（每個美金一角餘）海蜇皮，腐乳，榨菜，作料，南貨等，這些東西都是我們許久沒有嚐到的家常食物，在國內時看得如同空氣一般的普通，現在異地竟都成為無價之寶；臨走還買了六雙筷子，因為我只有兩雙，出國時決沒想到我會要燒菜煑飯，還會有膽量邀五六個人來家吃飯！到家後忙着料理廚下用物，費時半天，

做成了雞湯，紅燒雞雜，紅燒肉加醬蛋，煮鹹蛋，炒小白菜，煮玉米，炒酸菜，涼拌海蜇，還有一大鍋飯，平時的飯鍋祗有三四碗的乘量，今天拿大盆煮，所以用不着預先關照修不要嚷添飯，我們吃得都很高興，他們都喜歡吃蛋，所以也不覺得滋味單調，固然在我，一個人燒，洗，煮，做，已足以自豪得了不得，管他一樣兩樣都是紅燒，愛吃就吃，橫豎咱們的本領盡於是矣！吃水菓後他們男子們儘在客廳裏舒暢肚子，抽口烟歇歇氣，雖然都很客氣的要幫我洗碗，我却婉謝，請他們坐下玩玩紙牌消遣，因為我洗碗的技能已很熟練，獨自一個子一會兒便也收拾停當，還旁觀他們打牌，一邊結絨線生活，聽聽他們關於婦女金錢等問題的一篇老生長談，到一點鐘才安歇。

八月二十一日　早晨同莫莫太太出去買東西，普通大百貨商店的下層（basement）盡賣的是賤價貨或零頭貨，除了日用品而外，其餘的東西雖則便宜，也沒有什麼可取的，唯有絲襪一項，是地蔭子裏的最合算，人都搶着買，這種絲襪，稱為『例外貨』，多一半是特別大或特別小的尺寸，或者雙數少，或者是顏色不齊，不成整打一色的，貨價錢却比在樓上買便宜許多，可是牌子和質地原是一樣的，莫太太所穿的襪子，尺寸最大，我穿的尺寸最小，所以每人像打搶似的買了幾雙：美國人平時走路走得多，絲襪又多脆弱得很，這種極易抽絲的襪子，如何經得起行軍般的步伐，普通人一



『波城歷史雖久，可是近年來的新建築也很不少，高樓大廈之軒昂，不亞於紐約或支加哥。』

三七一二五四

雙襪子，穿兩三個星期已算是長久的，一雙的價錢比補襪的工錢還低，所以破了也不値得補再買一雙，也不過自五毛到一元之間，簡直從來看不見穿補過襪子的人，至於講究的太太們當然不肯買便宜貨；買過襪子我要買雙皮鞋，很不易找，普通的尺寸我嫌大，後來到一家專做大小尺寸的鞋店，看中一雙很合式價錢比別的．鋪子都貴，要九元五角，這家鋪子的陳設很考究，稀稀的羅列着幾雙鞋子，沒有一雙不是玲瓏精美，可是他家的生意比較特殊，大多接的定貨，專做普通鞋鋪所沒有的尺寸，據那伙計說九元五角的還是機器出品，若是用手工製要倍上一倍，我在國內穿慣了手工皮鞋，現在倒願意買雙機製貨，穿伙計看我穿着他家的鞋子合式，同我說肯不肯替他們做穿鞋模特兒的宣傳廣告，我沒有那大的志向，也沒有那樣的開通！

我們兩人買完東西，就在一家館子內吃中館，食客大半是女人，嘈嘈喳喳倍形熱鬧，飯後莫太太說要去看看衣裳，走進了幾家時裝服飾店，她都到『母衣』部(Maternity Dress Department)去仔細研摹一番，這一部份所發售的衣服，專爲有孕婦人特製的，其式樣與材料，無一而不注意到將生產婦人遮蓋身體上變化的過程，並注意到舒適上面設計之精巧，週至，可謂無微而不具，衣服的尺寸可以隨時放大而不顯形，叫人家很難看得出身體上有何特殊之處，這也可以說是美國女子好動，好打扮的一種表現；任何一個女子根本就不能一天到晚守在家裏，（就是足不出戶，普通人也都歡喜穿得整齊乾淨。）既要常常出外又不願意一般人發



「獨人划的船，名爲「礮彈殼」（Shell），是專爲運動的遊艇，很不易駕馭，稍不經心，即連人帶艇元寶翻身，管理船隻的決不肯輕易任初學者或不習游泳者嘗試的。」

覺她有什麼異常的地方，有這種需要，就有這種店家來供給，彼此都有好處，製這種衣服的店家，因爲所用的材料好，設計巧，定價起

三七一二五五

碼在二十元左右，比普通衣服要貴些，莫太太仔細的看這種衣服，我總以爲她必定是立刻就需用的了，可是她並沒有買；我問她不買又何必看？她回答說她現在尙沒有需要，不過希望而已，先懂一點，預備將來若有所需，立刻可以知道那家店的貨品最好；這種先知先覺的精神，尤其是用在愛美的事體上，可以說是道地的美國婦女性格，服飾似乎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

我們分手之前，我約了莫太太和她的丈夫稍停到我處吃晚飯；她去却爾司河中划船，我便囘來買些東西預備夜飯，六點多鐘他們來了，坐吃談着，莫太太要我明日到她家去替我雕塑半身像。

八月二十二日　上午在莫家做石膏像，因莫太太雕刻得很起勁，飯後仍約我再去，下午她將上午所塑的粗胚修改了很多，等莫先生下樓一看，和上午的大不相同，祇嚷壞了；明明早上抹就好好的輪廓，不改也罷，經她一動，全弄糟了，不但失掉了原來的神氣，並且還沒法兒挽救呢。莫太太雖然辯了幾句，也只得攪和粳泥重新再起頭，這一天的功夫便算是白費了；囘到家中見修有好幾位客人在玩着晚飯時，一塊兒到中國城去吃廣東菜。

◎全美網球雙打錦標比賽大會◎

八月二十五日　前兩日沒有什麽可記述的事情，昨晚顏君來約我們今天同去看全美公開草地網球錦標比賽；我們一塊吃過



「朗屋黎球會於一八七七年成立時，祇有會員二十五人，現在已擴充到非常龐大了，可是始終是資產階級的樂園，貧寒人家的子弟休想涉進雷池一步；會址名曰「範圍」(Fenway)，於今是第一流網球選手成名之處。」

午飯，一點鐘動身，約摸有三刻鐘的時辰，（顏君的車子不大肯走得快。）才到『栗子山』(Chestnut Hill)的運動會；(Longwood Cricket Club) 今天是第二天，人倒並不怎樣擠，門票每人是一元一角，另外買一本秩序單是兩角五分，這時天氣很熱，秋陽高張，我們進門後每人買了一根冰棒，邊吃邊走，在場內先轉了一圈，然後到黑板揭示處去看本日的比賽程序，計分兩場：二時起賽的有男子雙打兩起，女子雙打四起；三時半起賽的有男子雙打四起，女子雙打三起；壓軸戲是四時半或五時起賽的女雙打一場，雖然不是什麼劇烈的競賽，可是與賽的四人中美國代表是海崙傑可白(Helen Jacobs)和費卡恩(Mrs. Fabyan)，費卡恩的丈夫和修在哈佛同班同組，他的夫人我也認識的，所以我們對於這一組比賽特別感覺興趣，這場比賽在大看臺內舉行，早已擠得滿滿的，祗有站的地位；四時三刻上場，傑可白是久於沙場的老將，技術十分高強，一種驕健的神氣，溢於眉表之間，可是她球藝雖好，祗可惜不走運，歷年來都被馬迪夫人(Helen Wills)遮蓋着，未能獲得全世界女子單打的冠軍；她身材高大，四肢的筋肉異常發達，和費卡恩配合雙打，因為費卡恩生來矮小，格外顯得她像個金剛的身體；對方的兩位選手，雖亦技術不弱，無奈究竟不是對手，一位狄恩女士(Eunice Dean)身體胖碩，苦於招架，溜得好不累也，動作又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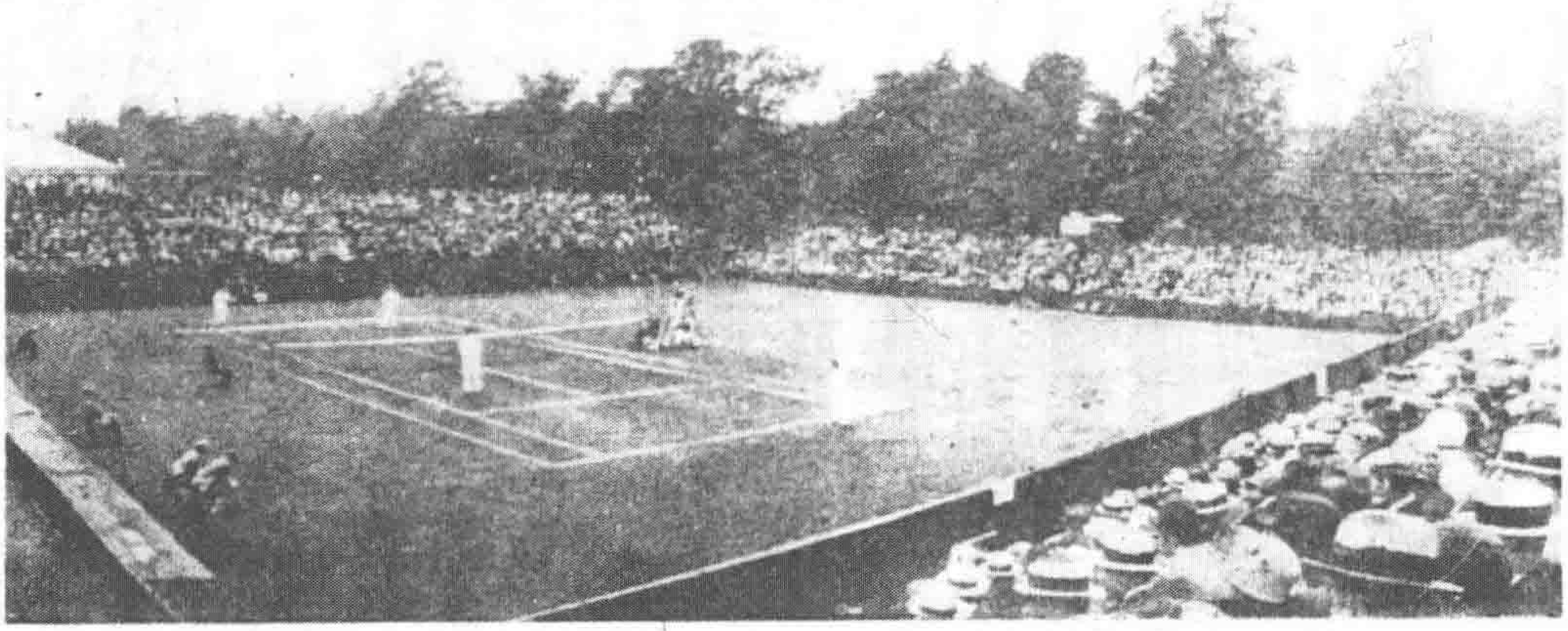
「自左至右：一九三六年度全美女子雙打錦標比賽冠軍(1)樊蘭夫人(2)巴布科克女士；亞軍(3)費卡恩夫人(4)傑可白女士。」

人發笑，踤了好幾交，逗得觀衆前仰後撲，有一次她接一擊急球，竟把手中的網拍，飛到看台上面，落在三位女看客的懷中，也可稱得應付維艱了；幸而傑可白輕敵隨便送禮般的輸了好幾分，結果第一盤七對五，第二盤六對三終場，這一天的比賽宣告結束。

順便讓我說說這種比賽的意義：這是由全國十三個區分會所組合的全國草地網球協會所主辦的，自一八七七年成立今年是第六十次的季節，每次舉行的錦標比賽有：男子雙打，女子雙打，混合雙打，男子宿將雙打（這一組的參加者，都是年齡已老的昔日名手。）父子雙打，校際雙打等六種，爲什麼特別提倡雙打呢？有兩種原因：第一，因爲網球比賽對於觀衆，單打較雙打容易發生興趣，往往單打的選手能得打最高的榮譽，而雙打不爲觀衆所注意，直到五年前，美國人方纔感覺到雙打的重要，因爲自從一九二七年以來，美國參加台維斯比賽，歷年所以未能獲到錦標的主要原因，都是輸在雙打上面，這纔曉得雙打關係的重要；老實說，雙打比賽緊張時，比單打格外能表現出運用技術的本領和實力，必須十二分的貫注精神和操練身手，方能得到勝利，這是鼓勵大衆養成愛嗜雙打的第一個理由；第二，以往雙打的配合，多半是臨時『現抓』從沒有老搭擋的長遠隊伍，而雙打成功的祕訣，還在時刻和一個固定的伴侶練習，因爲要得到平穩無疵的合作，必須有長期間的配搭；譬如網球界歷史中最早一隊最強雙打選手，是西耳斯 (Richard Sears) 和台維特 (James Dwight) 西耳斯固然曾經連獲單打錦標七年，可是台維特的單打並不見得如何高明，然而他倆執雙打的牛耳，竟至六年之久；是爲一八八一年以後，第一對最強的雙打健將，繼起的如華特 (Holcombe Ward) 與台維斯 (Dwight F. Davis) 及榮特 (Beals C. Wright)；如哈克特 (Harold H. Hackett) 與亞力山大 (Fred Alexander)；如麥克拉夫令 (Maurice McLoughlin) 與朋迪 (Thomas Bundy)；如莊士頓 (Billy Johnston) 與格律芬 (Clarence Griffin)；都是靠合作得緊臻，纔能長操勝劵的；至如鐵爾頓 (Bill Tilden) 呢，他雖然也獲得四度雙打錦標，可是他不能算雙打的傑出人才，他的得勝，毋甯說他是單打擅長，而又得到好的幫手——李却治 (Vincent Richards) 換句話講，李却治確實是雙打的聖手，後來他和威廉姆斯 (Dick Williams) 合作，也全仗着威廉姆斯的衝勁；由此可見聯絡功夫的重要。晚近的雙打能手，如阿律森 (Wilmer Allison) 和樊蘭恩 (John Van Ryn)，法國的『四大天王』，和現在稱霸的勃琪 (Don Budge) 與麥谷 (Gene Mako)，也都是代表兩人合作的最好榜樣；在三時半正場中就是他二人對法國選手貝特拉 (Petra) 及貝禮查 (Pellizza) 的惡戰，旗鼓相當，精彩百

出，可惜我們站的地方正對着陽光，晒得有些像油爆蝦，以致沒有能十分欣賞。

今年參加的選手中，最令人注意的是英國名將世界單打錦標佩烈（FredParry），可惜他臨時退出，否則我們可以飽一飽眼福；今年有兩組比賽的結果是出人意料之外而又值得在這裏提一提的便是：男子雙打的最後一幕，勃琪和麥谷竟墨倒了上年度的錦標阿律森和樊蘭恩；女子雙打的錦標，傑可白與費卡恩竟輸給樊蘭恩夫人



『正場的比賽，多由唱大軸的角兒來表演，圖示比賽進行中，巡邊員和觀眾神情的緊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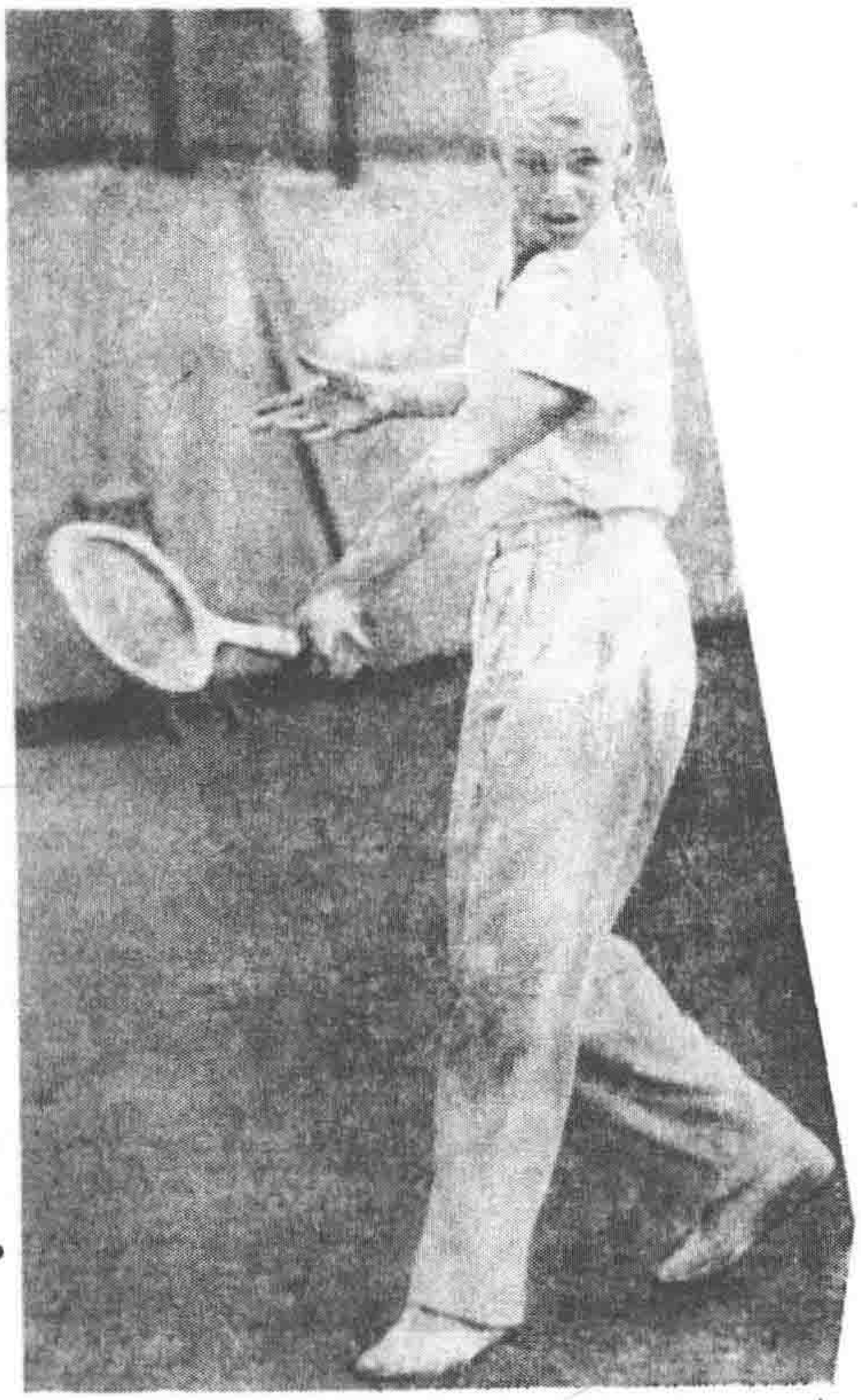
和白布鴿（Carolin Babcock），也是沒有想到的；還有一樁事，可以附帶敍述的，就是所有已取得資格的各選手（"Seeded Players"）之中有兩個選手是新近露頭角很為人注意的：一個是恆特（Joe Hunt），一個是李格斯（Bobby Riggs），他二人此時尚



「「寶貝」李格斯，年僅十七歲，已獲得至少八種重要的錦標，是少年網球家中的傑出人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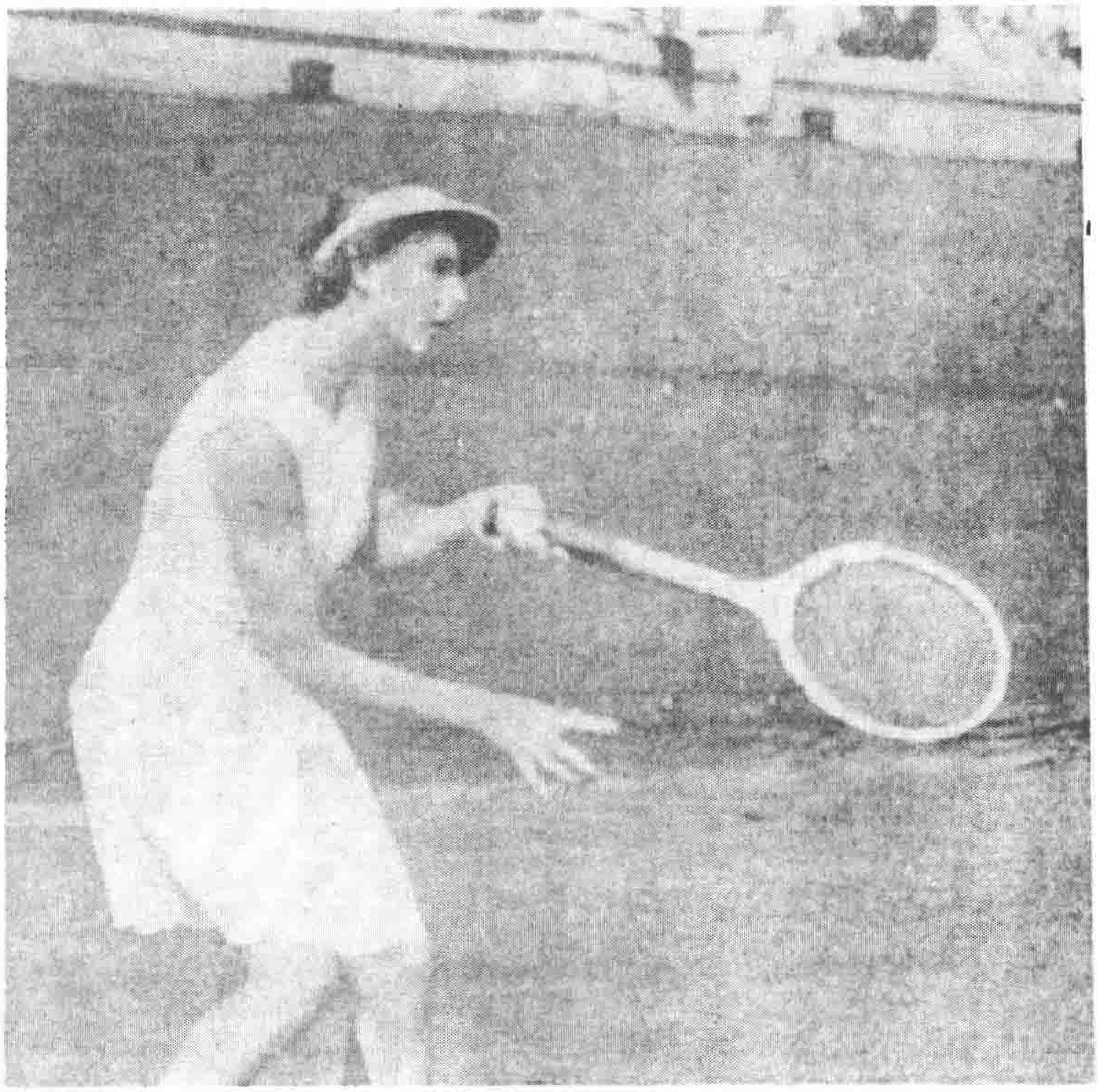
三七—一二五九

恆特是李格斯的雙打配手，年祇十七歲，亦爲將來台維斯杯賽的代表。』



無藉藉名，不過已爲體育界公認爲最有希望的青年網球家。（記者按：後來他倆果然獲得一九三九年溫勃爾登的世界單雙打錦標，足見西人訓練造就運動人材的澈底。）

秩序單中印着幾項請觀衆注意的事情，我覺得以前在上海時看網球人的程度比較的高，用不着執事的提醒，譬如上面寫着：『職員們爲觀衆們和球員的利益計，處理比賽的事宜，總希望得到適當的情況，使競賽能得圓滿；優良的表演，不但需要肢力和技術也需要能聚精會神；不當其時的鼓掌，實足以妨礙球員的充分發展，希望觀衆注意勿在一點尚未分勝負之先鼓掌，勿看着顯然自悞的球鼓掌，勿高聲談話，毋懷疑公證人和巡邊員的裁判，請牢記他們都是大公無私，總比較觀衆所處的地位更看得清楚，勿在看台中任意行動……等等。』一連比賽四天，每天的觀衆人數都在兩千左右，其中最長的一盤共計打四十個Games，是傑可白與費卡恩對馬蒲爾(Atice Marble)與施丹麥(Kay Stammers)，單見這一盤就換了四次新球，結果傑費以二十一對十九獲勝，也可以算得空前絕後的長Set了。



『施丹麥女士是全英女子單打的錦標，這次來美參加比賽，和馬蒲爾女士配合，擊球時十分緊張的神氣。』

世界偵探名著

天網恢恢（續八）

"The Man At The Carlton" By Edgar Wallace

泰瘦鷗譯

本案線索

劇盜路易鄧奈於洗刼蘇格蘭克萊特銀行後，爲另一積犯哈萊司東所追蹤，欲圖分潤，乃在汽車中出鎗火併，結果一人死焉。時有南非洲名探丁蒙賽喬鄧適亦辭職歸英，見報載刼案始末，即確信乃路易所爲，决力助蘇格蘭警場破案。惟丁尚有私務須先與其父執奧克蘭德洽商，遂租用一自稱「樊夫」者之汽車，前往蘇格蘭克命區田莊奧克蘭德家，不意當晚樊夫即於屋外爲人以刀勒斃，旋據路易鄧奈之妻宣稱，樊夫實名樊萬萊，乃路易之同黨，此來似已與路易翻臉。鄧妻態度殷勤，似頗惓惓於丁，但爾時丁方醉心於奧克蘭德之女書記曼蘭葛麗兒，實無意與之周旋也。數日後，奧克蘭德忽於午夜失蹤，行動詭祕之管家史都格復繼以潛逃。丁乃决於莊屋內外及菜園中窮加搜索，結果遂發現一大地窖，始知克命區田莊者，實鄧奈之祕密機關耳。惟奧克蘭德實絕無所知，渠之失蹤，即因在無意間闖入地窖，而於石梯下墮，致遭跌斃。直至史都格（渠名爲管家，實乃路易之同黨。）入窖搬運贓銀，始見奧之屍體，乃一併取出，置於近處一醫生家門首，任人發現。己則餉載贓物，欲圖遠颺。豈意另有一廐在克命區田莊出沒之怪客，已駕車追跡於史都格之後，途於半途刼殺之。其時丁喬鄧因警於克命區田莊已不可復居，方偕曼蘭沿公路遄歸倫敦，乃於途次獲見史都格之被害，中心益覺孤疑莫解。及晚，丁偕曼蘭同宿逆旅，忽接路易鄧奈所書警告信一通，戒其勿預他人閒事，丁一笑置之。比歸倫敦，即於卡爾登飯店中另闢一室，以居曼蘭，並將本案經過，詳告警務總監者萊，共籌弋獲鄧奈之法，乃未幾，丁忽又於深夜突接鄧妻來一電話，倉皇呼救，丁雖立偕探長惠勒馳往，則已僅餘空屋，不見一人在，而曼蘭葛麗兒復於同夕爲人挾持他去，所留惟一訣別書而已。

二二　奧克蘭德的兒子和曼蘭的丈夫

這一晚，蘇格蘭警場的巡邏隊差不多忙了個通夜，他們分爲幾組，在每一家汽車行裏查看着，想找到那兩個在半夜裏來把曼蘭約走的怪客所乘坐的一輛鄧瀫雷牌子的灰色汽車。可是據探長惠勒說，這並不是一種搜索，因爲曼蘭的突然給那兩個人約走，究竟有什麼危險性沒有，暫時的確很難說；便是丁喬鄧自己，也不能不承認他對於曼蘭的歷史和平日交往的人物實在知道得很少，那末怎樣就能武斷她已遭到了什麼意外呢？

曼蘭的朋友在半夜裏來看她，這在法律上根本是沒有什麼罪的；就是他們把她約走，勸她住到他們那裏去，不要和一個相識了不久的青年男子住在一個旅館裏，給別人議論，這也是很合理的事，蘇格蘭警場當然也是無權干預的，所以惠勒要給喬鄧說明，這並不是一種搜索了。

可是話雖如此，當晚的偵查工作却還繼續進行，只是到天亮還不曾有什麼結果。最初惠勒總以爲那一輛車子是打汽車行裏租來的，但是出差的汽車，漆灰色的委實很少，並且通常也決不會用這種小車子。然而從另一方面想要找到它，似乎也還不致怎樣困難，因爲鄧瀫雷牌汽車的冷却器式樣造得很特別，即使是一個對

於汽車事業很外行的人見了它也可以辨認出來。

既然他們也不承認曼蘭的出走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末為什麼又肯如此出力呢？這一點對於喬鄧是不免於感激之外，略略覺得有些詫異的。但後來惠勒就給他解釋明白了。

「現在倫敦的汽車行已經沒有一家不知道我們是在找尋一輛鄧潑雷牌子的灰色汽車了；——事實上，我們也的確在找尋它。但同時我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想湊此把各車行裏的汽車查驗一番，看有沒有可疑的車子，或者就是路易鄧奈所用的。從表面上看，似乎像他那樣的一個人，決不會把車子停放到汽車行裏去；然而像這樣出乎意外的事情，我們的確已經碰到過好幾次了，越是不可能的事，越是容易發生。不信你請瞧着！」

丁已經把那個面色蒼白，蓄着一撮短鬚的年輕人，和那曾經一度喝醉了酒闖進克侖區田莊去叫罵的胖婦人的容貌，詳細告訴了惠勒；可是他也不能用什麼罪名加到那個怪僻的年輕人身上去，如非他想控告他曾在克侖區田莊附近，用飛刀向自己拋擲過；然而即使這樣，法律上也還需要有一些證據才行，這就不是他所能夠提出的了。

照情理推測起來，說不定是卡爾登飯店的侍者根本弄錯了！或許那個年輕人僅僅自稱爲是奧克蘭德的朋友，或者祗是故意提到奧克蘭德的名字，藉此把曼蘭引出去。當喬鄧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另一個問題又發生了：那末他們究竟憑着什麼力量，可以把曼蘭在半夜裏叫起來，忽忽忙忙的只留下了一封信，便跟着他們走呢？

第二天清早，他便急急趕到北圓路附近的一所小屋子裏去訪問曼蘭的母親；她是一個丰姿很淡雅的中年婦人，對於她自己的女兒顯然有着極大的信任心。

「曼蘭很少把她自己的事情告訴我，」她說：「但是她的確很能幹，所以我也從來沒有給她操心過。她對待我們眞是太好了，我可以老實告訴你，喬鄧大佐，如其沒有她，我眞不知道我們將怎樣過活。打她十六歲的那一年起，我和她妹妹兩個人的生活，便全賴她供給了。」

她們住的屋子雖然很小，也沒有什麼華貴的裝飾品，但佈置得却非常適宜；在那會客室的牆上，還有一張曼蘭的照相掛着，使喬鄧見了，心上覺得非常悲痛。

回到旅館之後，他才開始取起當天的報紙來看着，報上雖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消息，但在某報的第一版上，却登着一條很有趣的新聞，使他終於一口氣的把它看完了。

那一條新聞的標題是：

君識從者哈萊否？

積犯繼巨產

惟本人已於事前失蹤
警探當局正努力搜覓

哈萊司東，一名從者哈萊，向爲英吉利本部及殖民地警探所熟知，今將面團團作富家翁矣。緣哈萊之叔某，近在澳洲身故，遺有巨額資產，指定應歸其姪承繼也。

記者初不欲暴露哈萊之短，但爲便於訪覓起見，殊不能不以其人之眞面目告諸讀者；況哈萊本人既已操此新奇之業，對人自必羞於自道，倘不略述梗概，見者必且交臂失之矣。

據本報駐𤞤拉斯哥城訪員稱，哈萊在該地亦爲有名人物之一，上月渠方將以非洲某金鑛之股票，向一頭腦簡單而意志不定之蘇格蘭人兜售，事猶未成，而已爲警局所悉，乃立即出票拘捕，但哈萊亦殊機警，卒爲兎脫；數星期前，渠復潛至倫敦，其所居之旅館頃已爲蘇格蘭警場所偵悉，但其人之行蹤，則已杳不可得。

昨日深晚，警局甫於某車站之行李寄存室內發現哈萊之行篋一具，即爲渠於失蹤之日所存放者，至今未見前往認領。聞箱內有旅行用具頗多，依此推測，渠或尙未離英耶？

倘此稿能爲哈萊本人所見，則深望哈萊君速即親向警局接洽，（警局雖不能寬恕哈萊君已往之罪愆，但必可助之獲得此項巨額遺產也。）或先至奧斯汀學院街三號杜靜律師事務所洽商亦可。

丁喬鄧自己的心上雖然很煩悶，但看了這一段記載，却也忍不住笑起來了。他記得在南非洲的時候，也曾見過哈萊一次，並且還從別人的口裏聽到他所幹的許多事業。依他的猜想，哈萊如果眞能見到這段新聞的話，他不久一定就會出現的，只要他硬着頭皮拚吃幾年官司，這一筆巨額的遺產就可以到手了。

其時他回到旅館統共還不到一刻鐘咧！突然有一個侍者走進來說道：

「有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要見你，喬鄧大佐。」

「姓什麽啊？他們可有卡片給你嗎？」喬鄧斜躺在休息室裏的沙發上，不很高興地問。

「沒有，先生。他們說有一件很緊要的事，必須和你面談。」

丁略略思索了一下。

「把他們領進來吧！最好你還是先給他們說一聲，如其他們要

兜賣什麼東西，那還是不要進來的好！」

這幾天來拜訪他的人可眞不少，男的也有，女的也有，每個人都想盡了方法希望做到他一些生意，他們不但使他覺得很新奇，而且還給他增加了許多知識。他漸漸感覺到自己對於人類的認識委實太淺薄了，尤其像這種專門勸導富人揮霍餘貲的傢伙，以前他簡直從沒有接觸過。

當他的客人推開門走進來的時候，他正在低着頭補寫一頁日記。

「對不起，請坐！」他一面寫，一面說，

直到他聽見他的客人把房門關上，他才抬頭起來，只一看便把他呆住了！隔着一張桌子，清清楚楚地在他對面站着那個面色蒼白，蓄有短鬚的年輕人；在他旁邊站的那個婦人，也就是喝醉了酒，闖進克命區田莊，當着奧克蘭德的面大肆咆哮的胖婦。

「早安喬鄧大佐。」那年輕人很柔和地說，一聽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很高尚而且受過充分教育的人。「我們這一次的相會實在要比上一次的情形愉快得多了。」

丁的驚慌失措的情緒漸漸平復了，便很注意地向那年輕人的臉上看了一眼。

「上次是在……？」

「就在克命區田莊的外面，我恐怕你多少受了一些驚嚇吧？眞對不起，我也不妨老實給你說，那個時候我的神經的確有一些錯亂。」

「那末請問你在碰到那個司機人桀夫的時候，神經是否同樣也有些錯亂？」

「司機人桀夫，麥太，這是那一個啊？」

「他從來也沒有碰到過什麼桀夫！」那個胖婦人很粗暴地插嘴着說：「請你說話要當心一些，先生。」

「我想親愛的麥太的話是不錯的，」那個年輕人說：「先生，請你說話要留神一些！」說着，他又格格地一笑。「我可以坐下去嗎？多謝你。」

他隨手拉過一柄椅子來坐了下去，那個胖婦人却還是站着不動，他也不讓她坐，很明顯地透着一個做主人的架子。

「你當然是知道我的了？」他向喬鄧說。

喬鄧很有力地把頭一搖。

「不錯，見是見過的；但是我實在不知道你究竟是誰。」

「我的名字是惠廉奧克蘭德，你不是向來和我父親認識的嗎？」

現在丁喬鄧是只能詫異得瞪出了眸子向他發呆了。

「奧克蘭德！我可不知道奧克蘭德先生有一個兒子啊！」

惠廉奧克蘭德的臉上依舊透着一派天眞的笑容，回頭去向那胖婦人問道：

「我的話沒有錯嗎，麥太？那一位新故的彭傑明奧克蘭德先生不就是我的父親嗎？」

她向他點了點頭，於是他重復回頭來向喬鄧說道：

「我眞是一個很聰明的少年人呢！……你要知道，我們一家現在就剩我一個人了；在我的身子裏，承襲着勃勞第和奧克蘭德兩姓高貴的血統……。」

說到這裏，他又回頭去向那胖婦人問道：

「我的話沒有錯嗎，麥太？」

「當然你的話是對的，惠廉！」她大聲說道：「我還給你藏着那一張出生證明書和其他一切的證據咧！今天早上，我們就要去見律師，辦理接收他父親的遺產的事了。我本來不願意讓惠廉來看你的，可是據他自己說，你也有一部份資本放在他父親的公司裏，所以我們特地先到你這裏來問一個明白。」

「沒有。」丁隨口答道：「無論奧克蘭德先生所辦的那一項事業，我都沒有投資過。但是你們的事倒的確使我覺得很奇怪，爲什麼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你這個人呢？」

惠廉奧克蘭德也立刻透着很懷疑的神氣，向那婦人問道：

「爲什麼他從來沒有聽到過我啊，麥太？」

「因爲那個老死人在活的時候是不歡喜他這個兒子的，其實却分明是他自己的親骨血……！」

「昨天晚上你們曾經上這裏來過，還把葛麗兒小姐帶了一起走；我想你也應該知道警探們正在尋訪她呢！」丁單獨向那婦人說。

「讓他們去尋訪好了！」那胖婦人毫不畏怯地嚷着：「不錯，我們是來過的，而且她也的確是和我們一起走的！這有什麼了不起呢？老實說，她現在就和我們住在一起！一個結過婚的女人和一個單身的年青人同住在一家旅館裏，難道是應該的嗎？」

「一個結過婚的女人？」丁越弄越奇怪了。

惠廉奧克蘭德便朝着他微微一笑。

「曼蘭葛麗兒是我的妻子，——你難道還不知道嗎？」

二三　一個交換條件

丁毫無力氣地倒在一張沙發上，他的思潮已混亂到了極點，雖然他心裏是充滿着憤怒，懷疑，和驚奇的情緒；但就惠廉奧克蘭德的態度來看，他顯然是說的實話。

「是啊，我們是早已結婚過了！」奧克蘭德接着又說，臉上還是

三七—二六七

透着那種半像孩子氣半像瘋癲的笑容。「她的脾氣是很壞的，實在不是一個好妻子；事實上喬鄧大佐，她眞可以算是一個最不良的妻子，她對於我一些不知道尊重，反而深深地恨着我，有一次，……」他略一遲疑便又回頭去看着那個胖婦人。「我要不要告訴他嗎，麥太？」

「不要告訴他！」那婦人來不及的阻止着。

「我想還是告訴他的好，」他的聲音却依舊很和順。「有一次，她打算用毒藥來殺死我；喬鄧大佐，這種事情你大概也沒有聽見過吧？」

丁的眼珠略略一轉，立刻就有了一個計較。

「她眞想用毒藥來害你嗎？」

他雖然還是用着很誠懇的聲音說．但那個胖婦人似乎已經有些察覺了，馬上很懷疑地注視着他。

「她有沒有打發幾條狗來跟蹤你嗎？」丁開始向那年輕人挑逗着。

那年輕人立刻雙眼發直，牢牢地看定了丁喬鄧的臉。

「一些不錯啊！你怎樣會知道的？」他很興奮地說：「那是兩條黑狗……」

「惠廉！」那胖婦人忙用一種威嚇的聲音向他呼喝道：「不要再說下去了！你到這裏來眞是最笨不過的事！」

然而那年輕人偏不肯就服從她。

「兩條狗——，兩條都是黑的狗，一般非常伶俐；時常躱在林子裏張望着我，待我追過去它們却又跑得不知去向了。這全是她教導的！——我早就說是她教導的了！今天我能夠碰到你這樣一個深知她底細的人，委實覺得很高興。」

「還有無綫電呢？」丁又繼續挑撥着他。

「對啊！對啊！她還用無綫電咧！」他的聲音漸漸有些顫動了，眼睛裏也不再透着那種活潑的笑意。「在晚上，當你不防備她的時候……，她就會放出一種光來，射到你的身上。這可委實太奇怪了！麥太，他什麼都知道！」

這時候那胖婦人已站到了他面前來，一壁用手輕拍着他的肩膀，一壁很怨恨地看定了喬鄧。

「你爲什麼故意要刺激他啊？」她連連質問道：「他的神經是非常脆弱的，你應當知道啊！他從前一直是住在阿根廷的。」

丁這才有一些領悟了。

「阿根廷？！啊，怪不得他會用飛刀！——」

「是那邊的土人教我的，」那年輕人很得意地插嘴着說：「他們都叫刀子——」

「別說了！你給我閉着嘴吧！」那胖婦人怒不可遏地說：「你沒有瞧見他故意在刺激你嗎？」

「我還要刺激他咧！」丁裝出了很倔強的神氣說：「現在你們應該告訴我葛麗兒小姐究竟住在那裏了。」

「奧克蘭德夫人！」那胖婦人校正着。

「你們要叫她葛麗兒小姐也好，奧克蘭德夫人也好，我都不管；只要你告訴我她住在什麼地方今天我就要隨你們回去把她帶出來！」

「什麼話？你竟想這樣做嗎？」那胖婦人差不多就要撲上來了。

「人家夫婦間的事，你有什麼權利可以干涉？小夥子！」

「一個少女和一個癡子在一起，我當然是有權可以干涉的！」丁絕不氣餒地回答。

這句話一說出口他就懊悔不該說得太孟浪了；因爲他瞧那年輕人的臉上，已很清楚地透出了一種極度痛苦的神氣。

「眞對不起，我說得太率直了！然而事實却的確如此啊！這個孩子顯然是有一種間歇性的瘋病的，和尋常的癡子一樣的糊塗。」

「胡說！他分明是和你一樣的清楚！」那胖婦人高聲咆哮道：「你和我所懂得的事他都懂得，或許他多少還可以比你們更明白一些咧！」

丁慢慢地把頭一點。

「我知道了，可是他要承繼他父親的遺產，祗怕還有一些困難吧？他和哈萊司東兩個人眞是同樣的不幸。現在讓我正正經經的把我的意見告訴你，……啊！我還不曾請問你的貴姓咧？」

「這個你可不用問！」那胖婦人很老練地說。

「那末我就叫你麥太夫人吧！我想至少限度這一定也是你的許多名字之一。麥太夫人，現在讓我們就來開誠佈公的談判一下：只要你能夠領我去把葛麗兒小姐帶回來，我對於這個孩子的神經是否正常的一點，便決不說什麼多餘的話。照我的推測，你的意思不是很想從中取利嗎？雖然這是一件違法的事，但是我決計不干涉你！」

「他想把我的妻子帶走呢，麥太！」惠廉奧克蘭德突然很慌張地說：「你大概總不會允許他吧？是不是？而且無論怎樣，我跟她終於是很合法地結過婚的；昨天她自己還答應和我住在一間樓上，只要我不……」

「你還不快閉上嘴嗎！」

這婦人的聲音裏自有一種很可怕的威力，使那年輕人聽了，不敢不安靜下去。

「你這裏可還有別的屋子嗎？」

丁點了點頭，便走過去拉開了臥室的門；那胖婦人自己先走進去察看了一會，順手扣好窗子，還把那一扇通連外面走廊的小門鎖了起來，把鑰匙放在自己的錢袋裏，然後才退出來把那年輕人引進去。

「你在裏面等着，惠廉，待我跟喬鄧先生討論好了再叫你出來。」

他果然很服從地走了進去，那胖婦人便隨手把門帶上了。

「現在，先生，我可以老老實實的跟你談判了！曼蘭葛麗兒的嫁給惠廉，全是那老頭子的主張；他想這樣一來，也許可以使惠廉的神經恢復正常。這孩子從小就是這樣的，始終由我監護着他。照理說，曼蘭原沒有一定要嫁給他的理由，偏巧她自己不好——」

「偷了他們七十個金鎊」丁靜靜地說。

那胖婦人睜大了眸子，壓低着聲音，萬分詫異地問道：

「她已經告訴了你嗎？」

「沒有，別管它！你再說下去好了！」

「他們是在一個蘇格蘭牧師那裏結婚的，可是一出教堂，走不了多少路，他的癡病又發作了，我和奧克蘭德先生費了許多的氣力，才把那姑娘的性命救下來。從那一天起，她就不會再和惠廉住在一起過，只偶爾見見面而已；當他見到她的時候，態度總可以比較安靜一些，他是的確很愛她的。如今那個老頭兒是死了，他留下的錢可眞不少。你說我想從中取利，這話倒是一些不錯的。」她說得異常的爽快，好像這是光明正大的事。「我守着這個孩子，過地獄一樣的生活，已經足足有八個年頭了，除掉我所得到的一些微薄的工資以外，我也委實應該再得到些額外的報酬。」

「葛麗兒小姐究竟在那裏呢？」丁還是緊握着自己的目的。

「奧克蘭德夫人！」那胖婦人再度校正着。「在他們沒有離婚以前，你是無法變更這個稱呼的。同時讓我再告訴你，小夥子，如其他們把這個孩子送進了瘋人院去，那末他們的婚約便永遠不能解除了！你應該也知道法律上有這種規定吧？這樣說起來，你要希望和曼蘭結婚，便一世也不會成功了！我從前也是一直在監護神經錯亂的人的，所以一切都知道得很清楚，他們至少可以活到八十歲。現在，你所有的機會就祇剩最後一個了！今天我本來原是不願意來的，但就爲這個緣故，我想還是來和你談判一下的好。你只要讓惠廉取到他的遺產，我就立刻給你們辦好離婚的事！你要我現在就放那姑娘囘來，却沒有這樣容易呢！」

丁低着頭，沉思了好半晌。

「你的話倒也說得很輕鬆，可是實際上，却等於是教我幫着你一同犯法。」

他在屋子裏來來回回的走着，打算想出一個較好的辦法來。因爲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使他覺得只要能夠把曼蘭從可怕的環境中救出，違法與不違法也就顧不得了。

接着他又向那胖婦人發出了一個很率直的問題，她便連連的搖頭道：

「他們從來沒有單獨留在一起過，這是我萬萬不敢冒險的。」

「你們此刻又住在什麼地方呢？」

麥太露出兩排參錯不齊的牙齒向他獰笑了一笑。

「這話你是多問的！」

「可是在那遺囑開讀之前，我必須要知道啊！」

「在那遺囑開讀之前，正不知道還有多少事情要發生咧！」她很鄭重地說。喬鄧聽了，也知道這是一個很有充分理由的恐嚇。她抬起了頭，遲疑不決的看了他一會，然後才緩緩地說道：「讓我來告訴你一件事情，喬鄧大佐，他們要離婚是一些不難的；他在沒有和葛麗兒小姐結婚以前，已經結婚過了。那是一個混血種人的女兒，他們就在阿根廷的京城裏結婚的，還有一個祭司做證婚。這是我可以設法證明的！假使你自己高興的話，也不妨上阿根廷去查查看，但是我可以說，沒有我幫助你，卽使你走遍全國，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那個女人現在可有什麼消息沒有？」

那胖婦人不動聲色地一笑。

「她還好好地活着咧！至少限度，當他看葛麗兒小姐結婚的時候，那個女人還是活在那裏。總之，她是活着就是了！」

喬鄧繼續在屋子裏不停的踱着，他瞧那胖婦人很焦急地向那通往臥室去的門看了一眼，然後又側着耳朵，似乎在傾聽那年輕人的動靜。

「大概在她手臂上刺過一刀的就是他吧？」

她點了點頭。

「那個老頭子向來總是不願和他兒子遠離的，自從那年打阿根廷回來以後，他無論住在什麼地方，總要在鄰近租一間小屋子，用以安頓嬴龐。就是在克命區田莊那邊，我們也另外佔着一所屋子，因爲它的位置恰好是在林子裏面，所以你就沒有注意到了。」

「那末現在你們又搬在那裏呢？」

那胖婦人很輕蔑地把頭一搖。

「你想把我的話哄出來是沒有用的！喬鄧大佐，告訴你，像這樣的玩意兒我已經玩得夠了！況且我的苦也吃夠了，他曾經有兩次想用刀子殺死我；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啊！」

「那末你打算怎樣呢？」

「第一步先取到那個什麼叫做「遺產檢證」——，可是這個字嗎？待到這一項的手續辦好了，我所應該得到的他也給我了，葛麗兒小姐名下的一份也拿出了，我們便馬上把他送進瘋人院去。」

「這樣未免太辣手吧？」丁躊躕着說：「葛麗兒小姐究竟可以得到多少呢？」

「全部財產的四分之一。這是在她吃過了惠廉的苦以後，那個老頭子親口答應她的。那一次他幾乎眞把她殺死，要不是有個叫做鄧奈的人，和另外一個人恰好在他們旁邊，便沒有人來得及可以救她。那時候是將近晚上九點鐘了，我可不知道那兩個傢伙還留在林子裏幹些什麼；然而這對於曼蘭倒的確是再巧不過的事，否則她一定要給惠廉殺死了。」

「讓我再把這件事考慮二十四小時吧！」丁無可如何地說：「但在同時，你必須答應我……」

「急什麼？你儘可放心！並且我也要希望你能夠給你那些警探朋友說一聲，教他們不必監視我，我也無須浪費許多天工夫去找尋那一輛鄧潑雷牌子的汽車；這是惠廉自己的車子，他們有什麼權力可以干涉呢？就是在我們回去的時候，請他們也不必追隨，因爲我們動身到律師那裏去的地方，決非就是我們住的地方。」

「你能給我帶一封信給葛麗兒小姐嗎？」

她略略遲疑了一下。

「好的，但是你不許提起我方才所說的惠廉已經結過婚的事。」

喬鄧便忽忽寫了一封信，封好了口，授給那婦人；她先把信藏好了，然後才走過去拉開了臥室的門。那年輕人便走出來了，臉上依舊帶着一派奇特的笑容。

「你曾經到過菲洲去嗎？是不是？喬鄧，菲洲眞是一處好地方——。」

「向喬鄧大佐說再會！」那胖婦人立刻打斷了他的話，自己走在前面，先把門拉開了。

「你在菲洲的時候，可曾看到過這樣的巴戲嗎？」

他的話才說完，丁就看見他把右手一揚，一件東西很快的在他頭頂上飛過去了；接着就聽得背後拍的一響，待他回頭去看時，一柄明晃晃的短刀已經插在牆壁上了。那年輕人站在門框下面，很快活地默笑着。

「不要害怕！如其我眞要殺死你，我的刀是決不會落空的！」

他若無其事的走過去，取下了牆上的短刀，望左邊的袖管裏一塞；好像裏面有一口暗袋，專門用來給他裝刀的。

兩分鐘之後，這奇怪的一男一女已經走了喬鄧呆呆地站在牆壁前面儘望着那被戳破的刀洞出神他覺得方才惠廉是否存心不想傷害自己還是一個不能斷定的疑問。

二四 喬鄧的難題

丁喬鄧今天所碰到的一個難題，眞使他有些無法解決了。依他的個性和所受的訓練而論，那是絕對不能接受那個胖婦人的建議的；無奈眼前却放着一件鐵一般的事實，就是曼蘭在重婚的欺騙下所嫁的那個人，實在是一個極危險的瘋子，並且還是一個無可懷疑的殺人犯。他一瞧見那個年輕人的眸子裏所發出的光芒，便斷定他是患着很厲害的失心瘋。

現在，老奧克蘭德的祕密已揭露了；那個胖婦人喝醉了酒闖進克命區田莊來吵鬧的理由也明白了；而奧克蘭德和曼蘭深夜外出的啞謎，也連帶的有了一個答案了。

曼蘭只爲一時失志，偸了他主人的七十個金鎊，以致受到這樣慘重的處罰，而那鄙吝的老人也就利用這七十鎊做代價買到了曼蘭的自由。他很巧妙地斷送了她一生的幸福，把她交給他那人事不知的兒子。這種措置所能引起的後果，他分明也是很清楚的！

丁的心不覺漸漸地變得冷起來了。雖然老奧克蘭德業已身死，但他還是非常的痛恨他，他想自己現在所應盡的責任，是很簡單的，就是立刻通知當局，說奧克蘭德遺囑上所指定的承繼人，是一個沒有資格承繼遺產的瘋子；可是現在曼蘭却還在他們的手掌裏，自己這樣做了，她的生命上的危險那就不堪設想了！

只有一點他覺得是毫無疑義的：就是那一輛鄧潑雷牌子的灰色汽車，必須嚴密監視，並且也只有這一個方法，可以找到曼蘭的蹤跡。於是他馬上取起電話機來開始和警務總監考萊洽商，先把可以說的話全告訴了他。

「我已經知道他們來看過你了，」考萊說。喬鄧聽了，也並不覺得詫異。「我們有一個人是一直隨在他們車子後面的，方才他有電話給我，報告他們已到了一個律師那裏了；今天早上，他們最初是從林肯飯店出來的。」

「但是我第一要知道他們住在那裏啊！」丁喬鄧說。

「你第一要知道葛麗兒小姐住在那裏是不是？」考萊很冷淡地說：「這是沒有什麽困難的！」

然而他這句話却未免太疎亂了！當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那一輛灰色汽車已給一個車夫開進了西區的一家汽車行；惠廉奧克蘭德和那胖婦人已打林肯飯店的另一個小門裏走出去，坐着一輛出差汽車不知何往了。

長篇小說

負販列傳

張恨水

第二章

飯店主人要算帳

在這些人裏面，許樵隱雖也是位丑角，但在戲裏的地位，那是重於我們這些人的。所以他就搶了進來，引着那姑娘到了書架子邊，指着她看道：就是這書架子，外面要作個幃子，免得塵灰洒到書上去。你會作嗎？那姑娘點點頭道：這有什麼不會？說着，掉轉身來，又待要走。許樵隱笑道：姑娘，你忙什麼？你也估計估計，這要多少布。那個催她進來的窮老頭子，也走到房門口，就停住了不動，彷彿是有意擋了她的去路。她只好站住脚，向那書架估計了一陣。因道：五尺布夠了，三五一丈五，許先生你買一丈五尺布罷。許樵隱笑道：我雖不懂做針活，但是我已捉到了你的錯處。你說的書架子五尺長，就用五尺布，這算對了。但是這書架子有多少寬，你並沒有估計，買的布，不寬不窄，恰好來掩着書架前面嗎？那姑娘微微一笑道：這樣一說，許先生都明白了，你還問我作什麼呢？趙冠吾見她笑時，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臉腮上漩着兩個酒窩兒，也就嘻嘻一笑。那姑娘見滿屋子人的眼光，全射在她身上，似乎是有意讓她在屋子裏的，扭了身又要走。許樵隱兩手伸開一攔，笑道：慢點，我還有件事，要請教一下。這位趙先生做一件長衫，要多少尺衣料？說着，向趙冠吾一指。那姑娘見他指着裏面，隨了他的手指看過來，就很快的把眼睛向趙冠吾一溜。趙冠吾慌了手脚，立刻站了起來，和她點了兩點頭。她也沒有說什麼，紅着臉把頭低了，就向外面走去。許樵隱笑道：噫！你怎麼不說話，我們正要請教呢？那姑娘低聲道：許先生說笑話，這位先生要我們一個縫窮的做衣服嗎？她口裏說着，脚下早是提前兩步，身子一側，就由房門口搶出去了。那個窮老頭子，雖是站在門口，竟沒有來得及攔住她。這裏詩人雅集，當然沒有他的份，他也就跟着走了。許樵隱直追到房門口，望着她走了，回轉身來向趙冠吾道：如何如何？可以中選嗎？趙冠吾笑道：若論姿色，總也算中上之材，只是態度欠缺大方一點。四大山人將手抓着長鬍子，由嘴唇向鬍子梢上捋着。因笑道：此其所以爲小家碧玉了。若是大大方方走進來和你趙先生一握手，那還有個什麼趣味？趙冠吾笑着，沒有答復，那一空和尙笑道：無論如何，今天作詩的材料是有了。我們請教趙先生的大作罷。謝

燕泥笑道：大和尚，你遇到了這種風流佳話，不有點尷尬嗎？那一空又伸出了一隻巴掌直比在胸前，閉了雙眼，連說阿彌陀佛。趙冠吾笑道：唯其有美人，又有和尚，這詩題才更有意思。茶罷了，我倒有點酒興。說到這裏，主人翁臉上透着有點難堪。他心裏立刻計算着，家裏是無酒無菜，請這麼些個客，只有上館子去，那要好多錢作東？於是繃着臉子，沒有一絲笑容，好像他沒有聽到這句話。趙冠吾接着道：當然，這個小東要由我來做。各位願意吃什麼館子？許樵隱立刻有了精神，笑道：這個媒人做得，還沒有什麼頭緒，就有酒吃了。趙冠吾笑道：這也無所謂。就不要你作媒，今天和許多新朋友會面，我聊盡杯酒之誼，也分所應當。說着，向大家拱了一拱手，因道：各位都請賞光。我在一邊聽着，心想何必去白擾人家一頓。便插嘴道：我是來看各位作詩的，晚上還有一點俗事。趙冠吾抓着我的手道：都不能走。要作詩，喝了酒再做。大家見他如此誠意請客，都嘻嘻的笑着。可是一空和尚站在一邊，微笑不言。許樵隱向他道：你是脫俗的詩僧，還拘什麼形跡，也可以和我們一路去。和尚連念兩聲阿彌陀佛。趙冠吾笑道：你看，我一時糊塗，也沒有考慮一下。這裏還有個佛門子弟呢，怎能邀着一路去吃館子？我聽說寶剎的素席很好，這裏到寶剎又近，我們就到寶剎去坐坐罷。話要說明，今天決對是我的東，不能叨擾寶剎。我預備二十塊錢，請一空師交給廚房裏替我們安排。只是有一個要求，可許我們帶兩瓶酒去喝。一空和尚道：許多詩畫名家光臨，小廟當然歡迎。遊客在廟裏借齋，吃兩三杯酒，向來也可以通融。許樵隱笑道：好好，我們就走。各位以為如何？魯草堂道：本來是不敢叨擾趙先生的。不過趙先生十分高興，我們應當奉陪，不能掃了趙先生的清趣。謝燕泥道：我們無以為報，回頭做兩首詩預祝佳期罷。我見這些人聽到說有酒吃，茶不品了，詩是不談了，跟着一處，似乎沒趣。而這位四大山人，又是一種昂頭天外的神氣，恐怕開口向他要一張畫，是找釘子碰。許樵隱忙着呢，也未必有工夫替我找唐筆。便道：我實在有點俗事，非去料理一下不可。我略微耽擱一小時，隨後追到，趙先生可以通融嗎？他看我再三的推辭，就不勉強，但叮囑了一聲，務必要來。於是各人戴上了帽子，歡笑出門。許樵隱走到了趙冠吾身邊，悄悄的道：冠老，那一位，我想你已經是看得很清楚的了。不過「新書不厭百回看。」假如還有意的話，我們到雞鳴寺去，可以繞一點路，經過她家門口。趙冠吾一搖頭道：呵！那太惡作劇。許樵隱道：那有什麼惡作劇呢？她家臨大街，當然我們可以由她門口經過。譬如說那是一條必經之路，我們還能為了避開惡作劇的嫌疑，不走那條街嗎？趙冠吾笑着點點頭道：那也未嘗不可。於是大家哄然一聲笑道：就是這樣辦，就是這樣辦。許樵隱自也不管是否有點冒昧，

三七—二七六

一個人在大家前面引路。由他的幽居轉一個大灣，那就是我所認爲市人逐利的丹鳳街。不過向北走，却慢慢的冷淡。路西有戶矮小的人家，前半截門樓子，巳經倒坍了，頹牆半截，圍了個小院子。在院子裏，有兩個篾製炭簍子，裏面塞滿了土，由土裏長出了兩棵矮瓜藤，帶了老綠葉子和焦黃的花，爬上了屋檐。在那瓜蔓下面，歪斜着三間屋子，先前那個姑娘正在收拾懸搭在竹竿上的衣服。那個酒糟面孔的老頭子，也在院子裏整理菜担架子。那姑娘的眼睛，頗爲銳利，一眼看到這羣長衫飄飄的人來了，她立刻一低頭，走回屋子去了。那個酒糟面孔的老頭子，倒是張開那沒有牙齒的大嘴，皺起眼角的魚尾紋，向了大家嘻笑的追着來。許樵隱向他搖搖手，他點個頭就退回去了。我這一看，心裏更明白了許多。送着他們走了一程，說聲回頭再見，就由旁邊小巷子裏走了。其實，我並沒有什麼事，不過要離開他們，在小巷子徘徊了兩次，我也就由原路回家了。當我走到那個破牆人家門口時，那個酒糟面孔老頭子追上來了。他攔住了去路，向我笑道：先生，你不和他們一路走嗎？我說：你認得我？他說：你公館就在這裏不遠；我常挑菜到你公館後門口去賣，怎麼不認識？我哦了一聲。他笑說：我請問你一句話，那位趙老爺，是不是一位次長？我說：我和他以前不認識，今天也是初見面。不過以前他倒是做過一任次長的。他笑着深深一點頭道：我說怎麼樣？就看他那樣子，也是做過大官的。我問：你打聽他的前程作什麼？這老頭子回頭看看那破屋子的家。笑道：你先生大概總也知道一二。那個姑娘是我的外甥女，許先生作媒，要把她嫁給趙次長做二房。我問她本人好像還不知道吧？老頭子道：多少她知道一點，嫁一個作大官的，她還有什麼不願意嗎？就是不願，那也由不得她。我一聽這話，覺得這果然是一幕悲劇。這話又說回來了，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天下可悲可泣的事多着呢，我管得了許多嗎？我對這老頭子歎了一口氣，也就走了。我是走了，這老頭子可依然開始導演着這幕悲劇。過了若干時候，這幕悲劇，自然也有一個結束。又是一天清早，我看到書案上兩隻花瓶子裏的鮮花，都巳枯萎，便到唱經樓後面菜市上去買鮮花。看到那個酒糟面孔的老頭子，穿了一件半新舊的灰布羊皮袍，大襟紐扣，兩個敞着，翻轉一條裏襟，似乎有意露出羊毛來。他很狼狽的由一個茶館子裏出來，後面好幾個小伙子破口大罵。其中有個長方臉兒的，揚起兩道濃眉，瞪着一雙大眼。將青布短襖的袖子，向上擄着，兩手叉住紮腰的腰帶。有兩個年紀大些的人，攔住他道：老五，人巳死了，事也過去了，他見了你跑了，也就算了。你年青青的把命拚個醉鬼，那太不合算。那少年氣漲得臉像血灌一般。我心裏一動，這裏面一定有許多曲折文章。我因這早上還有半日清閑，也就走

進茶館，挨着這班人喝茶的座位，挑了一個座位。當他們談話的時候因話搭話，我和他們表示同情。那個大眼睛少年，正是一腔苦水無處吐，就在一早上的工夫，把這幕悲劇說了出來。從此以後，我們倒成了朋友，這事情我就更知道得多了。原來那個酒糟面的老頭子，叫何德厚，作買菜生意，就是那個姑娘的舅父。當我那天和何德厚分別的時候，他回到屋子裏，彷彿看到那姑娘有些不高興的臉色，便擱門一站，把臉向下一沉道：一個人，不要太不識抬舉了。這樣人家出身的女孩子，走到人家去當小大子，提尿壺倒馬桶，也許人家會嫌着手粗。現在憑了許老爺那樣有面子的人做媒，嫁一個做次長的大官，這是你們王家祖坟坐得高，爲什麼擺出那種還價不賣的樣子？你娘兒兩個由我這老不死的供養了十年，算算飯帳，應該是多少？好，你們有辦法，你過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把這十年的飯錢還我，我們立刻分手。那姑娘坐在牆角落裏一張矮椅子上折疊着衣服，低了頭一語不發。另外有個老婆子，穿了一件淡藍布褂子，滿身綻着大小塊子的補釘。黃瘦的臉上，畫着亂山似的皺紋。鼻上也架上斷了一隻右脚的大框銅邊眼鏡，把藍線代替着掛在耳朵上。她坐在破棹子邊，兩手捧了一件舊衣服，在那裏縫補。聽了這話，便接嘴道：秀姐舅舅，你又喝了酒吧？這兩天你三番四次的提到說爲孩子找人家的事情，我沒有敢駁回一個字。就是剛才你引了秀姐到許家去，我也沒有說什麼。我不瞞你，我也和家坊談過的，若是把秀姐跟人家做一夫一妻，就是挑桶賣菜的也罷了，我們自己又是什麼好身分呢？至於給人做二房，我這大年紀了，又貪圖個什麼？只要孩子眞有碗飯吃，不受欺侮，那也罷了。就怕正太太不容，嫁過去了一打二罵，天天受罪，那就……何德厚胸脯一挺，直搶到她身邊站住，瞪了眼道：那就什麼？你說你說！這老婆子見他來勢洶洶，口沫隨了酒氣，向臉上直噴，嚇的不敢抬頭，只有垂了頸脖子做活計。何德厚道：俗言說，小襟貼肉的，你都不知道嗎？慢說那趙老爺的家眷不在這裏。就是在這裏，只要老爺歡喜了，正太太怎麼樣？只要你的女兒有本領，把老爺抓在手心裏，一脚把正太太踢了開去，萬貫家財，都是你的姑娘的了。你也不知道現在是什麼世界。現在是姨太太掌權的世界。你去打聽打聽，多少把太太丟在家鄉，和姨太太在城裏住公館的。是你的女兒，也是我的外甥女，我能害她嗎？他向老婆子一連串的說着，却又回過頭來，對那小姑娘望着問道：秀姐，我的話，你都聽到了。那秀姐已經把一大堆衣服疊好了，全放在身邊竹床上，兩手放在膝蓋上，只是翻來覆去的，看着那十個指頭。何德厚對她說話，她低了頭很久很久不作聲，却有兩行眼淚在臉上掛下來，那淚珠兒下雨似的落在懷裏。何德厚道：噫！這倒奇怪了，難道你還

有什麼委屈嗎？那位趙次長今天你是看見過的，也不過四十挨邊，你覺得他年紀大了嗎？秀姐在脇下掏出一方白手絹，擦了眼圈子道：舅舅養了我十年，也就像我父親一樣。我除嫁個有錢的人，也難報你的大恩，但是我這麼一個窮人家的姑娘，那裏有那樣一天。唉！這也是我命裏注定的，我還有什麼話說？說到這裏，她微微的擺了兩擺頭。何厚德兩眼一橫，對她看了很久，兩手叉了腰道：你不要打那糊塗主意，想嫁童老五。他一個窮光蛋罷了，家裏還有二老，一天不賣力氣，一天就沒有飯吃，你要跟他，靠你現在這樣縫縫補補，漿漿洗洗，還不夠幫貼他的呢。你眞要嫁他，我是你的舅舅，不是你的父母，我也不能攔阻你。算我家裏是家飯店，你在我小店裏住了十年，我這老伙計，不敢說是要房飯錢，就是討幾個錢小費，你也不能推辭吧？你去告訴童老五，送我三百塊錢。秀姐不敢多說了，只是垂淚，那老婆子聽到三百塊錢這個數目，覺得有生以來，也沒有打算發這大一注財，也不能接嘴。何德厚在牆裂口的縫裏，掏出一盒紙烟來，取了一枝，塞在嘴角裏，站在屋中心，週圍望了一望，瞪着眼道：怎麼連洋火也找不到一根？秀姐忍着眼淚，立刻站了起來，找了一盒火來，擦着了一根，緩緩的送到他面前來，替他點着烟。何德厚吸了一口烟，把烟噴出來，望了她道：並非我作舅舅的強迫你，替你打算，替你娘打算，都只有你嫁給這位趙次長是一條大路。我看那位趙次長，是千肯萬肯的了。只要你答應一聲，馬上他就可以先拿出千兒八百的款子來。我們窮得這樣債平了頸，快要讓債淹死的時候，那就有了救星了。老婆子兩手捧着眼鏡，取在手裏，向他望着道：什麼？立刻可以拿了千兒八百的款子來，沒有這樣容易的事吧？何德厚道：我們既然把孩子給人做二房，當然也要圖一點什麼，不是有千兒八百的，救了我們的窮，我們又何必走到人家屋檐下去呢？老婆子道：舅舅回來，就和秀姐生着氣，我們只知道你和孩子說人家，究竟說的是怎樣的人家？人家有些什麼話？你一個字沒提。何德厚坐在竹床上，背靠了牆，吸着烟，閑閑的向這母女兩人望着。據道老婆子所說，顯然是有了千兒八百的錢，就沒有問題的。因道：我和你們說，我怎樣和你們說呢？只要我有點和你們商量的意思，你們就把臉子板起來了。老婆子道：舅舅，你這話可是冤枉着人。譬如你今天要秀姐到許家去相親，沒有讓你爲一點難，秀姐就跟你去了。若是別個有脾氣的孩子，這事就不容易辦到。何德厚道：好，只要你們曉得要錢，曉得我們混不下去了，那就有辦法。我送了秀姐回來，還沒有和許家人說句話，我再去一趟，問問消息。他說着，站起身來拍拍灰，對她母女望望，作出那大模大樣，不可侵犯的樣子。接着又咳嗽了兩聲，才道：你們自己作晚飯吃罷，不必等我了。於是把兩手挽在背後，緩緩的

走了出去。這裏母女兩人，始終是默然的望了他走去。秀姐坐在矮椅子上，把頭低着，很久很久，突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然而哭出來之後，她又怕這聲音讓鄰居聽去了，兩手捧了一塊手絹，將自己的嘴握住。老婆子先還怔怔的望了女兒，後來兩行眼淚自己奔了出來，只是在臉上滾落。她抬頭就看到院子外的大街，又不敢張了口哭。只有勉強忍住了來哽咽着。秀姐嗚咽了一陣子，然後擦着眼淚道：娘，你也不用傷心。我是舅舅養大的，舅舅爲我們娘兒兩個，背過債，受了累，那也是實情。現在舅舅年紀大了，賣不動力氣，我們也應當報他的恩。她娘道：你說報他的恩，我也沒有敢忘記這件事。不過報恩是報恩，我也不能叫你賣了骨頭來報他的恩。雖說這個姓趙的家眷不在這裏，那是眼面前的事，將來日子長呢，知道人家會怎樣對付你。秀姐低着頭又沒話說，還是很久歎了一口氣。秀姐娘坐在那裏，把胸脯一挺，臉上有一種興奮的樣子，便道：你不要難過，老娘在一天，就要顧你一天。你舅舅不許我們在這裏住，我們就出去討飯去。至於說到吃了他十年的飯，我們也不白吃他的，和他做了十年的事呢。若是他不喝酒，不賭錢，靠我們娘兒兩個二十個指頭，也可以養活得了他。秀姐道：只要他不賭錢，就是他要喝兩杯酒，我還是供給得了。她娘還要發揮什麼意見時，却有人在院子裏叫道：何老板在家嗎？向外看時，就是這街上放印子錢的梁胖子。身穿一件靑綢短夾襖，肚子頂起來，頂得對襟紐扣，都開了縫。粗眉大眼的，臉腮上沉落下來兩塊肉，不用他開口，就覺得他有三分氣燄逼人。秀姐先知道這是一件難於應付的事情，就迎出門來，笑着點頭道：哦！梁老板來了，請到裏面來坐。梁胖子冷笑道：不用提，你舅舅又溜之大吉了吧？今天是第三天，他沒有交錢了。他也不打聽打聽，我梁胖子沒有三彎刀砍，也不敢在丹鳳街上放印子錢。那個要借了我的錢，想抹我的帳，那我是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他說話的時候，兩手互相搓着拳頭。秀姐陪笑道：梁老板太言重了。我舅舅這兩天生意不好，身上沒有錢，大概也是眞情。不過說他有意躲避梁老板的債，那也不敢。這幾天他有點私事沾身，忙得不落家。梁胖子橫了眼道：私事沾身？那個又辦着公事呢？大家不都是整日忙吃飯穿衣的私事嗎？和我做來往帳的大大小小，每天總也有五十個人，那個又不是私事沾身的；若都是借了這四個字爲題，和我躲個將軍不見面，我還能混嗎？秀姐被他數說着不敢作聲，閃到門一邊站着。她娘就迎上前來了，也陪笑道：梁老板，你請到屋子裏來坐會子罷。不久他就會回來的。梁胖子看到她，就近了一步，低聲問他：我倒有一句話要問你。何老板告訴我，他快要攀一個作大官的親戚了，這話是眞的嗎？秀姐娘想到他是個債主子，很不容易打發他走。他問出這句話來，顯然是

有意的，不如因話答話，先搪塞他一下。便點點頭道：話是有這句話，可是我們這窮人家，怎能夠攀得上做大官的人呢？梁胖子對秀姐看了一眼。又走上前一步笑道：若論你姑娘這份人才，眞不像是貧寒人家出來的。找個作官的人家，那才對得住她。現在你們所說的是在那個機關裏作事的呢？秀姐娘道：我們那裏曉得？這些事都是她舅舅作主，聽說是個次長呢。梁胖子索興走進了屋子，抱了拳頭，向她連拱了幾下，笑道：恭喜恭喜，你將來作了外老太太，不要忘記了我們這窮鄰居才好。秀姐娘心裏想着你這個放閻王帳的梁胖子，我一輩也不會忘了你。便笑道：有那個日子，我一定辦一棹酒，請你坐一席頭。梁胖子帶着笑容，又回頭看到秀姐身上去，見她滿臉通紅，把頭低着，覺得這話果然不錯。因問道：老嫂子，你女兒說何老板有私事沾身，就是爲了這件喜事嗎？秀姐娘道：你看，他喝了兩鐘酒，也不問自己是什麼身分，就是這樣忙起來。等他回來了，我叫他去找梁老板罷。沒有錢也當有一句話。梁胖子笑道：若是他爲這件喜事忙着呢，那倒情有可原，不能爲了交我的印子錢，就誤了姑娘的終身大事。他晚上要是忙，也不必來找我，明天菜市上見罷。說着，又向秀姐勾了一勾頭笑道：姑娘恭喜了，不要忘了我呵。說着，進來時那滿臉的怒容，完全收去，笑嘻嘻的走了。秀姐娘望着他的後影去遠了，點頭道：秀姐，人的眼睛，才是勢利呢，怪不得你舅舅說要攀交一個闊親戚了。秀姐沉着臉道：這種人說話，等於放屁，你理他呢。秀姐娘道：說正經話，我們該作晚飯吃了。你打開米缸蓋看看，還夠晚飯米不夠？秀姐走到屋裏去，隔着牆叫道：缸裏還不到一把米，連煮稀飯吃也不夠呢？秀姐娘摸摸衣袋裏，只有三個大銅板，就沒有接着說話。可是就在這時，還有個更窮的人來借米，這就讓她們冷了半截了。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爲强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粵滬港漢滇
宏興大藥房